

陳澹著

論語
語
話
解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陳
濬
著

論
語
話
解

商
務
印
書
館
發
行

序

今功令以四子書命題取士。所以勸驗學者平日貫輸聖賢義理。卽立言之離合誠僞。辨其學術之純駁。與心得之淺深。蓋義理無由見。必於口吻辭氣形容之。而四子書中廣大悉備。尤莫如論語。有童而習之。至老不能融會貫通者。無他。入塾之初。蒙師講解。支離附會。以致稿項黃馘。於經旨茫如。可歎也。夫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。孩提之童。知識有限。遽以深且奧者語之。既虞其扞格難入。卽一二老師夙儒。口講指畫。批却導窾。稍有開悟。而過而輒忘。亦無以留其目而注其心。陳心泉觀察少與余同執業於曹懷璞先生。被服語言。粹然儒者。既通籍。服官中外。猶汲汲以學爲事。著書滿家。未竟其志而歿。其公子將先梓論語話解以行世。問序於余。憶辛未之夏。舟過鄂渚。避暑武昌。君以是書相眎。余語君曰。漢初言論語者三家。魯論二十篇。齊論二十二篇。古論語二十一篇。張禹兼受齊魯論。而古論語則

有孔安國傳。馬融注。隋唐之際。其書已亡。陸德明釋文敘錄。載自鄭康成至孔澄之。注凡一十八家。然自魏何晏集解盛行。而諸家遂廢。唐韓愈有論語筆解。宋蘇轍有論語拾遺。陳祥道有論語全解。鄭汝諧有論語意原。張敬夫有論語解。戴溪有論語問答。蔡節有論語集說。金履祥有論語集註攷證。然自朱子集註盛行。而集解并諸家亦廢。元明以來。代有纂述。近世通儒。如毛氏大可、閻氏百詩、陸氏稼書、李氏厚庵、汪氏武曹、張氏惕菴、錢氏辛楣、江氏慎修、或搜輯古說。或闡明朱註。皆足以資博覽。而不可以便初學。是書不矜奇。不驚博。深切著明。揆諸孔門問答。無毫髮累黍之差。而歸諸簡易。使窮鄉僻壤。家置一編。雖無賢師長之指示。皆開卷瞭然於心目。誠蒙養之先資也。且以解是書之法。解他書。亦必章疏句釋。由淺而深。小成卽大成之基乎。君歿踰二年。再三循覽。無以易余前言也。遂以復其公子。時同治十有三年暮春上浣。同邑林壽圖拜序。

論語話解卷之一

閩縣陳 濬心泉述

學而第一

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

說悅同、○子、是孔夫子、學、是讀書學好、時習、是時時溫習、說、是喜歡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在世間、第一要學做好人、做人的道理、不讀書、如何曉得、所以做人、不可不學、學得一件、再學二件、又學三件、漸漸學去、自然都曉得、既曉得了、卻還是生的、又要時時溫習、莫教忘記、工夫用久、生的自然會熟、從前曉得的、更加透徹、心裏豈不喜歡麼、

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

樂音洛、○朋、是朋友、遠方、是遠處地方、樂、是暢快、

〔解〕

讀書必要有朋友、從前我學未成、雖有一兩個朋友、不過是鄰近的人、以後學得好、就有朋友聞我的名、從遠處來、與我交往、從此朋友越來越多、學問更有處商量了、心裏豈不暢快些麼、

人不知而不慍。不亦君子乎。

慍紆問反、○慍、是鬱悶、君子、是有才有德的好人、

〔解〕

我讀書、是要自己學好、不是要他人說好、若有要人知道我好的意思、這學好的心、便都是虛假了、果能認真學好、任憑外間人沒有一個知道我好、我也不覺得鬱

悶、有這等大器量、豈不是上等有才德的人麼、

有子曰。其爲人也孝弟。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。而好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弟好皆去

聲、鮮上聲、下同、○有子、名若、是孔子學生、孝、是孝順父母、弟、是敬重兄長、犯上、是冒犯在上的人、作亂、是做背理爭鬪的事、

〔解〕有子說、做人第一要緊、是孝弟兩字、人能孝順父母、敬重兄長、便算得好人、這人若還說他有脾氣、愛冒犯在上的人、必然少了、他既不肯冒犯在上的人、況且說他愛打人殺人做沒天理沒王法的事、這是斷斷沒有的了、

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與平聲、○務、是盡力去做、本、是根本、立、是站住、道、是道理、生、是發生、爲仁、是做好人、

〔解〕不但平常的人、要從孝弟學起、就是有才德的人、也是將孝弟做根本、盡力去做、根本既站得住、許多道理、自然會發生出來、這孝弟兩字、是做好人的大根本、切莫要放鬆了、

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仁。言、是言語、巧、是說得好聽、色、是顏色、令、是裝得好看、仁、是做人的良心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世間許多人、總是老實的好、有一種人、同人一般說話、他的言語、加倍說得好聽、同人一般見面、他的顏色、加倍裝得可愛、他只仗着那一張嘴、一副面孔、盡用一派虛假去哄騙人、人被他們哄騙得喜歡、他就於中取利、這種人、直把良心喪盡、就有剩的、也不多了、人若遇着這種人、須遠遠的離開他、切不可學他行

爲、把自己良心喪了、

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
省悉井反、爲

去聲、傳平聲、○曾子、名參、孔子學生、省、是查點、謀、是打算、信、是說話不假、傳、是先生傳授與我的、

〔解〕

曾子說、凡人身上、皆有過失、往往自己不知道、不可不時刻查點、我每日將三件事查點自己身上、一件是人有事相託、必是見我做人的可靠、我替他打算的時節、有不肯盡心的沒有、一件是朋友與我相好、必是因我誠實可信、我同他交往時節、有不說實話的沒有、一件是師傅平日教訓、必是望我有志上進、我得他傳授時節、有不用心學習的沒有、這三件、都是人身上要緊的事、所以定要日日查點、生怕查點不到、偶爾忽略了一件、便後悔也來不及了、

子曰：道千乘之國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
道乘皆去聲、○道、是整治、乘、是戰車、每車一輛、駕馬四

匹、國、是諸侯所守的地方、敬、是慎重、信、是真實、節、是省儉、使民、是使百姓出力、時、是種田閒空的時候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諸侯的地方、東至西、南至北、大國皆一百里、照開方的算法、應有地九百萬畝、每九千畝、派出戰車一輛、共該有一千輛戰車、是古時最大的國了、要整治這大地方、不是容易的、第一須把國中所有的政事、無論大小、心裏都看得慎重、不可大意做錯了、第二所出的號令告示、要句句是真情實話、不可欺哄百姓、第三凡有用錢的事、總要極力省儉、第四又要有疼愛衆人的心事、不要刻薄待他、第五遇地方上有開河修城各項工程、要差派百姓出力的事、總要等種田完畢、大家閒空的時候、方可聚衆動工、不要正當農忙的時節、妨礙百姓的生計、以上五條、都是最要緊的、果能照此五條行去、地方自然整治得好、其餘一切教養的事、也都

容易辦了、

子曰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聚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弟去聲。○弟子、是年幼的人、入、是回家、出、是出外、謹、是謹慎、汎愛、是普徧都愛、親、是親近、有餘力、是有空閒工夫、學文、是讀書看文字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年幼的時節、都有父母、有兄長、所以年幼的人、喚做弟子、大凡弟子回家、見着父母、要極力孝順、討父母喜歡、出外見着尊長、要比在家待哥哥加倍恭敬、莫令尊長厭惡、遇那做事時候、要件件謹慎、不可任性亂爲、遇那說話時候、要句句真實、不可隨口胡說、所有來往衆人、就是甚疏遠的、也都與我同類、須要普徧疼愛、不可彼此相爭、有傷和氣、其中若是遇着有德的仁人、又不可與衆人一般看待、須要格外親近他、受他指教、方纔有益、以上幾件、都是做弟子的根本、須要切實盡力行去、若是有空閒的工夫、還要讀經書、看古人文字、增長學問、不可虛度時光、此是做弟子一定的規矩、世間爲父兄的、那個不疼愛弟子、務須照我所說、認真去教訓他、莫任他游戲過日、把好好姿質、耽誤壞了、

子夏曰。賢賢易色。事父母。能竭其力。事君。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。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子夏、是孔子學生、姓卜、名商、賢賢、下賢字、是賢人、上賢字、是心裏愛他賢的意思、易、是移換、色、是美色、竭、是用盡、致、是交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我們讀聖人書、是要學做好人、不是但要學做文字、假如遇着賢人、那個不知道敬重、但平常人愛賢的心、不如愛色的心、這就不是真愛了、有個人、他愛

賢人、竟把那愛色的心移換過來、遇見賢人、便心裏歡喜十分、並不知道世上還有美色可愛、這才是真能愛賢的了、人都知道事父母要盡孝、往往因力量疲乏、那盡孝的心便懶了、有個人、他用盡所有的力量、去伺候父母、只要討父母喜歡、不怕自己吃辛苦、這才是真能盡孝的了、人都知道事君要盡忠、往往因自身有礙、那盡忠的心便淡了、有個人、他將這身子交付與君、只一心要想報効主子、自己一身的禍福、他全不管、這才是真能盡忠的了、平常人交朋友、往往口裏說十分相好、心裏未必有十分相好、就是起初很相好、到後來漸漸厭惡、把從前相約的話、盡都忘了、有個人、他待朋友、全是實心、與朋友說的話、句句是實意、就到後來、子細考較、從沒有一句心不應口的、這才是真有信實的了、這幾件、是人倫中大道理、果然真能如此、算得天下第一等好人、若不是他立志去學好、如何做得到、就是外人說他文理平常、沒有學問、我也必定要稱讚他是個大學問的人了、如今讀書的人、不從這大道理上講究、單靠書本子、做幾句文章、這又算得什麼學問呢、

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重、是自重、威、是威嚴、固、是結實耐久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讀書人要做君子、第一最忌輕浮、那輕浮的人、動手動腳、亂說亂笑、自家先不肯自重、別人看見、也就輕慢他、那裏還有什麼威嚴、這種人、外貌如此輕浮、心裏必然不定、學問如何得結實耐久、前日學的了、今日忘了、今日學的了、後日又丟了、這是一輩子學不成的了、

主忠信。

主、是主腦、忠、是自己盡心、信、是不欺別人、

〔解〕

學問不是空說的、總要從心上起根、人心如翻車一般、若不立個主腦、如何把得定、主腦不是別樣物事、就是我心中本來自有的天理、從這天理上發出一片真實心來、這叫做忠、將這真實心去幹真實事、沒有半點欺人的意思、這叫做信、把這忠信二字、做個主腦、心裏便有把握、學問也就有根了、

無友不如己者。

〔解〕

學問固要自己用功、也要朋友相助、朋友學問比我強、我諸事可以領教、自然有益、倘或學問更不如我、切不可與他相處、不但於自己無益、而且使人生出許多驕傲自是的毛病來、反把自己帶累壞了、這種朋友、倒不如沒有的好了、

過則勿憚改。

過、是錯、憚、是怕改、

〔解〕

學問是無窮無盡的事、就是學問很好的人、也都不免還有些過失、既知道是錯、就該快些改、但這過失、大半是順着脾氣做出來、若要拘轉、甚不容易、疲懶的人、往往怕難不肯改、那過失、便越積越多了、須要發狠去改、不可怕難、改來改去、過失自然漸漸會少、到得沒有過失可改的時候、方纔是學問盡頭處呢、

曾子曰。慎終追遠。民德歸厚矣。

終、是父母壽終、慎、是喪事辦得謹慎、遠、是祖先、追、是祭祀想念的意思、民、是百姓、德、是德行、

歸、是轉回、厚、是仁厚、

〔解〕

曾子說、人子事父母、平日固要孝順、最難是父母壽終、那時手忙腳亂、棺槨衣衾等事、有一點不周到、日後追悔、也來不及了、孝子當這個時候、固然哀痛、還須十分小心謹慎、一切送終的事、都要盡情盡禮、不可有分毫草率、這纔是真能盡孝父母的了、至於祖先、雖比父母稍遠、但就父母的心事、層層推上去、也都是一樣、我既不得事奉祖先、只在祭祀時節、盡我的誠心、追思想念、就彷彿像見祖先一般、這又是能代父母盡孝的了、祖父、是人生的根本、就是愚民百姓、那個不曉得有祖父在上的、人果能如此盡孝、百姓看見、自然會感動天良、大家都知孝敬祖父、這不但在上的、自己的德行、越積越厚、就是百姓的德行、也被感化得轉回

仁厚一路了、豈
不上下都好呢、

子禽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。必聞其政。求之與。抑與之與。之與之與平聲、下同、○子禽、

姓陳、名亢、子貢、姓端木、名賜、都是孔子學生、夫子、是孔子、至、是到、邦、是國、聞、是聽說、政、是國中政事、求、是我求人說知、與、是人與我說知、

〔解〕

子禽問子貢道、我們從夫子游行各國、每見夫子到這一國、會過國君、必然聽聞國中的政事、我想夫子是從外方到此、何以國君竟肯將本國政事、告知外方的人、難道是夫子去求他說知、或是那國君自己要與外人說知、到底是什麼緣故呢、

子貢曰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溫、是和氣、是

良、是爽直、恭、是恭敬、儉、是儉樸、讓、是謙虛、得、是得聞政事、異、是不同、

〔解〕

子貢道、你因夫子每到一國、必聞知一國政事、疑是夫子去求來的、這也疑得有禮貌又恭敬、服飾又儉樸、言語又謙虛、這五樣是從聖人道德中發出來、自然如此、不是勉強裝得像的、那些諸侯從未遇着聖人、一見夫子這等道德形容、怎能不傾心敬服、心裏既是敬服、自然要將國中政事請教、夫子因此得知、這是夫子的道德能感動人、就依你說是求來的也可、但是夫子這樣求法、比世間人許多求法、大不同了、

子曰。父在觀其志。父沒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可謂孝矣。行去聲、○觀、是看、志、是志向、

行、是行事、
道、是法度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爲人子的、當父親在世時節、自己不能主事、只可看他志向如何、將來能否成材、也就可知大概、及至父親去世、那時又要看他行事如何、如果行事甚好、自然是能保守家業的兒子了、但是父親方纔去世、做兒子的人、豈忍因父親去世、就要自己做主、須是在三年孝服期內、所有家中大小事務、一切還遵照父親法度、不敢絲毫更改、仍然像父親在世一般、就是有應當更改的事件、也不敢就改、且等到三年後再說、這纔是眞有愛父敬父的心、可以算得個孝子了、若說父親去世、該我做主、要改就改、被人看見、倒像是願意父親去世、得以自由的光景、就是改得很是、也未免有虧孝道、況且有胡行亂做的、那更是大不孝的人了、

有子曰。禮之用。和爲貴。先王之道。斯爲美。小大由之。

禮、是禮法、和、是和氣、貴、是貴重、先王、是古先帝王、

道、是治道、美、是好、小大、是小事大事、由、是從、

〔解〕

有子說、聖人作爲禮法、都是順着人心自然的天理、定下這規矩來、君臣有君臣的規矩、父子有父子的規矩、夫婦有夫婦的規矩、要依着這規矩行、心裏纔過得去、彼此也都覺得相安、可見聖人用禮教人、不是要勉強人的、是要大家相親相敬、把和氣看得貴重的意思、所以古來帝王、許多治道、總是用這個禮最好、無論小事大事、都要從這禮上行去、方得妥當、

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不以禮節之。亦不可行也。

知、是曉得、節、是限制、

〔解〕

既是大事小事、都要有禮、這個禮、再沒有不行的了、但是世間也有一等不信禮教的人、他偏要不行、他說道、做人既曉得和氣是好、大家就講和氣罷了、何必又造

出許多禮法來拘束他、這不是多事、叫人吃苦麼、他那裏知道人要用禮、纔能和氣、若是單講和氣、不把禮立個限制、將來必至上下不分、長幼不分、男女也不分、大家都忘了規矩、混做一團、越發弄得大不和氣了、這又如何行得去呢、

有子曰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。近遠皆去聲、

○信、是信實、近、是合、義、是事理、復、是照約、恭、是謙恭、禮、是儀節、遠、是不至、恥、是羞恥、辱、是賤辱、因、是偶然聚會、失、是錯、親、是親近、宗、是常久倚靠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相約、原要信實、但也須思量我這信實是合義理否、如果合義理、今日答應的話、日後自然可以照約、若不顧義理如何、只是隨口應承、將來到行不去時候、要照約、必至背理、沒奈何、只得負約了、凡人相待、原要謙恭、但也須考究我這謙恭是合禮節否、如果合禮節、自然不至有羞恥賤辱、若不問禮節如何、只管一味卑屈、討人喜歡、這是沒氣骨的人、必至可羞可賤、被人鄙笑了、人有素不相識、偶然因事聚會、他若愛我、原不妨與他親近、但也須細看那人的底裏、是親近的否、不可錯相與了他、如果親近得不錯、就是常久也可以倚靠了、若不論那人的好歹、只一會面便與他親熱起來、這等濫相與人、必至誤交匪類、不但不可倚靠、將來還要大受其累哩、據這幾樁事看來、可見人生一言一動、都要思前想後、時刻小心謹慎、倘或起初不經意弄錯了、日後悔不轉來、只得苟且將就、豈不越做越不是麼、

子曰。君子食無求飽。居無求安。敏於事而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謂好學也已。

好去聲、○居、是住處、安、是安樂、敏、是勤快、慎、是謹慎、就、是往見、有道、是賢人、正、是請教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有才德的君子、他志氣本與衆人不同、衆人不肯立志、只圖吃個飽飯、住個好地處、過得快活日子、便了、並不知有學問的事、君子何嘗不要食、只是可食便食、不一定要求飽、何嘗不要住、只是可住便住、不一定要求安、他一心一意、專在學問裏講求、身上做的事、件件要勤快、生怕就誤了一件、便留下一分缺陷、口裏說的話、句句要謹慎、生怕差錯了一句、便添出一分罪過、學到發憤時候、竟要忘食忘寢、那裏還有心事想到安飽、他這等刻苦用功、還恐怕學得不是、又往見那有道賢人、去請他指教、他說我不是、固然要更改、他就說我是、也還要再求長進、一輩子學到頭、總不肯歇手、這纔算得真能好學的了、若不是這等好學、又如何做得有才德的君子呢、

子貢曰。貧而無詔。富而無驕。何如。子曰。可也。未若貧而樂。富而好禮者也。樂音洛、○詔、是諂媚、驕、是驕傲、可、是可取、未若、是不如、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如今人、都是輕貧重富、那貧窮的人、不但人看輕他、自己也看得輕賤、遇着富豪的人、便百般諂媚、求他幫助、那富豪的人、因大家尊重他、自己也就驕傲起來、看不起人、這是衆人常犯的毛病、有個人、他從前貧窮時候、寧可自己斂榮根、不肯露一毫諂媚的模樣、到後來富足時候、又能謙恭待人、不敢存一點驕傲的意思、衆人常犯的毛病、他全然不犯、這種人品行何如、孔子答道、這就可取了、只是還未盡善、那無詔的、是有志氣的人、不肯低三下四、做卑污苟賤的事、但心裏也未必不愁悶、不如那能樂的人、他每日讀書講道、覺得津津有味、心裏十分快活、把那貧苦二字、都忘懷了、那無驕的、是有見識的人、他要保守家

業、不敢得罪人、但心裏也還把富字看得重、不如那好禮的人、他見得聖人定的這
個禮、都是人心本有的天理、世上只有這個禮最好、一言一動、都要從禮上講究、

別事他都不愛、並不知道自家是個富人了、要像這種人、纔把貧富
二字打破、那無諂無驕的、只是能守得定、如何趕得上這種人呢、

子貢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謂與。
磋七多反、與平聲、○切、是切開、
磋、是錯光、琢、是雕琢、磨、是磨

、細

〔解〕

子貢聽孔子這番話、心裏忽然開通、便說道、聽夫子這番教訓、纔曉得學問真是無
窮無盡、到了一層、還有一層、記得詩經上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、譬如整治象
骨牛角的事物、既然分切開了、還要磋得光滑、又如整治玉器石器、既然雕琢好
了、還要磨得細潤、從前讀這兩句、不懂他的意思、今日想起來、那詩人的意思、
也就是這等
說法了、

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。而知來者。
賜、是子貢名、始、是纔、
往、是已往、來、是後來、

〔解〕

孔子見子貢會悟得快、心裏喜歡、因讚他說道、像賜這樣聰明、纔可以與他說詩
了、天地間道理、原是無窮無盡、在前的已往、在後的又來、一層引出一層、只要
人自己去領悟、我所告貧富的話、是說在前已往的道理、你因此想到詩經如切如磋如
琢如磨兩句意思、這又是隨後引出來的道理、像你這樣人、說前便能知後、去讀古
人的書、再沒有
講不通透的了、

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不知人也。
患、是
憂愁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事惟有知人最難、人心藏在肚裏、單看外貌如何知得、就是聽人言語、若不是自己胸中道理透熟、如何知他說的是與不是、如今人纔學得幾分、便愁人不知道自己好處、平時滿腹牢騷、說別人不識好歹、試問自家可識別人的好歹、不但全然不知、而且從不擱在心上、意思說、別人的好歹、與自己無涉、何必定要知道、這等說、自己的好處、又與別人何干、只管愁他不知做什麼、據我看來、不必愁人不知我、倒要愁我不知人、人不知我、不過是名聲不顯、我這學問、本來不是求名的、就是沒一人知道、也分毫無損、若自己先不知人、是非辨不清、邪正分不出、心裏糊糊塗塗、還成什麼學問、這樣人、在朝必然用錯了人、傷害百姓、在家必然交錯了人、帶累自家、豈不大可憂愁嗎、

爲政第二

子曰。爲政以德。譬如北辰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

共音拱、亦作拱、○政、是政事、德、是德行、北辰、是北極星、所、

是所在、居、是守、共、是向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諸侯治一國、有一國的政事、天子治天下、有天下的政事、天子只一個人、天下無數的百姓、若單靠那許多法令、如何治得他服、須是要有德行做根本、自己既有仁義的德行、所行的政事、都是從仁義發出來、那天下百姓、也都有良心、看見天子這樣仁義、不知不覺、自然都會感化、所以古來帝王、他只一人在宮中脩德、那四海九州的百姓、都被他感動、沒有一個不歸服他、就譬如天上的北極星、他成年守住那所在不動、這無數的星宿、都四面環繞、朝着他一般、若是自己沒有德行、只用那智巧去籠絡人、又用那威刑去脅制人、費盡氣力、究竟人心不服、豈不是徒勞無功呢、

子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。思無邪。一言、是一句、蔽、是蓋、思、是心思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人傳下的詩、共有三百篇、篇篇都有義理、都要用心熟讀、但中間有一句最要緊的、可以通蓋三百篇、是那一句、就是魯頌上思無邪這一句、凡人做事、不出邪正兩途、都是從心思上發出來的、那三百篇中、或說好、或說歹、都是要人棄邪從正的意思、我們讀詩的人、見他說好的、就要生個羨慕的心、見他說歹的、就要生個羞恥的心、常常如此用心熟讀、工夫用到了、自然所有思想的事、都歸正路、再沒有一點邪念、纔算得會讀詩的人了、這思無邪一句、豈不是把三百篇義理都說盡了麼、

子曰。道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民免而無恥。道音導、下同、○道、是引導、政、是政令、齊、是齊一、罰、是刑罰、免、是幸免、恥、

是羞愧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大凡治民的立許多政令、原要引導百姓爲善、無奈人心不齊、有肯從的、也有不肯從的、只得用刑罰去懲治他、使他齊一、百姓怕受刑罰、沒奈何把那做歹事的心、隱藏起來、希圖幸免、其實滿心還想做歹事快活、並沒有一點羞愧、像這樣治民的、何嘗不盡心、究竟民心化不轉來、也是枉然了、

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有恥且格。德、是德行、禮、是禮法、格、是變到好處、

〔解〕

這等看起來、可見治民的、總要將德行做根本、自己先有了德行、纔能把德行去引導百姓激發他的天良、但百姓不是一般樣材質、有高的、也有低的、風俗有厚的、也有薄的、須要定個禮法、教他們遵守、民心方得齊一、那些百姓、既感我的德行、又遵我的禮教、許多爲非作歹的事、自然都會知道羞愧、而且越學越好、漸漸

變到極好處、這纔算得真能治民的了、若單靠政令刑罰去治民、如何做得到呢、

子曰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要爲學、起初先要立定志向、纔能學得上去、我當十五歲、初入大學的時候、年紀雖小、就立志要學聖人、想聖人也只是一個人、他就能如此好法、我怕不肯立志、豈有學不到的理、志向既定、從此心心念念、都在這學上、再沒有得改移的了、

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

立、是站住、惑、是疑惑、

〔解〕

我從十五歲以後、雖立定志向、究竟還沒有把握、學到三十歲時候、聖人的道理、大概全行懂得、心裏有了把握、腳根也就站得住、任憑世上千奇百怪、可喜可駭的事、都不能搖動分毫了、但於細微奧妙處、還不能全無疑惑、再學十年、到了四十歲、那天下事物、無論大小纍細、都能看透他一定不易的道理、某樣當如此、某樣不當如此、某樣行得去、某樣是行不去、心裏了然分明、如辨黑白一般、再沒有半點疑惑了、

五十而知天命。

〔解〕

萬事萬物皆有理、不曉得那根源所在、如何知得盡、我學到五十歲、纔知道事物的道理根源、都從天出、那天理時時在事物中流行、就像有命令分付的一般、人只知道身外的貧富貴賤、是由天命、不知道心裏的仁義禮智、都由天命、不但子孝臣忠、這般大節目、是有天命、就是那一飲一食、一言一動、至微不至的事、無一不有天命、真是頃刻離不得的、既知天命、這學問工夫、自然不能分毫間斷了、

六十而耳順。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從如字、○順、是通、從、是隨、欲、是好、踰、是過、矩、是法度、

〔解〕

我從知天命後、學問未曾間斷、天理越發爛熟、到了六十歲時、無論何人的言語、一聽使已明白、就是那街談巷議婦人小兒說的話、一到耳中、都能悟出至理、覺得耳與心通、並不必用心去思索了、又學十年、到了七十歲時、心與理合爲一、隨我心裏所好、自然恰合規矩法度、沒有一毫過差、自十五歲以後、學了幾十年、用了多少功、到這地步、纔覺得從容自在、不消費力了、但學問是無窮無盡的事、焉知日後不還有進益、只好一輩子學到底罷了、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無違。

孟懿子、名何忌、違、是不順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三家公族、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、這三家、世爲大夫、代代專權、不守禮法、孟孫氏有個孟懿子、平日常與孔子來往、那日孔子到懿子處、懿子因問起孝道來、孔子答道、孝是順德、所以俗語常說孝順、不順便不孝、孝再沒有不順的、懿子聞言、也就不再問了、

樊遲御。子告之曰。孟孫問孝於我。我對曰無違。樊遲曰。何謂也。子曰。生事之以禮。

死葬之以禮。祭之以禮。

樊遲、是孔子學生、名須、御、是爲孔子御車、

〔解〕

孔子見懿子模樣、似乎不甚明白、他既不再問、也不便再說、遂上車回家、那時樊遲正爲孔子御車、孔子因告他說、方纔孟孫向我問孝、我答道、孝不可不順、樊遲因問道、夫子說孝不可不順、究竟順是說什麼、孔子答道、順、是順理、理從何處見、從禮法上見、當父母在生時候、一切奉事、固然都要有禮、不幸父母死了、從殯殮以至埋葬、更都要盡心、到後來春秋祭祀、也都要合禮、譬如父是大夫、應該用大夫禮埋葬、子又是大夫、應該用大夫禮祭祀、這是一定的法度、過一點不得、

過了一點、便不順理、天下那有不順理的孝子、就說他本心是要盡孝、也到底算不得孝子了、

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孟武伯、是孟懿子的兒子、名彘、疾、是病、

〔解〕

後來懿子的兒子武伯、來見孔子、也問孝道、孔子說、父母憂子的心、本是無所不至、兒子自幼至長、那一件事、不替他操心、但別的事、雖然操心、還可以從容打算、惟有兒子身上的病痛、是父母心裏最害怕的、如果真有病痛、那父母的憂愁苦楚、直說不盡了、人子能把自己的心、體諒父母的心、一切飲食起居、都要小心謹慎、惟恐大意一點、招出病來、累我父母憂愁、這是最要緊的、但身上的病易防、心裏的病難防、身上的病、不過是風寒暑溼、還容易調治、那心裏的病、有千般百樣、即如世上那些酒色財氣的事、若心裏愛上一件、那一件不是會傷生害命的、人子若要守身、須要把心裏的病根、拔除淨盡、心病既除、身病自然也少、這纔是體諒父母愛我的心事、可以算得個孝子了、

子游問孝。子曰：今之孝者。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。皆能有養。不敬何以別乎。養去聲、別彼

列反、○子游、姓言、名偃、孔子學生、養、是供養父母、

〔解〕

子游見孔子、也問孝道、孔子說、父母年老、要靠兒子奉養、所以如今講孝的人、只說要竭力謀生、能供養父母、便是孝了、據我想來、孝不但是能養、還要能敬、且莫說那鄉村愚民沒有不供養父母的、就到了犬馬那樣無知、犬也會趕兔供人酒肴、馬也會駕車代人奔走、他都能有効力養人的本事、若爲人子的、單知道供養父母、不知道敬重父母、就同那犬馬替人効力一樣、還有什麼分別、如何便算得孝子呢、

子夏問孝。子曰色難。有事。弟子服其勞。有酒食。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。○食音嗣、先生、

是父兄、饌、是飲食、

〔解〕

子夏見孔子、又問孝道、孔子說、孝要有愛敬父母的真心、這真心從何處發見、從顏色上發見、心裏有十分和氣、那顏色纔能十分柔順、不是外面裝點得像的、所以最難、這心裏的和氣、又從天性上發根、孝子天性極厚、愛是真愛、敬是真敬、到了十分盡頭、所以發露在顏面上、純是一團和氣、父母看見、自然滿心喜歡、這纔算得真孝呢、如今人講孝弟、不過是有辛苦的事、做子弟的替父兄代勞、有好酒好飯、做子弟的讓父兄飲食、這何嘗不是應該的、但說這樣就盡了孝道、未免把孝道看得太淺了、

子曰。吾與回言終日。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。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○回、是孔子學生、姓顏、字子淵、

私、是私居、發、是發明孔子所說的道理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平時同這些學生說話、學生有不明白的、必然再問、我又將所說的道理、再發明一番、教他懂得、惟有同顏回說話、就是終日說到晚、他總是靜靜聽着、從沒有一句不願意要再問的、外面看去、就像是不用心的愚人一般、我怕他不明白、等他退回私居時候、查點他的功課、見他那一言一動、也都能發明我說的道理、竟不用等我再說、纔曉得他不是不用心的愚人、真是個大聰明人、一說便都懂得的、這些學生如何能趕得上呢、

子曰。視其所以。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。人焉廋哉。○焉於虔反、廋所留反、視、是看、以、是爲、

體觀、是細看、由、是從、察、是體察、安、是樂、度、是藏匿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事、惟有知人最難、我如今想出個知人方法來、照我這方法、人就不難知了、大凡人的好歹、聽外間傳說的、都不可信、總要自己去查、第一先要看他所爲的事、爲善事的是善人、爲惡事的是惡人、這是確有憑據的、但爲善事的、其中也還有不同、還要細看他的念頭從何而來、是否爲名爲利、如從名利上生出的念頭、那所做善事、便全是假的了、就是念頭甚正、不是爲名爲利、也還要體察他那爲善的心、是否覺得安樂、如心裏並非樂爲善事、只因爲怕人責備、沒奈何勉強做去、這等爲善的人、也不能長久、到那耐苦不過時、還會改變、仍然是靠不住的、像這樣看人、一層深一層、直把他的心術都看透、那人的好歹、又往何處藏匿得呢、仔細想來、這方法極妙、那人的好歹、真個往何處藏匿得呢、

子曰。溫故而知新。可以爲師矣。

故、是舊、溫、是溫習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地間氣化、有舊的、便生出新的、不多時、新的又變做舊的、舊的又生出新的、所以無窮無盡、學問也是如此、已前懂得的道理是舊、隨後悟出的道理是新的、須將那舊的時常溫習、反復尋思、溫到極熟、心思漸漸開通、從中又悟出新的道理來、纔有長進、悟了一層、又悟一層、越進越深、越推越廣、心裏四通八達、不但自己的學問進益無窮、就去教人、也能酌量學生的材質、隨機開導、使他上進、學生有疑、不拘何事、隨問隨答、使他明白、這纔不愧做人的老師了、若單靠着舊書本子、不會用心思索、悟不出新的道理、任憑記得許多、也總是呆的、如何得長進、像這樣學問、若去教人、豈不連學生都耽誤壞了、

子曰。君子不器。

器、是器皿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生人材、百般不同、可比那做成的器皿、有大有小、有麤有細、各有各的用處、不能相通、惟獨君子這一等人、論他的德行、仁義禮智、沒有不備、論他的才具、治國平天下、沒有不能、不是那小才小技的人、只會這件、不會別件、好像盛酒的器皿、裝不得飯、漱口的器皿、洗不得手一般、所以君子又喚作通儒、是說他才德俱全、事事都通得去、要學君子、須先學他的德行、德行既備、才具自然會生、若單學他的才具、如何能學得盡呢、
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君子、道人要如何纔算得君子呢、孔子說道、君子不是空說得的、如今人要做君子、便先學君子說話、聽他說來、滿口仁義道德、就儼然像君子一般、其實身上並未行得一件、這種能說不能行、如何做得成君子呢、你如果要學君子、須將那這仁義道德的話、先在身上着實行去、行得透了、然後從那所行的事上說出來教人、自然所說的話、句句切實有味、與那懸空思想的不同、後人佩服我的品行、必然遵奉我的言語、不但自己好、並且化得人好、這真可以算得君子了、

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

是必二反、○君子、是好人、小人、是歹人、周、是普徧、比、是私黨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有君子、也有小人、君子小人、從何處分別、從心裏公私上分別、人都說君子厚道、是待人好的、那小人也何嘗沒有待人好的時候、但君子待人好、是普徧都好、見得天下人都是同類、照他的親疎遠近、一一都要盡心、沒有一個不當愛的、若是爲非作歹的人、就是至親、也不能袒護他、既犯了公義、如何還顧得私情、這全是一片公心、那小人待人好、只是偏護着他那同夥的人、呼羣結黨、圖謀富貴、富貴到手、大家同樂、若不與他同夥的、就是世上賢人、也如眼中釘、定要拔去纔快活、那裏還管公是公非、這全是一片私心、照君子公心做去、天下人都受福、就是君子平日最惡的小人、若肯自己改過、也都想要成全他、照小人私心做

去、天下人都受害、就是小人平日最好的同夥、到那爭權奪利時候、也都曾自相殘害、所以小人是斷斷相與不得的、

子曰。學而不思則罔。思而不學則殆。

學、是學習、思、是思想、罔、是不明白、殆、是不安穩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大凡人要學一事、都有古人留下底法度、既學了、又要自己用心思想、纔能有益、若是單學那古人法度、不去用心思想道理、縱然學得甚勤、費盡氣力、心裏不明白、也是枉然了、又有單靠着自己用心思想、不去學那古人法度、就出許多道理來、都是懸空的、心裏不安穩、如何靠得住、所以會做工夫的人、學思兩個字、是少一個不得的、

子曰。攻乎異端。斯害也已。

攻、是用功、異端、是別教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地間只有一個道、就只該有一個教、人要學道、總須守定聖人的教法、纔得不錯、如今人竟有把聖教丟開、另外別立一教、這叫做異端、世上人看見他的教法新奇、往往被他迷惑、殊不知那異端的教法、都是蠱惑人心、敗壞風俗、爲害不淺的、若從了他的教、用功去學、越學越入邪道、豈不是自己害自己麼、

子曰。由。誨女知之乎。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

女音汝、〇由、是孔子學生、姓仲、字子路、誨、是教、

〔解〕

子路素性好強、遇那不曉得的事、偏要強說曉得、孔子因教訓他道、由、把不知的也認做知、到底總是不知、我如今教你個求知的方法、天下事理、本是無窮無盡、就是聖人也不能盡知、你若要求知、須將那已知的、就認做知、不知的、就認做不知、像這樣人、雖不能盡知天下事理、他心裏的是非、却了然分明、沒有一毫含糊、也就算得個明白人了、況且自己既認做不知、必然要去問人、那不曉得的、到後來也會曉得、豈不是個求知的方法麼、

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

行寡之行去聲、○子張、是孔子學生、姓顛孫、名師、干、是求、祿、是俸祿、闕、是空缺、疑、是不信、殆、是不安、寡、是少、尤、是見怪、悔、是退悔、

〔解〕子張急於出仕、平日學問、好揣摩世務、想要藉此干求俸祿、孔子因教訓他道、你想做官享受俸祿、不必在世務上揣摩、還要在言行上講究、凡古人所說的善言、先要聽聞得多、再揀出心上覺得不信的、且攔在空缺處、其餘沒有不信的、照他一般樣說、又要說得謹慎、不可輕易說錯一句、纔可以少招得別人見怪了、凡今人所行的善事、也要看見得多、再揀出心上覺得不安的、且攔在空缺處、其餘沒有不安的、照他一般樣行、又要行得謹慎、不可大意行錯一件、纔可以少留下自己後悔了、像這樣說話不招人怪、行事不留後悔、把言行講究得很好、人人敬重、處處聞名、遇着好善的大夫、自然會舉薦、遇着愛賢的國君、自然會任用、這俸祿、豈不在裏面了、又何用費力去干求呢、

哀公問曰：何爲則民服？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哀

是魯君、名蔣、舉、是拔用、錯、是廢棄、直、是正直、枉、是邪曲、

〔解〕哀公問孔子道、如今百姓刁頑、要怎樣做法、纔能使他心服、孔子答道、百姓雖是愚民、他那好善惡不善的心、最是公道、爲君的能順他這好惡的心、自然服了、那善人性情正直、說話做事、都是靠實、這種人、最有益於百姓、百姓所以愛他、那不善人性情邪曲、說話做事、都是取巧、這種人、最有害於百姓、百姓所以惡他、

爲君的拔用正直、廢棄邪曲、順了百姓好惡的心、百姓心裏又痛快、又感激、怎麼還會不服呢、但那邪曲的人、百姓雖然惡他、他却極會奉承、討得人君喜歡、往往反見拔用、那正直的人、百姓雖然愛他、他却不會奉承、惹得人君厭惡、往往反至廢棄、因此小人得志、把國家政事、弄得七顛八倒、百姓個個怨恨、如何還肯心服呢、可見百姓、並不是難服、只怕是用人錯了、

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。如之何。子曰。臨之以莊則敬。孝慈則忠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。

季康子、是魯大夫季孫氏、名肥、敬、是恭敬、忠、是忠厚、勸、是勸勉、臨、是接見、莊、是莊嚴、孝、是孝順、慈、是慈愛、

〔解〕

季康子問孔子道、百姓侮慢如何使他恭敬、百姓澆薄、如何使他忠厚、百姓怠惰、如何使他勸勉、孔子答道、凡事都有根源、這根源在上不在下、卽如百姓侮慢、這由在上的沒有禮法、若是平日守禮的人、到接見百姓時、容貌必是端嚴、百姓見在上的這等守禮、大家都來瞻仰、也就曉得恭敬了、百姓澆薄、這由在上的沒有德行、若是平日脩德的人、居家必然孝順、待下必然慈愛、百姓見在上的這等脩德、大家都被感化、也就變成忠厚了、百姓怠惰、這由在上的沒有教化、若是平日肯造就人材、那爲善的、就舉用他、不能的、也要開導他、百姓受在上的這等教訓、大教你勸我、我勸你、不知不覺、也就勉勵起來了、這都是自然的功效、不是勉強使得他動的、只要在上的在自己身上推求、便得了、

或問孔子曰。子奚不爲政。子曰。書云。孝乎。惟孝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。是亦爲政。奚

其爲爲政。爲政、是爲國政、施、是推、有政、是有家政、

〔解〕

魯定公初年、孔子在家不出仕、或人問孔子道、夫子常想行道、如今何不出去做官、行些政事、使萬民受福、如何閒住在家呢、孔子答道、人要行道、不一定要做官、做官有官事、在家也有家事、不見那書經上說孝道麼、書經載成王稱贊君陳、說他能孝順父母、就能友愛兄弟、又將這孝友的心、推愛一家的人、那一家的

子曰。人而無信。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。小車無軌。其何以行之哉。

輓五兮反、軌音月、○大車、是

牛車、輓、是駕牛的橫轅、小車、是馬車、軌、是駕馬的曲轅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與人往來、第一要有信實、若是無信的人、那些說話做事、全是空的一件也靠不住、竟成個廢人了、人說他才具可取、我不知道他可取在那裏、譬如大車有輓、纔能駕牛、小車有軌、纔能駕馬、若是無輓無軌、就有牛馬、如何行得動呢、人若無信、憑他有多少才具、一刻也行不去的、

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。子曰。殷因於夏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

世、是朝代、夏朝姒姓、殷朝子姓、周朝姬姓、因、是仍舊、損、是減、益、是添、

〔解〕

子張好奇、問孔子道、人都說聖人能前知、若果然前知、不但曉得一世的事、就是十世以後的事、也該可以預先知道了、聖人真能如此麼、孔子答道、聖人前知、只是看得道理透、從道理上推去、自然不錯、即如君是臣綱、父是子綱、夫是妻綱、這叫做三綱、人心上的天理、有仁、有義、有禮、有智、有信、這叫做五常、聖人看得三綱五常、是天地間大道理、將這個定成了禮法、知道萬古不能磨滅他、所以殷朝接夏朝天下、仍舊照夏朝的禮法、不能改變、其中有減的、有添的、不過是衣

冠儀節上小有不同、這是已往的事、可以知道的、周朝接殷朝天下、也仍舊照殷朝的禮法、不能改變、其中有滅的、有添的、也不過是衣冠儀節上小有不同、這是現在的事、也可以知道的、就是從今以後、將來或又有接周朝天下的、也還是照周朝的禮法、不能改變、若是改變、便不成世界、照這樣推去、就是百世、也只是如此、可以預先斷定、何止知道十世的事、可見聖人只是在道理上推求、不是另外有什麼法術、切莫要把聖人前知、當做奇怪事看了、

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詔也。

鬼、是鬼神、詔、是諂媚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鬼神本應該祭祀、但人有當祭的、有不當祭的、也須分別、即如祖先是人身的根本、時常要追念想慕、所以必須祭祀、心裏纔過得去、此外當祭的鬼神、或是敬他的德行、或是報他的功勞、或是感他的恩義、這些祭祀、也都是出於誠心、若非我應該祭的鬼神、我去祭他、那祭祀的誠心、又從何來、無非是聽聞那鬼神靈驗、想求他保佑的意思、這豈不是諂媚麼、

見義不爲無勇也。

〔解〕

人要勇往、纔能做事、事有當做的、有不當做的、那當做的、便是義、如今人見那當做的事、他心裏何嘗不曉得是義、及至叫他去做、他却又游移推託、不肯向前、這是什麼緣故、無非因爲身家念重、既怕這樣、又怕那樣、弄得來膽怯氣餒、竟成個懦弱無勇的人了、這種人、如何還幹得事呢、

論語話解卷之二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。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佾音逸、○舞、是樂舞、佾、是舞的行列、庭、是家庭、

〔解〕

古來作樂、有歌、必有舞、那舞人的行列、叫做佾、天子用八佾、諸侯用六佾、大夫用四佾、士用二佾、季氏是魯國大夫、世代專權、不守禮法、他家中作樂、竟用八佾舞起來、孔子因說道、君臣有一定分位、這是自然的天理、亂了一點、心裏就過不去、季氏只是大夫、竟用八佾、在家庭內舞、忘了自己的分位、他心裏不知有天子、那裏還知有魯君哩、像這樣分明背理的事、都可忍心做、得、天下還有何事、不可忍心去做呢、那存心真不可問了、

三家者。以雍徹。子曰。相維辟公。天子穆穆。奚取於三家之堂。徹直列反、相去聲、○徹、是撤供、相、是助

祭、穆穆、是肅靜、

〔解〕

魯有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、三家世為大夫、季氏最強、那孟叔兩家、也都強橫、他見周頌上有雍詩一篇、是周天子祭祀的詩、那三家到祭祀時候、也都要歌這雍詩、方纔撤供、孔子因說道、這雍詩是天子祭祀用的、三家如何用得、不但禮法不該、就是詩上說的話頭、也全不對、雍詩說相維辟公、是說來助天子祭祀的、都是列國諸侯、又說天子穆穆、是說天子主祭時節、容貌極其肅靜、如今三家廟堂助祭的、既沒有諸侯、主祭又不是天子、那雍詩上說的與他全不相干、他定要歌這

詩、還是取的什麼呢、豈不白叫人笑話嗎、

子曰。人而不仁如禮何。人而不仁如樂何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心上的天理、叫做仁、這是萬事的根本、聖人恐怕人心放蕩、因定出禮法去約束他、又恐怕人心暴戾、因作成樂律去調和他、其實禮中儀節、是天理自然有的次序、樂中音調、是天理自然生的和樂、沒一件不是從仁上發出來、若是仁的人、他已忘了天理、心裏何等放蕩、就是曉得些儀節、沒有禮的根本、如何還講得禮呢、那不仁的人、他並背了天理、心裏何等暴厲、就是懂得些音調、沒有樂的根本、如何講得樂呢、可見人心上的天理、是最要緊的、切莫要失了、
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。大哉問禮。與其奢也。寧儉。喪。與其易也。寧戚。是魯國人、奢、是奢華、儉、是儉樸、易、是齊備、戚、是哀痛、

〔解〕

林放見當時的人、一切禮節、盡講虛文、心裏覺得禮不是如此講法、因見孔子、問那禮的根本何在、孔子見他曉得務本、心裏不覺喜歡、因稱贊他道、你這問的道理大得很、不是小小見識人會問得到的、禮總是得中最好、或過於奢華、或過於儉樸、都不得中、但若像那過於奢華的、寧可做過於儉樸的好些、即如喪事、或只要外面齊備、或只會內心哀痛、也都不合禮、但若像那只要齊備的、寧可做只會哀痛的好些、什麼緣故呢、因為這禮的根本、是從人心上天理發出來、起初原是質素、隨後纔漸加文采、那儉樸哀痛的人、雖然偏在質素一邊、究竟還不失根本、比如今盡講虛文的人、自然是強了、可見禮要文質相配、不可偏重、但就根本上論、還是質素比文采重些哩、

子曰夷狄之有君。不如諸夏之亡也。夷狄，是外番，諸夏，是中國諸侯，亡，是沒有。

〔解〕

孔子見當時諸、僭用天子的禮、大夫又僭用諸侯的禮、上下分位、全沒有遵君的意思、心裏感慨、因說道、君尊臣卑、這個分位、是天生成的、錯一點不得、不但從古以來、不能改移、就是那外國番邦、他不講究禮法、也都知道有個君長、倒不像如今中國、這些諸侯大夫、把上下的分位、弄得七顛八倒、竟如沒有君長的一般、豈不可歎、
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。女弗能救與。對曰。不能。子曰。嗚呼。曾謂泰山不如林

放乎。

女音汝、與平聲、○旅、是祭名、泰山、在魯國界內、冉有、是孔子學生、名求、救、是救止、嗚呼、是嘆氣的話頭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泰山、在五岳裏算最尊的、本是天子祭的、因在魯國界內、魯君也可以祭得、季氏是魯國大夫、他也要同魯君一樣去祭泰山、那時冉有做季氏管事的家臣、孔子聽聞此事、因向冉有說道、季氏要去祭泰山、這是大錯、汝不能救止他嗎、冉有答道、季氏主意已定、是不能救止的、孔子聽冉有這話、心裏不樂、因嘆口氣說道、嗚呼、難道說泰山這樣神明、反不如林放知禮不成、那林放、只是魯國一個人、尚且知禮、何況泰山、豈肯受那無禮的祭祀、季氏去祭、他豈不反要得罪神明嗎、這是何苦呢、

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。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飲去聲、○升、是升堂、下、是下堂、飲、是罰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人都愛爭勝、或爭名、或爭利、或爭功、或爭能、沒有一件不是要爭的、惟有君子這樣人、他只在自己身上用功、從不與人較長論短、那些名利功能的事、他全不攔在心上、覺得天下事都有定分、何用去爭呢、若說君子、也有要爭勝的時候、除非是習射一事、既是習射、自然要想多中、這原是不必讓人的、但習射、也有射禮、將要射時、大家揖讓一回、方纔升堂、射畢、又作揖下堂、等大家挨次射畢後、那勝的又向那不勝的作揖、請他升堂、飲酒受罰、可見君子爲人、心氣和平、就處這計較勝負地場、還是從容謙讓、像這樣爭法、也是君子纔能如此、與那小人爭名奪利的、大不同了、

子夏問曰。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素以爲絢兮。何謂也。

倩七練反、盼普覓反、絢呼縣反、

子曰。繪事

後素。

繪胡對反、○倩、是口頰好、盼、是黑白分、素、是粉白、絢、是采色、繪、是畫、

〔解〕

子夏問孔子道、古詩上有三句、巧笑倩兮、美目盼兮、素以爲絢兮、上二句、是說巧笑的口頰好看、美目的黑白分明、這還可解、惟有下一句、不可解、素、是粉白、絢、是采色、如何說粉白可做得采色、這是怎麼講呢、孔子答道、詩不是這樣講的、詩人的意思、是說巧笑美目的人、天姿本生得好、有這天姿、再加粧飾華麗、更覺得好了、譬如繪畫的事、先要把粉白做箇底子、然後再加五采一般、那采色在粉白之後、有底子、纔有面子、所以說素以爲絢、莫要講錯了、

曰。禮後乎。子曰。起予者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

起、是發動、商、是子夏名、

〔解〕

子夏聽孔子說罷、心裏忽然開通、因說道、得夫子這番教訓、心裏明白了、纔曉得天下凡有文采的事、都是隨後加添的、總要有個好底子在先、然後再講究面子好看、即如禮上許多儀文、都是從真愛真敬的心上發生出來、所以必要忠信的人、纔可以學得禮、因他先有了實心做底子、那禮便不是虛文了、這等想來、禮不也是在

後的麼、孔子聽了、心裏喜歡、因贊他道、商說禮是在後的、這話很是、我原先並未說到禮、你竟能思想得到、像你這樣會想、不但開擴你的識見、並且可以發動我的心思了、那詩上說的道理、都是活的、原不可泥定在字句上、要像你這樣觸悟、纔可以與你講詩、那鈍根人、如何能領會呢、

子曰。夏禮吾能言之。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。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。

則吾能徵之矣。杞宋、二國名、杞、是夏後、宋、是殷後、徵、是證據、文、是書籍、獻、是賢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聖人作禮、都有深意、要合古今通看、纔能曉得、我平日學禮、不但學本朝的禮、就是夏朝殷朝的禮、也曾學過、都能說個大概、但苦沒有證據、不很曉得詳細、因想杞國是夏朝後裔、該有夏禮、誰知他有的夏禮不全、不能做得證據、又想到宋國是殷朝後裔、該有殷禮、誰知他有的殷禮也不全、也不能做得證據、這都由子孫衰微、以致書籍殘缺、賢人稀少的緣故、若是書籍略備、賢人尚多、我就能取他做個證據、將來纂成一書、也可以永遠流傳、何至聽他湮沒呢、真是可惜了、

子曰。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矣。禘大計反、

〔解〕

古時天子、都是從諸侯起、那開首封國的始祖、又都是上古天子的後裔、所以三代得天下後、立始祖廟、又推始祖以前會做天子的遠祖、每年在始祖廟中大祭一番、以始祖配享、名叫禘祭、周朝成王、因周公有大功勞、特賜魯國用天子禮、所以也有禘祭、孔子去觀禮、因說道、這禘祭、是個大禮、必須有十分誠敬的心、纔能貫注到底、初祭時候、先用鬱草和酒灌地降神、那時魯國君臣頗有誠敬的意思、覺得是個大禮、所以來觀的、看到這懈怠光景、覺得無味、也就不愛看了、

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。其如示諸斯乎。指其掌。是看、

〔解〕

或人問孔子道、這禘祭的道理、是如何講呢、孔子心裏、想這禘祭源頭、是先王有大孝的心、要報答根本、所以從祖父推到始祖、又從始祖推到遠祖、這種深奧的道理、如何對人說得明白、況且諸侯不敢祖天子、原因為君臣分隔、所以開首封國的諸侯、便是本國始祖、到後來、子孫由諸侯升做天子、然後又從始祖以上、推到從前曾做天子的遠祖、因此纔有禘祭、魯國既是諸侯、就不該追祭天子、這話又不便說、只得答應道、你問禘祭的道理、我也不曉得、這道理深遠得很、若是曉得了、那天下事、再沒有不曉得的、一面說話、一面伸手指着手掌說、就像看這手裏掌紋一般、還有什麼見不到處呢、孔子並非真不知道、是因禘禮極大、不肯輕易就說、這個道理、必須至孝的人、纔能做得得到、又必須至誠的人、纔能做得得到、豈是學問麤淺的、可以容易懂得的嗎、

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與祭。如不祭。

與去聲、

〔解〕

孔子祭祀祖先時、必誠必敬、就像祖先在上一一般、祭祀外神時、也必誠必敬、就像神明在上一一般、什麼緣故呢、那祖宗與子孫本是一氣流傳、子孫果有孝心去思慕他、就能感通祖宗已往的氣、所以如在、至如鬼神與人、雖然幽明分隔、其實只是一理、那應當祭祀的鬼神、都是道理上應有的、只要人有誠心、這道理便發見出來、所以如神在、孔子常說、我當祭祀時節、或遇有事在外、不能自己來祭、雖有別人代祭、心裏總覺得抱歉、好像不曾祭祀的一般、聖人這樣誠心祭祀、豈是別人能做得到的呢、

王孫賈問曰：與其媚於奧。寧媚於竈。何謂也。子曰：不然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

王孫賈、

是衛國大夫、媚、是奉承、與、是屋西南角、竈、是竈神、禱、是禱告、

〔解〕

古來大夫祭五祀、春祀戶、夏祀竈、秋祀門、冬祀行、季夏祀中霤、中霤是屋脊、行是路、門是大門、戶是房門、又有一處、叫做奧、在屋西南角、這是敬神所
在、如要祭竈時候、先在竈旁設祭、又迎神到奧再祭、五祀都是如此、王孫賈是衛國大夫、頗有權勢、人人趨附他、想要孔子也來趨附他、因問孔子道、外人說、像那奉承與神的、寧可去奉承竈神、這話怎麼講呢、王孫賈的意思、是說竈是夏令用事的、可比自己是個權臣、與是空位、不用事的、可比衛君不能管事、孔子若想做官、去求衛君、不如來求我、孔子知他是這個意思、便正色答道、這話說得不是、據我看來、不但竈神不可奉承、就是與神也不可奉承、凡事都有天做主、與神竈神、如何比得天哩、人總要順着天理做事、何必講那奉承的話、若是做事不順天理、就得罪了上天、等待上天動怒、降下罪罰時、無論奉承與神竈神、都不濟事了、又往那裏去禱告呢、

子曰。周監於二代。郁郁乎文哉。吾從周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來禮制、到周朝纔算大備、當初周先王制禮時候、先仿照夏朝殷朝的禮制、將他做個底本、又細看其中、有如今不相宜的、再加修改、有從前未想到的、再加添補、斟酌得盡美盡善、所以文采極乎茂盛、那夏殷二代的禮、未嘗不好、我也都會學過、究竟考較起來、還是從周朝禮制最好了、

子入大廟。每事問。或曰。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。入大廟。每事問。子聞之曰。是禮也。

大音泰、鄒側留反、○大廟、是周公廟、鄒、是魯色、鄒人、是鄒大夫叔梁紇、孔子的父親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大廟、祭始祖周公、孔子初出仕時、到廟中助祭、每事必要細細問人、或人笑孔子道、誰說鄉人的兒子懂得禮節、他進太廟、每事必要問人、若懂得、何用問呢、孔子聽見這話、因說道、禮總要恭敬作主、就是平日懂得的、臨時還須細細查問、免得大意忽略一件、這是小心恭敬處、禮原應該如此、不是我好煩碎多問了些

子曰射不主皮。爲力不同科。古之道也。

爲去聲、○皮、是皮革做的箭鵠、科、是等級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學射、內心要正、外體要直、纔能得中、先王教人習射、原是觀人德行、那射禮上、雖用皮革做鵠、只要能中爲主、不必定要穿透、因爲人的力量、強弱等級不同、要大家都可以學得、所以說射不主皮、如今列國諸侯、不肯修德、只愛講武、時常用兵相爭、平日學射、也定要穿透皮革、那射不主皮的話、竟成了古時的道理了、像這樣、天下何時纔得太平呢、豈不可嘆、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賜也爾愛其羊。我愛其禮。

去起莒反、告古篤反、餼許氣反、○告、是告廟、朔、

是朔日、餼羊、是生羊、愛、是惜、

〔解〕

古時天子、到冬季時候、把來年十二月大建小建、定成歷書、頒與諸侯、諸侯受了、藏在祖先廟內、每月朔日、用特羊祭告祖廟、請出歷書、頒行國中、名爲告朔、魯國從文公以後、政事怠惰、不出來告朔、卻每月照舊還預備生羊一隻、子貢見得告朔不行、留下一隻羊、也是無益、因見孔子說起此事、想要裁去這羊、免得有名一實、孔子說道、賜的意思、是因告朔不行、要羊何用、不如裁去、其實裁去這羊、又與國家何益、不過是愛惜這羊、所見未免太小了、據我看來、這羊雖小、

那告朔的禮卻大、使人知尊王敬祖道理、是斷廢不得的、如今雖不行此禮、這隻羊、究竟還是因告朔預備的、留得這隻羊在、那告朔名目也就還在、將來還可望復行、若去了這羊、沒有人記得告朔的名目、這禮便從此廢了、豈不更可愛惜麼、

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爲詔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臣事君、就像事天一般、何等尊重、必須十分恭敬、纔能盡禮、我平日事君、只守定爲臣禮節、惟恐有一毫不盡、就虧失了臣道、外人不知、說我守禮太過、似乎諂媚、殊不知諂媚是想要人君喜歡、心裏並未嘗恭敬、盡禮是出於本心恭敬、並非想要人君喜歡、這兩樣迥然不同、如今說盡禮是諂媚、我原不怕人說、只怕將來事君的人、要躲避這諂媚名兒、反學成驕慢無禮一路、這就誤人不淺了、

定公問君使臣。臣事君如之何。孔子對曰：君使臣以禮。臣事君以忠。定公、是魯君、名宋、

〔解〕

定公因魯國君臣不相安、問孔子道、爲君的使用臣下、爲臣的奉事君上、要怎樣纔好呢、孔子答道、爲君的使用臣下、固然要與他爵祿、但爵祿是養他的身家、不能養他的氣節、須要思量我靠這些臣子、幫助我治國保民、就同我心腹手足一般、如何可以輕慢得、無論大臣小臣、我必要禮貌相待、斷不肯一毫輕慢、這纔算能盡君道了、爲臣的奉事君上、固然要盡職分、但職分易盡、心願難盡、須要思量君臣大義、是人心上生成的天理、萬古不能改易、如何可以欺昧得、無論君明不明、我必要盡忠報效、斷不敢一毫欺昧、這纔算能盡臣道了、還要曉得這兩件是盡己的事、不是責人的事、爲君盡君的禮、就是臣有不忠處、我總不可失了這禮、爲臣盡臣的忠、就是君有無禮處、我總不可忘了這忠、各人要盡各人道理、自然君臣相信、國家也就治安了、

子曰。關雎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

樂音洛、○淫、是放蕩、傷、是悲痛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要學詩、是調理性情工夫、人情有哀、有樂、這是自然的、但怕樂得太過、便至於放蕩、失了正理、哀得太過、又至於悲痛、傷了和氣、要調理得恰好、須是學詩、詩上最好的、頭一篇是關雎、關雎說文王德化、由家及國、也虧有后妃妲氏、做他內助、所以感化得快些、前章講寤寐思服、輾轉反側、是說后妃未來、宮裏人大家想念他、睡夢中也翻來覆去、這也算得哀了、但他這個哀、只在中心想念、並不是怎樣悲痛、何嘗傷了和氣呢、後章講琴瑟友之、鐘鼓樂之、是說后妃有這聖德來配文王、恰如琴瑟相合一般、宮裏人大家歡天喜地、又如鐘鼓同樂一般、這可算得樂了、但他這個樂、是由中心悅服、並沒有一點放蕩、何嘗失了正理呢、學詩的人、先把這頭一篇、時常吟詠、口裏讀、心裏想、越讀越覺得音韻和平、越學越覺得意思深厚、不知不覺、連自己的性情也化轉來、纔曉得古人作詩妙處了、
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对曰。夏后氏以松。殷人以柏。周人以栗。曰。使民戰栗。

社、是祭

后土的壇、宰我、是孔子學生、名予、夏后氏、是夏朝、戰栗、是害怕、

〔解〕

古時天子諸侯、都立壇祭后土、名叫做社、擇與地土相宜、樹木栽在社旁、哀公問宰我道、這社旁栽的樹木、三代可是一樣、有什麼取義麼、宰我見哀公爲君懦弱、心裏想勸他振作、因答應道、夏朝的社、是栽松樹、殷朝的社、是栽柏樹、周朝的社、是栽栗樹、那松樹柏樹、都有取義、於今不曉得了、這周朝栽栗樹的取義、是說爲君要有威嚴、使百姓戰栗害怕的意思、可見人君是要剛強、不可太慈善了、

子聞之曰。成事不說。遂事不諫。既往不咎。

成、是已成、說、是議論、遂、是決做、諫、是阻止、咎、是責備、

〔解〕

孔子聽聞這話、想宰我所說的、不是古人立社栽樹的本意、是要勸魯公用刑立威的意思、如今諸侯愛民的少、不勸他仁厚、倒去引動人君殺伐的心事、豈不殘害百姓、心裏很怪他不該、因說道、宰予這話、說得大錯了、但古人說、凡人已做成的事、不必議論、議論他也無益、凡人決要做的事、不必阻止、阻止他也無用、凡人已往的過失、不必責備、責備他也無及、如今宰予信口胡言、話已說出、收不轉來、就把他重責、何濟於事、我也沒心腸去責備他了、但替他自想、可不慚愧得很麼

子曰。管仲之器小哉。或曰。管仲儉乎。曰。管氏有三歸。官事不攝。焉得儉。然則管仲知禮乎。曰。邦君樹塞門。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爲兩君之好。有反坫。管氏亦有反坫。

管氏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焉於度反、好去聲、坫於念反、○管仲、是齊國大夫、名夷吾、是屏風、反、是復、坫、是土墩、

〔解〕

管仲相齊桓公、能使諸侯服從、興起霸業、其功頗大、孔子因當時的人、都羨慕管仲、因說道、論管仲的功業、也算不小了、若論他的器量、還未免覺得小些、孔子意思、因爲管仲只想立功、不想修德、只講霸道、不講王道、這是他器量小處、或人不懂得、因問道、管仲有這樣大功、怎麼說他小器、想是他平日用度太省儉了些、孔子道、管仲家中有個三歸臺、極其華麗、他的家臣、每事各設一官、從沒有兼代做的、如何說得省儉呢、或人又說管仲既說是小器、必然不肯奢華、卻又不十分省儉、這樣說、那管仲可不是知禮的嗎、孔子說、人要知道禮、須先曉得上下分位、卽如諸侯是一國的君、他中門設立屏風、是要遮隔內外、使臣下少敬的意思、

管仲並非國君、他家中也設立屏風、諸侯與諸侯和好、兩君相會堂中、設個土墩、獻酒時飲完、將酒鍾仍復擱在墩上、這叫做反坫、是尊敬國君、使他安逸的意思、管仲家中並沒有兩君相會、他卻也有反坫、像這樣都算得知禮、還有誰人是不知禮的呢、

子語魯大師樂曰。樂其可知也。始作。翕如也。從之。純如也。皦如也。繹如也。以成。去

聲、大音泰、從音縱、○大師、是樂官長、始、是起初、翕、是合聚、從、是放開、純、是和順、皦、是分明、繹、是連貫、

〔解〕

魯國衰微、樂音也就殘缺、孔子一日與大師論樂、因說道、如今樂音、雖不齊全、那大概的道理、還可以知道、這個樂的根源、是從天出、起初纔作樂時、須要五聲八音、件件全備、一時合作、就如天的元氣合聚一般、這是翕如、後來音調、漸漸放開、清濁高下、彼此諧和、沒有參差、就如天的風雨和順一般、這是純如、其中卻要宮自宮、商自商、各成各調、不相混淆、就如天的躔度分明一般、這是皦如、卻又要自始至終、抑揚宛轉、相連相貫、沒有間斷、就如天的氣運周流一般、這是繹如、有這幾樣、樂音也就成全了、你既做樂官長、若從這些道理推求、那樂又何難修正呢、

儀封人請見。曰。君子之至於斯也。吾未嘗不得見也。從者見之。出曰。二三子何患

於喪乎。天下之無道也久矣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請見見之。見賢遍反、從喪皆去聲、○儀、是衛邑、封人、是守界口

的小官、從者、是從行的門生、子、是男子美稱、二三子、是諸位、喪、是失了官位、木鐸、是木心的搖鈴、

〔解〕

孔子因魯國不能行道、遂離開魯國、到了衛國儀邑地方、有本處的封人、來請見孔子、從行的門生、問他的來意、封人說道、我平日最敬君子、凡有君子來到此地、

我必要求見、那些君子都肯賞見、未曾有不得見的、今聞夫子駕到、所以特來求見、門生引他進去、見了孔子後、他出來對這些門生說、諸位何愁夫子失了官位呢、據我看來、天生夫子、不比尋常人、是特地生出來救世的、如今天下無道、亂得久了、若不是夫子這樣人、如何救得轉來、譬如國君要教導百姓、也要用人搖着木心鈴兒、替他傳話、如果天意要救這天下萬世的人、定要用夫子做個搖鈴人、替上天廣傳教化、豈有聽他久閒的道理、諸位儘可以放心罷、後來孔子終不得用、似乎儀封人說話不驗、究竟孔子的教化、流傳萬世、倒做

成歷代帝王的先師、可見儀封人眼力、真是不錯的了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來帝王、平治天下、必要作成樂章、感召天地和氣、那樂中聲調形容、都是摹寫帝王功德、歷代皆有樂章、惟有帝舜所作的韶樂、武王所作的大武樂、因這兩朝功德最盛、所以那樂中聲調形容、比別朝更爲極盛、都可以算得盡美了、但舜是個生知的聖人、又遇唐堯禪位與他、他的功德、都是出於自然、並不消費力、所以那韶樂、純是太和元氣、好到極處、不但盡美、又且盡善、武王雖是聖人、不及舜之生知、又兼興兵伐紂、纔得天下、一生功德、都是費力做成、所以那大武樂、也就帶些發揚威猛的氣象、不及韶樂平和、因此還未能盡善、可見韶是古今第一樂、後人再不能比他好了、

子曰。居上不寬。爲禮不敬。臨喪不哀。吾何以觀之哉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大凡觀人、須要從事上看、觀人做事、又要先從根本上看、凡事都有個根本、卽如居上位、無論他政事如何、都是爲保民起見、總要有寬仁的心做個根本、若心裏先不寬仁、那政事便無足觀了、又如與人行禮、無論儀節如何、都是爲待客起見、總要有恭敬的心做個根本、若心裏先不恭敬、那儀節便不足觀了、或遇人家

喪事、無論弔唁如何、都是爲送死起見、總要有悲哀的心做個根本、若心裏先不悲哀、那弔唁便不足觀了、可見做事沒有根本、一切盡是虛假、像這樣人、我就要觀他的好處、又從何處去觀呢、

里仁第四

子曰。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。焉得知。處上聲、焉與虔反、知去聲、○里、是村里、仁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風俗到處不同、不但一國有一國的風俗、就是一里也有一里的風俗、若里中風俗仁厚、這便是好地方、在此住家、家中子弟、自幼眼見的都是好人、耳聞的都是好事、自然都會學好了、如今要選擇住處、卻不愛住這風俗仁厚地方、還算得有見識的人嗎、那住家不過是尋常事、尙且離不得這個仁字、何況要講究做人立品、如何又離得了這個仁字、

子曰。不仁者不可以久。處約不可以長。處樂仁者安仁。知者利仁。樂音洛、知去聲、

是快活、利、是貪欲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心上的天理叫做仁、這是離開不得的、離開了仁、便是不仁、心裏沒有主腦、如何能處世、使他處窮困的境界、處久了、他耐不過、必至卑污苟賤的事、也都做了、就使他處快樂的境界、處長了、他忍不住、必至驕奢淫佚的事、也全幹了、可見人生處世、離開這個仁字不得、請看世上一種有德行的人、叫做仁者、他滿懷純是天理、心裏安定的很、沒有半點出入、有了這個仁、任憑處什麼境界、他都是舒暢的、又一種有見識的人、叫做知者、他只知道天理最好、心裏貪欲這仁、就

如衆人貪利、必要求得的一般、得了這個仁、任憑處什麼境界、他都是喜歡的、像這兩種人、窮困考不倒、快樂更考不倒、還有什麼不可處的境界呢、

子曰。惟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。

好惡皆去聲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好善惡惡、這是人的常情、有什麼不能呢、只因衆人心有私欲、順了他的私欲、便喜歡、不順他的私欲、便怨恨、所以把好惡弄得七顛八倒、惟有這仁者、他滿心都是天理、見人爲善、就像自己做好事一般、心裏十分快樂、自然會去好他、見人爲不善、就像自己做錯事一般、心裏十分難受、自然會去惡他、這個好惡、都是公是公非並沒有半點私喜私怒、纔可以算得能好人能惡人了、若是自己有一毫私心未除、那個好惡、如何能保得不錯呢、

子曰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

惡如字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性生來本善、如何會有惡、只因衆人把後來的私欲、蒙蔽他原有的天理、不知不覺、便做出惡事、成了個不仁的人、其實他那原有的天理、雖然被私欲蒙蔽、根子依舊還在、只怕人肯立志、便不能復得轉來、若果真立下志願、定要箇箇仁人、那天理便即時發見、人欲蒙蔽他不得、從此下手用功、雖不能就做到仁者地步、那爲惡的心事、已是斷斷沒有的了、可見人是本來無惡、何苦定要做個惡人呢、

子曰。富與貴。是人之所以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處也。貧與賤。是人之所以惡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去也。君子去仁。惡乎成名。

所惡之惡去聲、惡乎之惡平聲、○欲、是貪欲、處、是留戀、惡、是厭惡、去、是躲避、

去仁、是離開了仁、成名、是成君子的名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人都貪欲富貴、君子不貪、若道理不應該富貴、就得了他、必不留戀、定要推辭、人人都厭惡貧賤、君子不厭、若道理不應該貧賤、就得了他、也不躲避、仍然安受、這不是君子矯情、他因為心裏這個仁、是做人的根子、必要先打破富貴貧賤這兩關、方纔保得住這根子、不為外面事物搖動、若也像眾人一樣貪求富貴、厭惡貧賤、那就是私欲的心蒙蔽了天理、不知不覺、就離開這個仁了、越離越遠、做出不仁的事來、那就名為小人、如何還成個君子呢、

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

造七到反、沛音貝、〇終食、是一頓飯時候、違、是偶然離開、造

次、是慌亂、顛沛、是狼狽、

〔解〕

君子一心專注在仁上、不但富貴貧賤兩關搖動他不得、他平時在家用功、無時無刻、不是涵養心上的天理、從沒有一頓飯時、偶然離開了這個仁、那工夫用到極密、就是遇見意外急事、手忙腳亂的時候、他也一定守住這個仁不放、推到極處、就是遇着非常大難、狼狽不堪的光景、他也一定守住這個仁不放、像這樣存心、一點也不走作、纔可算得真君子了、

子曰。我未見好仁者。惡不仁者。好仁者。無以尚之。惡不仁者。其為仁矣。不使不仁

者加乎其身。

好惡皆去聲、〇尚、是加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心最可好的是仁、最可惡的是不仁、仁是人心的根子、除了仁、就是不好的人、把天下許多可好的物事、都來比較過、他只覺得這個仁最好、再沒有比仁加好的了、那惡不仁的人、他做事專向着仁一路看、那不仁的事、就如污泥一般、斷

不肯叫他有一點加自己身上、像這樣真好真惡、工夫已到了十分、豈是容易遇得着的呢、

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。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。我未之見也。

〔解〕

真好仁惡不仁的人、原不容易做、但這個仁、是人心本來有的、只要人肯用力去做、也沒有什麼做不到、論人的力量、原有強弱不同、惟有爲仁一事、卻不論強弱、若有個人、果能一日發憤起來、要去爲仁、志向既定、力量自生、我從未見有力不足的人、就說有個極弱的人、他做不到、也總要用過一番力、纔曉得他力不足、如今的人、並不會用過力、又何從見他力不足處、世上總是有志氣的人少、不但好仁惡不仁的沒看見、連那用力做不到的、也不看見了、豈不可歎、

子曰。人之過也。各於其黨。觀過。斯知仁矣。

類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人有志爲仁的甚少、偶然有一兩個肯做的、又被衆人搜尋過失、大家譏諷、把他的好處、都埋沒了、其實人人都有過失、只看各人的過失在那一類、倘或過於刻薄、這與小人一類、自然是仁了、若是過於寬厚、這與君子一類、那過失也是從仁心上發露出來、觀他的過、便可知他的仁、如何能埋沒得他的好處呢、可見人若肯用力去爲仁、就偶然有些小過失、也不失爲好人、切莫把爲仁的志氣放倒了、

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心中天理是性、照這天理行去便是道、天生一個人、把這個道理全付與他、人能一輩子全盡這個道理、纔不辜負天地生我的大恩、這叫做全受全歸、尋常人因爲私欲蒙蔽了本心、竟不知什麼叫做道、就有聖賢懇切教訓、無奈他總是不聞、須要思量不知道算不得人、當下立定志願、把私欲一切屏除、將聖賢教訓的

話、着實體會、漸漸明白轉來、到了融會貫通、全行透徹時節、方纔算得聞道、有了這一日、就是不幸今晚便死、也不枉然了、不然、就活到百歲、只是虛度一生、豈不可惜、

子曰。士志於道。而恥惡衣惡食者。未足與議也。

士、是讀書人、惡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四民、惟士最貴、因他是讀書人、平日志向、自然必要求道、與求利的俗人不同、但既要求道、心裏先須打掃乾淨、如今讀書人、身上穿的不好、就怕人恥笑、口裏吃的不好、又怕人恥笑、將這恥心、盡用在衣食上、滿肚子全是俗見、這種見識卑鄙的人、還值得與他講論道理麼、可見他平日讀書、不過是挂名、其實就與市井俗人一樣了、

子曰。君子之於天下也。無適也。無莫也。義之與比。

適丁歷反、比必二反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事最怕先有成見、有了成見、胸中便覺凝滯、做事必然有偏、惟有君子的人、他處天下許多事、並不預先存箇定要如此的心、也不預先存個不肯如此的

子曰。君子懷德。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。小人懷惠。

懷、是想念、德、是德性、土、是鄉土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人只有君子小人兩路、這兩路人、志向不同、他心裏想念、也就不同、君子一心想念着這德性是我心本有的、總要保住這德性、心上纔慊意、小人一

心想念着這鄉土是我身住慣的、總要戀住這鄉土、身上纔安樂、君子一生總是守法、左思右想、兢兢業業、生恐怕檢點不到、就觸了國家的刑法、小人一生總是謀利、朝思暮想、巴巴結結、生恐怕奉承不到、就失了君上的恩惠、人要分別君子小人兩路、先要在平日念頭上辨得清、便不錯了、

子曰。放於利而行。多怨。

放、是向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大凡小人、總是謀利、一切作事、都向着利上行去、千方萬計、騙得利來、自己覺得大便宜了、何不想想利是天下公共的、豈容一人獨得、我得了便宜、誰肯甘心受虧、自然定要怨恨、利越聚越多、怨也越招越多、弄到人人都成仇敵、箇箇想要報復、將來的禍根、也就不小了、豈不求利反倒害麼、

子曰。能以禮讓爲國乎。何有。不能以禮讓爲國。如禮何。

爲國、是治國、何有、是不難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生性本來有個辭讓的心、聖人從這個心制出禮來、原是使天下大家相讓、莫要相爭、免得釀成禍亂的意思、在上位的人、若能用禮讓治國、教百姓都知道讓人是好、自然沒有爭奪的事、那治國也就不難了、若不曉得讓是制禮的本意、自家先懷了驕傲強狠的心、如何能用禮讓治國、就儘管說教百姓學禮、無奈禮是空說不來的、也是枉然了、

子曰。不患無位。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。求爲可知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讀書人要講經濟、爵位是不可少的、但有位無位、這由在天、人作不得主、愁他何用、倒要先愁我得了位、可有真實本領、能站得住麼、如不能站得住、正當趁此閒時、趕緊學習本領、免致臨時誤事、反不如無位可以藏拙了、讀書人要講學問、知己也是不可少的、但知與不知、這由在人、我作不得主、愁他何用、須

要想我若沒有長處、又叫人知道什麼呢、平日切實用功、求自家學問長進、真可以不負知己、就是沒人知道、終久也不能埋沒的、可見讀書人、總要自修、不要務外、若精神全向外走、盡用在貪位慕名上、那些經濟學問、便全然靠不住了、

子曰。參乎。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。唯。子出。門人問曰。何謂也。曾子曰。夫子之道。忠

恕而已矣。參所金反、唯上聲、○參、是曾子名、貫、是通、唯、是答應話頭、

〔解〕

曾子平日用功最切實、事事都要求出道理、不肯絲毫放過、工夫用得久了、見得道理無窮無盡、必有個總匯所在、只是信不及、有一日、孔子指點他說道、參從我學道也久了、事理上講究也多了、但我這個道、用處有千萬樣、若論到根本、其實都是一樣、知道是一樣、就可以貫通千萬樣、不是零碎湊成的、曾子聽孔子這番教訓、正打在心坎上、疑團盡破、連忙答應道唯、孔子見他心裏已經明白、不必再說、隨即出門去了、那些門人在旁邊聽了不懂、因問曾子道、夫子方纔說的一貫、是怎麼講呢、曾子說道、我門從前把夫子的道、看得太高了、所以不懂得、其實只是切己的事、人心中都有天理、依着天理、盡自己實心做去、這叫做忠、又將自己的心、推到別人的心、把己看成一樣、這叫做恕、有這忠恕二字、天下事再沒有行不去的、把忠恕做到透熟、那一貫就在裏面了、我們要學夫子的道、只守定忠恕二字、便是不錯、若丟開忠恕、另

子曰。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喻、是

懂得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只有義利兩路、君子走義一路、小人走利一路、君子一心只在義上講求、那義上細微曲折、他懂得透了、小人一心只在利上揣摩、那利上細微曲折、也

懂得透了、義上懂得透、所見都是義、連利也有義、不但安貧守困是爲義、就是居官受祿、也是爲義、利上懂得透、所見都是利、連義也有利、不但寡廉鮮恥是爲利、就是談忠說孝、也是爲利、推到極處、君子好義、不管人說好說歹、小人好利、也不管人說好說歹、君子求義、只要有義、不顧生死、小人求利、只要有利、也不顧生死、同是一個心、分作兩股用、就做到天懸地隔、可見小人並不是不能爲君子、只是他用心錯了、

子曰。見賢思齊焉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齊、是相等、自省、是自己查點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讀書人切實用功、須要處處留心、譬如遇着賢人、看見他許多善言善行、須要思想我平日所言所行、要如何用功、纔能與他相等呢、或是遇着不賢的人、看見他許多不善的事、就要心裏自己查點我平日所言所行、可有不善的事像他這一類的沒有、如此處處留心、自然有善必爲、有惡必改、那工夫便日進一日了、

子曰。事父母幾諫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勞而不怨。幾、是微、諫、是勸阻、志、是意思、勞、是苦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子事父母、總要事父母心意、討父母喜歡、這是常行的道理、不幸遇着父母有了過失、人子不能不勸阻、只得用諫、但諫父母、與諫君不同、不可直說、須要言語委婉、微微的勸阻他、顏色要和悅、氣息要沈靜、聲音要柔順、總要不觸犯父母怒氣、纔可望父母聽從、若見父母有不悅的意思、似乎不肯聽從、又要加倍孝敬、小心伺候、不敢違拗、等父母心悅、再用前法去勸阻、三番五次、父母生氣不依、或打或罵、自己吃了苦、也不敢抱怨、更須盡心孝順、等父母氣平、仍然勸阻、那父母看見兒子如此誠孝、自然會感動、沒有勸不轉的了、但這是人子不幸的事、必遇着父母有了大過、不得已、纔用此法、若是些小過失、還須承順爲是、切勿輕易冒失、惹得父母厭惡、倒反虧損了孝道哩、

子曰。父母在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父母在世、這是爲人子最難得的日子、須要時時在父母身邊伺候、不要頃刻離開、纔能略盡孝道、若往遠方出遊、自己既不能奉事父母、又惹得父母牽腸掛肚、這是斷斷不可的、就是不得已要出遊、也必是在近處、有一定的地方、使父母曉得兒子所在、可以放心、或有時想見兒子、發一封書信去、幾天便可轉回、免得父母盼望、這也還可以安慰父母的心、但總不如不出遊的好了、

子曰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。一則以懼。

知、是歲數、是記念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生第一大福、是有父母在堂、這個日子、最不可多得的、須要思想父母撫養兒子、自幼至長、費多少心力、到得兒子壯年、父母年紀也漸漸老了、所以做兒子的、須要把父母的歲數、時常記念着、先起一個念頭、想到一年過一年、父母還照常康健、這是天賜父母長壽、心裏十分喜歡、復轉一個念頭、想到父母的年壽、一年高一年、我奉事父母的日子、便一年少一年、心裏又十分懼怕、這一喜一懼的念頭、時常在心裏輪轉、真覺光陰似箭、一蹉過、便後悔不及、自然朝朝暮暮想盡孝道、一時一刻也不肯虛度了、

子曰。古者言之不出。恥躬之不逮也。

躬、是身、逮、是及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今人都尙口才、無論何事、他都要說得暢快、自己甚覺得意、其實他那得意處、正是古人慚愧處、古時的人、風俗醇厚、言語樸實、說這一句、就做這一句、往往今人說得出的、古人都說不出、不是古人的口才不如今人、因他深知說話易、作事難、若是輕易說了、自己身上做得不及、被人當做笑話、豈不可恥、心裏

懷着羞恥、口裏自然說不出、如今人好高談闊論、只因他恥心少、所以那說話便多了、

子曰。以約失之者鮮矣。

鮮上聲、○約、是收斂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學問未深、作事不能全無過失、但過失雖是無心、也總由於大意、惟有天資篤實的人、平日作事十分收斂、一言一動、都是小心謹慎、如何還會有過失、就是他見識不到、偶然做錯一兩件事、究竟比那放蕩的人過失便少得多了、人要寡過、先從收斂做起、切不可逞才負氣、自作聰明、走入放蕩那一路去、

子曰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

行去聲、○訥、是口鈍、敏、是勤慎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說話易、做事難、能說不能行、這是讀書人大病、君子深知這個毛病、心裏思想我平日說話、容易太過、須守住口、要遲鈍些纔好、我平日做事、往往不及、須吃得苦、要勤快些纔好、況且說話高興、心也放了、氣也散了、那做事的力量、也就鬆緩了、所以君子不肯多言、留這些精神氣力、在行事上用功、專心致志、一刻也不停息、自然做到聖賢地步、如今人都笑君子口鈍、不會說話、那裏曉得君子用心所在呢、

子曰。德不孤。必有鄰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要修德、原是爲己、不是爲人、但這個德、是人人同愛的、我既愛好、人難道都不愛好、豈有我一個人獨好的道理、只怕我德修不成、若是果真有德、天下好德的人、必然都來親近、有已經成德、來與我交好的、有尙未成德、來從我學習的、就像住家的定有鄰居一般、何愁沒有同志呢、如今俗人都說有德的不合時宜、沒人親近、又有一種沽名的人、故意粧做孤高、不肯與人親近、這都是錯了、

子游曰。事君數。斯辱矣。朋友數。斯疏矣。數色角反、○子游、是孔子學

〔解〕

子游說、五倫中、君臣朋友、是義合的、所以有善必須相勸、有過必須相戒、這是義上應當如此、但也要有些分寸、不可過於煩絮、譬如君上有過、臣應當諫、諫了不聽、再諫三諫、都是應該的、又不聽、只得去了、若不肯去、還要煩絮、惹得君上厭惡、加我罪辱、倒把君德更帶累壞了、朋友有過、我應當說、說了不從、再說三說、都是應該的、又不從、只得歇了、若不肯歇、還要煩絮、惹得朋友見怪、與我疏遠、倒連交情都打斷完了、像這樣、且別說君友不是、自己也先有不是哩、與

論語話解卷之三

公冶長第五

子謂公冶長可妻也。雖在縲紲之中，非其罪也。以其子妻之。

妻去聲、下同、縲力追反、紲息列反、○公冶

長、是孔子學生、妻、是把女兒配他、縲、是黑索、紲、是縛、子、是女兒、

〔解〕

孔子因女兒長大、須要擇婿、有個學生公冶長、尙未定親、孔子看中了他、說公冶長作人好、有品有學、可以把女兒配他、他從前雖曾爲人誣告、被官府用黑索縛去、訊問明白、方纔釋放、這並非他的罪過、也算不得羞辱、遂把自己女兒嫁與他爲妻、可見爲人只論品行、不論境遇、果有品行、任憑人百般陷害、究竟不能埋沒得他的好處哩、

子謂南容。邦有道不廢。邦無道免於刑戮。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南容、是孔子學生、名縉、邦、是國、兄、是

孔子的哥哥孟皮、

〔解〕

孔子又有個學生南容、孔子也看中他、說南容爲人、不但才德俱好、而且言語謹慎、遇着國家有道時候、必要取他的才德、不肯廢棄、就遇着國家無道時節、他只謹守自己、從不議論別人、免得招人忌恨、受刑被辱、這種人也算得君子了、因把哥哥的女兒嫁與他爲妻、南容是個世家、公冶長是個寒士、他兩人境遇不同、但孔

子擇婿、只論才學品行、那家業貧富、都不必論了、

子謂子賤。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。斯焉取斯。

焉於虔反、〇子賤、是孔子學生、姓名不齊、若人、是這樣人、斯、

是此、焉、是何、

〔解〕

子賤、是魯國人、聰明好學、孔子甚喜歡他、因說子賤真可以算得君子這樣人了、此人平日極虛心、最愛親近君子、取別人的好處、做自己的榜樣、不知的、必要問、不能的、必要學、日積月累、也做成一個君子、若是魯國沒有許多君子、此人又何處去取這些好榜樣、做成如此的德行呢、固然是他虛心好學、也虧得生在這好地方、

子貢問曰。賜也何如。子曰。女器也。曰。瑚璉也。

女音汝、瑚音胡、璉力展反、

〔解〕

子貢見孔子稱贊子賤、怕自己做不成君子、因問道、子賤固是好了、像賜這樣人、究竟何如、孔子道、汝雖未必就成君子、論汝的才德、也成了一個器、不是無用的了、子貢又問道、器有各樣不同、到底是什麼器呢、孔子道、汝的才德、可比夏朝的瑚、商朝的璉、是太廟祭祀盛黍稷的器具、黍稷本是貴物、又用美玉裝飾、既貴重、又華麗、這是先朝法物、不是尋常容易得見的、汝既有此美器、再加學問去充拓他、何愁不做成君子呢、

或曰。雍也。仁而不佞。子曰。焉用佞。禦人以口給。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。焉用佞。

焉於虔反

、〇雍、是孔子學生、姓冉、字仲弓、佞、是口才、禦、是當、給、是辯、憎、是惡、

〔解〕

或人問孔子道、冉雍為人寬厚、可以算得個仁者、只可惜不會說話、沒有口才、成了個無用的好人、如今口才是要緊的、何不令他學習呢、孔子道、人要有用、須學真才、若單講口才、有何用處、如今有口才的人當人說話、只在口上裝辦幾句好聽的話頭、去哄騙人、並沒一點真情實意、屢次如此、被人看破、個個厭惡他、豈不枉做了小人、汝說雍是個仁者、我倒不深知他的仁、若說他沒有口才、那正是他誠實好處、不是他的毛病、究竟世上事、總要實做、不要空說、何處用得着口才哩、

子使漆雕開仕。對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子說。○漆雕開、孔子學生、仕、是做官、

〔解〕

孔子見漆雕開學問有成、可以做官、勸他出仕、漆雕開答道、做官是治人、為學是修己、人已本是一理、總要自己的學問先信得過、治人纔有把握、我從夫子學了許多年、在這個道理上、雖然略見得幾分、究竟未能十分透徹、自己還信不過、如何就能治人呢、還要求我夫子再教訓幾年、等到自己信得過時、出仕不遲、孔子因漆雕開頗有才具、叫他做官、聽他這話、纔曉得他志向高遠、直要做到聖賢、不是有些才具就穀了、心裏甚喜歡、也不去勉強他、古人見識高、所以志向也高、今人見識淺、如何能有漆雕開這般志向哩、

子曰。道不行。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。其由與。子路聞之喜。子曰。由也。好勇過我。無所

取材。桴音孚、從好並去聲、與平聲、○桴、是木筏、從、是隨、材、同裁、是揣度、

〔解〕

孔子平日志在行道、徧游列國、沒有人能用、孔子心裏感歎、因說道、如今道既不行、我想要救世、也不能了、不如乘坐木筏、飄浮海上、莫管世事吧、但是誰肯隨

我同去、想來只有仲由這個人了、這浮海的話、是孔子感傷自己在世無益意思、並不是真要如此、子路聽了這話、見孔子看中了他、心裏喜歡得很、巴不得就同孔子去浮海、孔子因又說道、仲由性情果決、說浮海、就要去浮海、這等好勇、還勝過我了、只未免太勇些、沒有取那義理來揣度一番、若在義理上揣度、世上雖然沒有用我的人、我這救世的心、到底總放不下、如何能忍得就去浮海哩、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：由也。千乘之國。可使治其賦也。不知其仁也。求也何如。子曰：求也。千室之邑。百乘之家。可使爲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。子曰：赤也。束帶立於朝。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

朝音潮、○賦、是兵、室、是戶口、

百乘、是卿大夫家養馬百乘、宰、是管事的人、赤、是孔子學生、姓公西、字子華、束、是繫、帶、是大帶、

〔解〕

孟武伯問道、子路爲人、可以算得仁麼、孔子答道、這不曉得、武伯又問子路究竟有什麼長處、孔子道、由爲人好勇、最會用兵、若有千乘的大國、可以使他整治甲兵、必能精練出色、替國家防禦外患、這是我曉得的、若問他的仁、我就不曉得了、武伯問再求爲人何如、孔子道、再求最能辦事、不怕繁難、若有千室的戶口、這是大邑、可以使他做個邑宰、管一邑的事、或有百乘的馬匹、這是大家、可以使他做個家宰、管一家的的事、他必能料理周到、事事有條有理、却也不曉得他的仁、武伯又問公西赤何如、孔子道、公西赤最喜學禮、禮上的儀節、講究得很熟、若有朝聘的事、他穿着禮服、繫着大帶、站立朝上、可以使他與賓客說話、必能應答妥協、周旋合禮、也不曉得他的仁、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、都是孔子得意的學生、孔子只稱贊他的才、不肯就許他是仁、可見仁是要天理純全、不是輕易說得的、

子謂子貢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對曰。賜也。何敢望回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。弗如也。吾與女。弗如也。女音汝、下同、○愈、是勝、與、是取、

〔解〕

孔子學生、子貢算聰明的、還不及顏淵聰明、孔子見子貢平日好勝、因問他道、汝同顏回二人、那個勝些、子貢答道、賜那裏敢望回一樣、他是個大聰明人、夫子教訓他一說便全懂了、自始至終、沒有一毫不透徹、聽得一分、就曉得到十分、賜蒙夫子教訓、也會用心思索、無奈見識有限、聽得一分、只猜得到二分、如何能比得回呢、孔子道、據汝所說、真個不如他了、大凡好勝的人、往往不肯自認不如、因此學問不得長進、汝既知道自己不如顏回、又肯據實招認、這就是汝的好處、我甚取汝肯說不如的話、從此虛心服善、何愁學問不長進哩、

宰予晝寢。子曰。朽木不可雕也。糞土之牆不可朽也。於予與何誅。朽許久反、朽音汗、與平聲、下

同、○晝、是白日、寢、是睡、朽、是黝爛、糞土、是糞草和土、朽、是塗灰、誅、是責、

〔解〕

宰予用功倦怠、白日睡臥、孔子看見、心中不樂、因說道、人要有志氣、纔可以造就他、宰予這般懶惰、是個沒志氣的人、可比那黝爛的木頭、如何用刀雕刻得、糞草和土堆成的牆、如何用灰塗抹得、宰予既然不可造就、我又何必去責備他呢、

子曰。始吾於人也。聽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於人也。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行去聲、

〔解〕

孔子又說、從前我把實心待人、聽人說的話好、就信他行事也好、如今我待人又一樣、聽人說的話好、還要再看他行事也好、纔肯相信、爲什麼緣故呢、那宰予平日說話極好、我很喜歡他、誰曉得今日這般懶惰、沒志氣、我因此把從前待人的心事、也改變了、不是我不肯相信他、無奈他的話是靠不住的、

子曰。吾未見剛者。或對曰。申棖。子曰。棖也慾。焉得剛。申棖、是孔子學生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須要剛強、方纔挺得起、行得動、我見過許多人、却沒見有個剛強的人、或人答應道、有個學生、叫申棖、他性情硬直、似乎像個剛強的光景、孔子道、我所說的剛強、是從天理上自然生出的力量、不是負氣爭強、須將自己種種私欲、斬除淨盡、沒有一毫留戀、做事硬從天理行去、無論利害禍福如何、都阻撓他不得、這纔算得真剛、那申棖私欲未曾除盡、心裏嗜好甚多、性情雖然硬直、不過是血氣用事、若有投他嗜好的物事、他便被那物事牽絆住了、擺脫不開、沈溺下了、超拔不出、連那點血氣、都妄消磨完了、如何還算得真剛呢、

子貢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子曰。賜也。非爾所及也。及、是到、是

〔解〕

子貢說、我與人、本是同類、那些性情好惡、原都是相同的、我不願意的事、也就

子貢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

是人不要意的事、世人只爲分了彼此、願己不願人、所以就做出不好的事來、我不願意人把不好的事加到我身上、我就也願意沒有不好的事加到人身上、總要大家情願、彼此都好、這是我的心事、孔子聽了、因說道、賜說這話極是正理、但須把自家爲我的私心、先去得淨盡、純是一個天理的心、纔能人已相通、彼此一體、這是仁者地步、汝如何就做得到呢、莫要說得太容易了、

〔解〕

子貢說、我們從夫子學了多年、沒一人不受夫子教訓、但夫子教人、有淺有深、即如夫子平日的容貌舉止、言語議論、這都是夫子的文章、發見在外面、人人懂得、大家可以共聞的、至於人心中有個天理、本是天與我的、在人叫做性、在天叫做天道、其實同是一個理、這是學問的根源、極緊要的所在、却沒有形象可見、夫子怕學生見識淺近、懂不到這裏、所以平日說性與天道時極少、除那一兩個天分高用功久的人、夫子曾與他說過、其餘許多學生、都不能覈得聞了、我從前疑夫子不肯教、這原是不容易懂得的、

子路有聞未之能行。唯恐有聞。

〔解〕

子路做事最勇、他有聞夫子教訓的話、立時就要去行、不肯片刻擔擱、或遇着那事體繁難、一時不能行得盡、他心裏便着急得很、惟恐怕又有聞夫子教訓的話、兩事併在一時、力量兼顧不來、辜負了夫子教訓、像這樣發憤向前、尚恐怕來不及、如何還敢歇息呢、就有人看他辛苦、勸他稍微從容些、他也必是不肯的了、

子貢問曰。孔子何以謂之文也。子曰。敏而好學。不恥下問。是以謂之文也。聲、

○孔文子、是衛國大夫、名圍、文、是諡法、敏、是聰明、下問、是問在下的、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凡人死後的諡法、是稱贊他生前德行、孔文子人品不純、他的諡法、如何叫做文呢、孔子道、孔文子品雖不純、他也有他的長處、大凡天資聰敏的人、往往自恃、不肯用功、勸他好學、他覺得厭煩、分位尊高的人、往往自滿、不肯請教、勸他下問、他覺得可恥、這是常人的通病、那孔文子天資甚敏、他却能專心好學、不覺得厭煩、分位也高、他却肯虛心下問、不覺得可恥、他有這兩樣長處、所以諡法叫做文、是稱贊他生前留心學問的意思、這也就算難得了、

子謂子產。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。其事上也敬。其養民也惠。其使民也義。

子產、是鄭國大夫公孫僑、行己、是做
人、事上、是事君、使民、是使令百姓、

〔解〕

鄭國有個賢大夫子產、孔子常稱贊他、說子產有合君子道理的四件、第一件、是做
人極其謙恭、他少年為相、平日居心行事、從沒有一點驕傲、第二件、是事君極其
敬慎、他歷相四朝、始終盡為臣的職分、從不敢一毫怠玩、第三件、是撫養百姓、
極有恩惠、他平日最愛民、凡有益百姓的事、他必去做、總要叫百姓安樂、第四
件、是使令百姓極能守義、凡民間衣服房屋戶口田地等事、他都立有章程法制、不
許一人違犯、這四件、都合君子的道理、鄭國雖小、得子產為相、就安靜了數十
年、也算得當
時賢相了、

子曰。晏平仲。善與人交。久而敬之。
晏平仲、是齊國大夫、名嬰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與朋友相交、起初都知道敬重、到後來日久、交情熟了、彼此不拘形
迹、往往互相狎侮、以至生出許多嫌隙、惟有齊大夫晏平仲、他交朋友最善、盡情
盡禮、就到日久熟極、仍然照前一般敬重、沒有懈怠、所以能保全交情、
自始至終、從無嫌隙、這可以做得天下後世人交朋友的好榜樣了、

子曰。臧文仲。居蔡。山節藻梲。何如其知也。
稅章悅反、知去聲、○臧文仲、是魯大夫臧孫辰、居、是藏、蔡、是大龜、節、是柱頭

斗棋、藻、是水草、
稅、是梁上短柱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魯國從前有個大夫臧文仲、當時人都稱他見識高明、是個知者、我想知
者、第一是見得道理透、世間禍福、都搖惑他不得、自然不肯諂媚鬼神、文仲家中

有個大龜、占卜最靈、文仲說他有神、特起一座房屋、藏這大龜、那房屋極其華麗、柱頭斗拱、都雕作山峰、梁上短柱、又畫着水草、窮工極巧、無非要奉承靈龜、求他事事指示、好趨吉避凶的意思、像這樣諂媚鬼神、可見他平日道理、並未會看透、如何算得知者呢、

子張問曰。令尹子文。三仕爲令尹。無喜色。三已之。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。必以告新

令尹。何如。子曰。忠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。焉得仁。知如字、焉於虔反、○令尹、是楚國最大的官名、子文、姓鬬、名穀於

竟、已、是罷官、未知、是未見得、

〔解〕

子張問道、楚國有個令尹子文、他三次出仕、都做令尹、那令尹、是楚國最大的官、他並沒有喜歡的顏色、他曾三次罷官不做、也沒有愁悶的顏色、當罷官時、新令尹來接事、他把舊日做令尹的政事、詳詳細細、必要告知新令尹、叫他先懂得一切情形、將來不至誤事、這樣人何如、孔子道、子文爲官、他自己爵位得失、都不介意、一心只以國事爲重、及至去官、還生怕後人做錯、定要細說與他、這真可以算得盡忠了、子張道、子文的忠、不是尋常人做得到的、不也就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子文固然是忠、但他平日居心做事、未見得純是天理、全無一點私心、如何就算得仁呢、

崔子弑齊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。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。則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之一邦。則又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清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。焉得仁。

乘去聲、○崔子、是齊大夫崔杼、齊君、是齊莊公、名光、陳文子、是齊大夫、名須無、十乘、是四十四匹、違、是去、他邦、是別國、

〔解〕

子張又說、從前齊國大夫崔杼、弑了齊莊公、那時有個大夫陳文子、不肯與崔杼同朝、家中有馬四十疋、都丟棄了去、到了別國、看見許多臣子不好、就說同我國大夫崔子一樣、又去到了一國、那許多臣子也不好、就又說同我國崔子還是一樣、又走去不留、這樣人何如、孔子道、陳文子不肯與歹人共事、只求自己身子乾淨、寧可到處不合、都是情願的、這可以算得清潔了、子張道、陳文子的清、不是尋常人做得到的、不也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陳文子的清、只是身上乾淨、他心裏私欲、未必都除得乾淨、就他去國這樣事、也未見得純是天理、全不為利害起見、如何就算得仁呢、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。再斯可矣。是魯大夫、名行父、

〔解〕

魯國從前有個大夫季文子、他遇事、必三番四覆、左思右想、想到透熟、方纔行事、孔子聽見這事、因說道、季文子做事、如此用心思想、可算得極謹慎的了、但未免思慮過多些、凡人做事、須要想到如何叫做是、如何叫做不是、想了一回、把是非分得清楚了、然後再細想一回、那是中到底還有不是沒有、如沒有不是、就依此行事、也就使得了、若還要三番四覆想去、就有許多私意生出來、倒把正經主意、都攪亂了、

子曰。甯武子。邦有道則知。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。其愚不可及也。知去聲、○甯武子、是衛大

夫、名甯、知、是巧、愚、是詘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衛國從前有個甯武子、他初出仕時、正當文公在位、國家有道、他也隨班進退、上和下睦、不願招災惹禍、像個知巧的人、到後來成公無道、被晉文公擊去、送到京師、只有甯武子一人相隨、受盡千磨百難、始終不避、保全成公回國、這是知巧的人斷不肯做的、他竟肯做、又像個愚蠢的人、據世俗人的議論、自然是

愚不如知了、其實他那知處、人還做得到、他那愚處、人却做不到、從來純忠純孝的人、誠到極處、那些利害禍福、心裏全不計較、人都笑他有些馱氣、那曉得這正是他不可及處、若計較禍福利害、心便不誠、如何還做得純忠純孝呢、

子在陳曰。歸與歸與。吾黨之小子。狂簡。斐然成章。不知所以裁之。與平聲、斐音匪

吾黨、是家鄉、小子、是後輩、狂、是志大、簡、是不煩碎、斐、是文彩、成章、是成片段、裁、是割斷、

〔解〕

孔子徧游列國、各國諸侯、沒有一個能用孔子的、孔子去衛、在陳國閒住多時、見得道終不行、想要回鄉去教學生傳道、因說道、回去罷、回去罷、我終年在、毫無益處、不如回家去教學生罷、我家鄉許多後輩、內中頗有天分高、志氣大、可以傳道的人、這種人性情、不耐煩碎、不肯細心檢點、他學問雖也有了文彩、成個片段、但不合中正處還多、他自己不知道割斷、將來怕偏在一邊、流弊不小、必須我回去教訓幾年、使他們都入了規矩、成個賢才、替古聖人傳道後世、豈不比在外奔馳還好麼、

子曰。伯夷叔齊。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伯夷叔齊、是古時賢人、希、是少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時有兩個賢人、叫做伯夷叔齊、他弟兄二人、秉性清高、最惡的是惡人、平日不與惡人見面、就偶然別處遇着、也不與惡人交談、他這樣脾氣、似乎易招人怨、其實他並非與那人有仇、只因那人作惡、方纔惡他、若那人自知愧悔、棄邪歸正、他二人也就以好人相待、並不記念從前舊惡、因此人知伯夷叔齊惡惡出於公心、並非私恨、所以抱怨的人、也就少了、可見若能秉公、就嫌惡人、人也不敢抱怨、何況又肯容人改過呢、

子曰。孰謂微生高直。或乞醯焉。乞諸其鄰而與之。微生高、魯國人、乞、是討、醯、是醋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微生高、人都說他是個直人、孔子見他不是真直、因說道、誰說微生高是個直人、那直性的人、有便說有、無便說無、據實直言、不會彎轉、這可算得直了、微生高却不如如此、日前有人向微生高討些醋用、剛剛微生高家裏也沒有、他肯直說沒有、却去向鄰居討些醋來給那人、這種小事、他都要設法彎轉、討人喜歡、豈是直性人做的事呢、

子曰。巧言令色足恭。左邱明恥之。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。左邱明恥之。丘亦恥之。足將樹反、○足、是過、左邱明、是古時賢人、丘、是孔子名、匿、是藏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世上有兩種人最可恥、一種人、言語故意要說得好聽、顏色故意要裝得好看、待人禮節故意要過於謙恭、總要討人喜歡、這是諂媚的人、左邱明羞做這樣人、我也羞做這樣人、又一種人、他本怨恨那人、却藏在肚裏、不發現到外面、仍然與那人爲友、像個很相好的樣子、這是奸險的人、左邱明羞做這樣人、我也羞做這樣人、這兩種人、居心行事、全是一片虛假、並沒半點真實、無非要欺哄人、想於中取利的意思、他那心腸、就像竊賊乘人不覺偷取財物一般、豈不是大可羞恥的事、如今人偏愛學這兩種、只因不曉得他的可恥處、若有左邱明的見識、自然斷不肯學這兩種人了、

顏淵季路侍。子曰。盍各言爾志。子路曰。願車馬。衣輕裘。與朋友共。敝之而無憾。顏

淵曰。願無伐善。無施勞。

季路、是子路、侍、是陪坐、盍、是何不、裘、是皮衣、敝、是壞、憾、是恨、伐、是誇耀、施、是張揚、勞、是功勞、

〔解〕

顏淵季路陪孔子坐談、孔子說道、凡人皆有志向、汝二人志向如何、何不各人說給我聽、子路道、天生許多財物、原給天下人同用、不可以自私、今人都看不破、往往爭些須財物、把向來情意都忘了、我平日有個心願、倘若家業富足、有車有馬、還穿有輕煖的皮衣、這許多車馬衣服、我情願與相好的朋友公共使用、就被他用壞了、也不記恨、這是由的志向如此、顏淵道、世上好勝的人、往往有一二善事、便要誇耀、有小可功勞、便要張揚、這也是自私、其實善是我性分本有的、勞是我職分當爲的、並不是分外的、我平日的心願、只怕做不成聖賢學問、那一二善事、算得甚麼、斷不敢向人誇耀、只怕做不盡天下事業、那小可功勞、值得甚麼、斷不肯自己張揚、這是回的志向如此、

子路曰。願聞子之志。子曰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懷、是

〔解〕

子路又說道、我二人志向、俱已說明了、還要請教夫子志向如何、願求夫子說給我們知道、孔子道、我的志向、也不是有什麼高遠處、無非只是眼前道理、譬如眼前的人是個老者、他是筋力衰邁的人、應當安逸、我便要安他、不叫他受苦、眼前的人是個朋友、他是意氣投洽的人、應當相信、我便要信他、不叫他生疑、眼前的人是個少者、他是年紀幼小的人、應當憐愛、我便要愛他、不叫他含怨、就這三等人的樣子、推到天下無數的人、各人都有各人情分、各人都有各人待法、我總要按他各人的情分、盡我的道理去待他、自然處處妥協、沒有一人不得所的、這就是我的志向、

子曰。已矣乎。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已、是歇、訟、是告狀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不能無過、只要能改過、我平日想要見那能改過的人、如今歇了罷、不用再想見他了、凡人要改過、須先要見得自己過失所在、既見得過失所在、又要心

裏自家刻責、就像與仇人告狀一般、直要窮究到底、不容他躲閃一步、有這樣心腸、自然必能改過、如今人驕心大意、能見得自己過失的甚少、就能見得過失、却又迴護遮揜、肯心裏自己刻責的更少、如何望他能改過呢、無怪我總未曾見有這般人了、

子曰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不如丘之好學也。

焉如字、好去聲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都說我天資好、其實我只是好學肯用功、做到這個地步、並不是單靠天資、若但要天資好的人、這也並非難得、就是十家村小地方、內中必有天生忠信像我一般的人、只因他不如我好學、所以只得鄉裏老實人、一生沒有長進、若是他肯像我這般用功、就能做到我這般地步、可見人總要好學、切莫單靠天資、把自己一生就誤了、

雍也第六

子曰。雍也。可使南面。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。可也簡。仲弓曰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。無乃太簡乎。子曰。雍之言然。
南面、是君位、子桑伯子、魯國人、簡、是省事、然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冉雍爲人氣度最好、有人君的模樣、若使他南面臨朝、做個諸侯、倒也可去得、仲弓見孔子稱贊他、不知孔子取他甚麼、又不使問自己好處、想起魯國有個子桑伯子、也是個好人、可以借他來說、因問子桑伯子爲人何如、孔子道、這人也可取、他做事不煩碎、是個簡省的人、仲弓見孔子取伯子的簡、怕孔子看他同伯

子一樣、因說道、子桑伯子、固然是簡、但簡有兩樣不同、有一樣人、居心極是謹慎、事事都要照顧周到、到了行事時節、却又總提大綱、不肯過於煩碎、像這樣去治百姓、百姓自然安靜、沒有擾索、豈不是可取麼、又有一樣人、他居心本愛簡省、諸事都不在意、到要行事時節、也只是要簡省、一切都忽略過去、像這樣去治民、公事必然廢弛、不也太過於簡省些麼、孔子聽仲弓的話、與自己意見相合、因贊他道、伯子的簡、雖也可取、究竟治不得民、雍說簡要從敬做出、是從源頭上看透、這話說得極是、將來若要治民、就照這話行去、再也不得錯了、

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未聞好學者也。

〔解〕

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誰人算得好學、孔子答道、有個顏回好學、他平日治心工夫、用得最深、偶然有惱怒的事、必是那人着實可惱、他只惱這一人、從不把這怒氣、移在別人身上、又或偶然有過失的事、他立刻便知、知了立刻就改、改了就要除根、定不再犯這毛病、他用功到這樣地步、真可以算得好學了、可惜他不幸短命、到三十二歲便死了、如今再尋這樣人、就沒有、自顏回死後、未曾聽見有好學的人了、

子華使於齊。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。與之釜。請益。曰。與之庾。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。赤之適齊也。乘肥馬。衣輕裘。吾聞之也。君子周急不繼富。使爲衣並去聲。○子華差、粟、是穀、釜、是六斗四升、庾、是十六斗、秉、是十六斛、周、是幫助、急、是窮苦、繼、是接續、

〔解〕

子華爲孔子出差到齊國、冉有因子華家有老母、須要養贍、請孔子送些米穀與他、孔子說與他一釜、冉有請孔子再添些、孔子說與他一庾、冉有見孔子不肯多與、自己與他五秉、每秉十六斛、共計八十斛、孔子知道了、因說道、亦往齊國去時、我見他騎着肥馬、穿着輕裘、想來家境必然寬裕、何愁沒有米穀養贍母親呢、我聽見古人說、君子用財、也有界限、只可幫助那窮苦的人、解他的急、不必接續那寬裕的人、湊他的富、如今公西赤既是富人、本不應去接續他、並非我吝惜米穀、就只送他一釜一庾、也都是多餘的了、

原思爲之宰。與之粟九百。辭。子曰。毋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

原思、是孔子學生、名憲、宰、是管事家臣、九百

、是米穀的數目、不知論斗論斛、

〔解〕

孔子爲魯國大夫時、用原思做管事的家臣、孔子與他米穀九百、原思是個廉介的人、見孔子與他米穀太多、辭不肯受、孔子說道、這是汝應得的俸祿、辭不得的、不要辭罷、汝若用不了許多、何不將這有餘的米穀、分送與汝鄰里鄉黨的人、叫他都沾些光、豈不好麼、何必要辭呢、這俸祿有一定的法制、多不得、也少不得、汝若定要辭、倒反成不是了、

子謂仲弓曰。犁牛之子。騂且角。雖欲勿用。山川其舍諸。

犁利之反、騂息營反、舍上聲、○犁、是雜色、騂、是赤色、角、是牛角端正、

赤色、角、是牛角端正、

〔解〕

孔子講起仲弓爲人好、因說道、用人只論賢才、不論家世、如果有出衆的賢才、就是家世寒微、也不能廢棄不用、譬如祭祀用牛、要揀純色、本朝尚赤、須用純赤、

那雜色犂牛、本用不得、若犂牛生的牛子、毛色純赤、角又端正、豈能說他是犂牛所生、也用不得、就有人想要不用、那山川鬼神、也不肯捨棄、這牛如何能不用呢、仲弓父親、本是微賤的人、生出仲弓、竟做成個大賢、所以孔子稱贊他如此、

子曰。回也。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心上天理叫做仁、往往容易被私欲蒙蔽、須將私欲去得乾淨、純是一片天理、方算得仁、學問到這個地步、極是難事、只有顏回用功最深、他把心上私欲、全行去淨、竟能三個月許久、一心不離這仁、以後就偶有疎失、也很少了、其餘這些學生、功夫不純、不能到這個地步、就偶然有些、光景也不能耐久、或一日到這裏、隔一日又斷了、或一月到這裏、過一月又忘了、大家總不過如此、如何能比得回呢、

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。與。子曰。由也果。於從政乎何有。曰。賜也可使從政也。與。曰。賜也達。於從政乎何有。曰。求也可使從政也。與。曰。求也藝。於從政乎何有。與。

聲、○從政、是做大夫管政事、何有、是不難、果、是有決斷、達、是通事理、藝、是多才能、

〔解〕

季康子問仲由這人可使他做大夫管政事麼、孔子道、爲政最怕游移不定、沒有主意、由爲人性情果決、最能斷事、若使他管政事、這有何難、康子又問端木賜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麼、孔子道、爲政最怕不明事理、受人蒙蔽、賜爲人見識通達、最明事理、使他管政事、這也不難、康子又問冉求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麼、孔子道、爲政最怕才具短少、照顧不到、求爲人才藝衆多、最耐煩勞、使他管政事、又有何難呢、後來康子竟不能引薦他三人做大夫、有賢不用、所以魯國也就衰微了、

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閔子騫曰：善為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音

祕、為去聲、汶音問、○閔子騫、是孔子學生、名損、費、是季氏私邑、宰、是邑宰、善、是好、復、是再來、汶、是水名、在齊魯交界、

〔解〕季氏有個費邑、想要用閔子騫做個邑宰、遣人去召他來、閔子騫不願意做季氏家

臣、因對來人說道、我本不會做官、這費宰我做不來、拜託汝回去替我好言辭脫、若大夫不准我辭、還要再來召我、我就逃往汶水上邊、不在魯國境內住了、我是決意不肯做官的、千萬莫要再來尋我罷、

伯牛有疾。子問之。自牖執其手。曰：亡之命矣夫。斯人也。而有斯疾也。斯人也。而有

斯疾也。夫音扶、○伯牛、是孔子學生、姓冉、名耕、疾、是病、牖、是窗、亡、是失、

〔解〕冉伯牛有了病、很利害、孔子聞他病重、親往他家問病、向來君問臣病時、臣將臥牀移在南窗下、使君得南面看病、伯牛尊敬孔子、也將牀移南窗下、孔子不敢當這

禮、因在窗外問病、從窗中執着伯牛的手、見他病不能好、心裏悲傷、因說道、可惜失去這個人、無非總是命罷了、想不到這樣人、會有這樣病、若不是命、如何這樣人、會有這樣病呢、

子曰：賢哉回也。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。回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。簞

是竹筩、瓢、是瓠瓢、陋巷、是荒僻的巷道、憂、是愁苦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如今世上的賢人、要算顏回了、他家裏十分貧窮、食的一竹筩的飯、飲的一瓠瓢的水、住在荒僻巷道內、別人處這個光景、真是愁苦不堪、回却不覺得苦、

仍然灑落自在、不改他胸中樂趣、若不是有學問的人、如何能做得到、真可以算得賢人了、

再求曰：非不說子之道。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說音悅、女音汝、○、中道是半路、廢、是放倒、畫、是畫地界、

〔解〕

再求聞孔子常稱贊顏回好學、自己不好意思、因說道、我們非不喜歡學夫子道德、無奈力量不足、總做不到、這也是無可奈何、孔子說道、如果真好學的人、那有力量不足、就說有力不足、也要發憤去學、學到半路、力量用盡、無可奈何、只得放倒、這可說得力不足、如今汝並未會盡力去做、纔學得幾分、便要歇脚、就像在面前畫了一道地界、自己限定自己、只到這裏便止、再也不肯前進了、如何說得力不足呢、

子謂子夏曰：女爲君子儒。無爲小人儒。

〔解〕

孔子告子夏說道、凡讀書人、叫做儒者、自然該都是君子、沒有小人了、誰知人心不古、就是讀書儒者、不盡是君子、也還有小人、有一種人、閉戶潛修、只在自己身心上加功、不管外人說好說歹、他一心全是爲己、這叫做君子儒、又有一種人、未嘗不講究學問、但不在心裏用功、只在外面裝飾、希圖別人說好、他滿心全是爲人、這就叫做小人儒、汝今既做儒者、須要做個君子儒、不要做那小人儒、立定脚跟、從君子這一路做去、把許多名利的私心、去得乾淨、學問方纔做得成、若不是這樣、略攙和些爲人的意思、那學問便都是虛假、任憑汝如何博學、也總成一個小人了、

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女得人焉爾乎。曰：有澹臺滅明者。行不由徑。非公事。未嘗至

於偃之室也。

女音汝、澹徒甘反、○武城、是魯邑、澹臺、是姓、滅明、是名、行、是走、徑、是小路、室、是住宅、

〔解〕

子游做武城邑宰、孔子問子游道、汝在武城、曾得有好人方正、一事不肯苟且、武城是個小邑、沒有甚麼好人才、只有一個澹臺滅明、他爲人方正、一事不肯苟且、就是平常行走、總要走正經大路、那些邪僻小路、就是快便、也不肯走、他又從不肯干求、若不是地方有應當舉行的公事、他從不會到偃的住宅來、這樣人可算得君子了、據子游所說、滅明是個最古板冷淡的人、孔子問人才、子游不取別人、單取他一個、可見聖賢擇取人才、只在冷處、不在熱處了、

子曰。孟之反不伐。奔而殿。將入門。策其馬。曰。非敢後也。馬不進也。

殿去聲、○孟之反、魯大夫、名

側、伐、是誇功、奔、是敗走、殿、是押後、門、是城門、策、是鞭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人有些小功勞、便要誇張、惟有孟之反這人、不肯誇功、魯公十一年、齊來伐魯、魯兵戰敗奔回、孟之反在後面押隊、到要進城門的時候、大眾都在觀看、之反把馬加上一鞭、對衆人說道、我並不是有膽量敢在後面、都是這馬不好、跑不動、不能前進、所以就落後了、凡兵敗逃回、有人在後面攔住敵兵、保得全師、就算有功、之反不肯誇張、託言馬力疲乏、掩蓋自己功勞、這種人器量、也就不小了、

子曰。不有祝鮀之佞。而有宋朝之美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

鮀徒河反、○祝鮀、是衛國大夫、宋朝、是宋國公

子、

〔解〕

孔子一日感傷世道、因說道、如今世上的人心、不像古時、所好的是巧言、所愛的是美色、衛國有個大夫、名叫祝鮀、他最能巧言、人被他奉承、個個都喜歡、宋國

有個公子、名叫宋朝、他生有美色、人見他面貌、個個都愛慕、只有這兩種人、最佔便宜、到處都合式、處如今世界、若不是有那祝鮀的口才、與有那宋朝的美貌、那些招嫌惹怨的事、也就難免了、所以正人君子、生在這時候、只好自己修德、若要求合世俗、是斷不能的了、

子曰。誰能出不由戶。何莫由斯道也。

〔解〕孔子說、人心上自然有個天理、依著天理行去便是道、這道就像做人的門戶一般、一切人事、都應當從此做出、離了這道、沒有是處、試問人要出街、誰能不由門戶出去、何以人要做事、偏不肯由這道做去呢、豈不可怪可嘆麼、

子曰。質勝文則野。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野、是鄉里人、史、是管文書的人、彬彬、是配合停勻的意思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禮要得中、有質有文、不可偏重、但人的性情、各有所偏、有偏在樸素一邊、這是質勝過文、就像個鄉里務農的人、只有誠實、不懂得儀節、如何比得君子呢、又有偏在華采一邊、這是文勝過質、就像個公門中管文書的人、懂得儀節、却没有誠實、更算不得君子、所以學禮的人、須要將自己偏處、用功融化、譬如質多文少、就要略加華采、或是質少文多、更要講求樸素、總須做到文質兩件、配合停勻、彬彬可觀、然後纔成個君子的德行了、

子曰。人之生也直。罔之生也幸而免。罔、是不直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天地生物、是那陽氣直下入地、又從地中直達上來、發生萬物、這是天地自然生理、直上直下、沒有邪曲、人生世上、受了天地這個生理、所以生來的心性、也都是直的、沒有邪曲、到後來沾染習氣、學些乖巧、漸漸把這生理弄壞了、壞到極處、奸詐狡獪、瞞心昧己、這種人、叫做罔、他的生理盡絕、天地不容、就

是形骸未死、也不過暫時幸免、其實算不得人、雖生猶死了、何況終久不能免禍呢、

子曰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好去聲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不可以不學道、無奈世人知道的少、若能知有此道、這就可以造就了、但那知道的人、未必就能專心去學、不如那好道的人、專心致志、晝夜講求、如饑欲食、如渴欲飲、這種人又較好了、那好道的人、未必就能得道、用功未免吃苦、不如那樂道的人、工夫已到、學問已成、心與道合、從容自在、這種人又更好了、究竟知了不好、算不得真知、好了不樂、算不得真好、其實只是一串事、所以爲學的人、先要知道、纔能好道、先要好道、纔能樂道、由淺入深、始終不忘、自然會造到極處了、

子曰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。以上之上上聲、語去聲、○語、是告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、但其中有纊有細、有淺有深、那纊的淺的、是下一截、這深的細的、是上一截、要看人資質如何、若資質在中人以上、這是極聰明的、人、那上一截道理、可以告他說得、他聽了便懂、都無疑惑、若資質在中人以下、他聰明有限、只好與他說些纊淺道理、不可以告他上一截道理、若把上一截道理告他、他不但不懂、反生出許多疑惑、胡猜妄想、把道理越發看錯了、所以善教人的、須看人材質高下、不要越了等級、那些受教的人、纔能得力呢、

樊遲問知。子曰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可謂知矣。問仁。曰。仁者先難而後獲。可謂仁矣。務、是專力、民、是人、義、是應當做的事、獲、是得效驗、

〔解〕

樊遲問如何纔算得知呢、孔子道、凡做人都有應當做的事、這就是義、須要專力去做、盡我做人的義理、那鬼神是無形無影的、本自與人不同、論理也該恭敬、却要離得他遠些、莫要信許多荒誕的話、這可以算得知了、樊遲又問如何纔算得仁呢、孔子道、那仁者存心極純、不但人欲私心去盡、就是閒思雜慮也去盡、譬如正用功時候、忽然想起將來得何效驗、這心便是不純、仁者工夫最難、他把這最難工夫、先要切實做去、做到極熟、自然得有效驗、那是以後的事、他從不預先計較、這可以算得仁了、

子曰。知者樂水。仁者樂山。知者動。仁者靜。知者樂。仁者壽。

知去聲、樂上二字並五教反、下一字音樂、○、樂

愛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有知者、有仁者、這兩個都是成德的人、但他性情體段、各有不同、知者見理通透、就像水通流一般、沒有一毫凝滯、所以他性情就愛水、仁者守理安定、就像山堅固一般、沒有一毫搖動、所以他性情就愛山、知者得力在動處、他體段也在動一邊、就有靜的時候、他天機活潑、也總帶這動的意思、仁者得力在靜處、他體段也在靜一邊、就有動的時候、他志行純篤、也總帶些靜的意思、動的人擺脫得開、胸襟灑落、外物拘縛他不得、所以多樂、這是知者的效驗、靜的人涵養得久、精神凝聚、外物耗損他不得、所以多壽、這是仁者的效驗、這兩樣人、各有成就、若能再將知仁融合一片、那就做成聖人了、

子曰。齊一變至於魯。魯一變至於道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都說齊強魯弱、其實齊國雖強、那人心喜功好利、風俗刁詐、離道太遠、魯國雖弱、那人心守禮重義、風俗純厚、離道尚近、如今要治齊國、須先轉移

風俗、一變纔能到魯國光景、魯國風俗好了、但是紀綱不立、只要整頓紀綱、一變就做到有道氣象、誰說魯國不如齊國呢、

子曰。觚不觚。觚哉。觚哉。觚音孤、○觚是稜角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事有名就要有實、譬如觚是稜角名目、凡器皿有稜角的、都可以叫做觚、如今酒器沒有稜角、也名為觚、其實並不成觚的模樣、試問這器算得觚呢、算不得觚呢、這等容易理會的事、尚且有名無實、別的事、更不消說了、

宰我問曰。仁者雖告之曰。井有仁焉。其從之也。子曰。何爲其然也。君子可逝也。不

可陷也。可欺也。不可罔也。有仁、是有人、逝、是往、欺、是哄、罔、是蒙蔽、

〔解〕

宰我問道、如今好人難做、往往受人陷害、譬如要做仁者、就應該救人患難、顧不得自己一身、雖是告他說井裏有人、快些下井去救、他也不能推辭、只得從人下井了、孔子道、要做好人、爲何如此做法、真成個笑話了、既是君子、定然明理、是應當做的事、可以使他前往、那些不應當做的事、也不能陷害得他、是有情理的話、可以哄他聽信、那些沒有情理的話、也不能蒙蔽得他、若是從人下井、既救不得別人、徒然害了自己、這種不近情理的話、愚人尙騙不過、何況君子、豈肯受他陷害、

子曰。君子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畔、是離背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是學道的人、道體廣大、先要多觀古人文字、講求義理、開拓自己識見、既已博學、又怕浮泛、再要用禮去約束他、一言一動、都有個規矩、把心身收

斂得謹嚴、學問方纔切實、像這樣用功、雖未必就盡道的分量、也可以不相離背了、

子見南子。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。予所否者。天厭之。天厭之。

說音悅、否方九反、○南子、是衛靈公夫人、

矢、是發誓、否、是不是、

〔解〕

孔子到衛國時、衛靈公夫人南子請孔子相見、孔子因此見他、子路想南子爲人淫亂、不是好人、孔子不該見他、心裏甚不喜歡、孔子說是禮上應當去見的、子路不信、孔子因發誓說道、我所行若有不是處、不但汝厭惡我、就天也厭惡我了、我不怕汝厭惡、也不怕天厭惡我麼、

子曰。中庸之爲德也。其至矣乎。民鮮久矣。

中、是不偏、庸、是平常、至、是極地、民、是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地只有這一個道理、這道理停停當當、沒有一毫偏倚、叫做中、却又平常、沒有一點奇特、叫做庸、這中庸兩字、是道理恰好處、最是難事、有這兩個字、那德行便已到極地了、世上人少有這個德行、也就很久了、

子貢曰。如有博施於民。而能濟衆。何如。可謂仁乎。子曰。何事於仁。必也聖乎。堯舜

其猶病諸。夫仁者。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。可謂仁之方也已。

施、夫音扶、○博、是廣、施、是施恩、濟、是救患、病、是不足、立、是站、達、是通、方、是方法、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譬如有個人、他廣施恩德與天下百姓、又能救濟大衆患難、這樣人何如、可以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這樣人、何消說仁、除是聖人、纔能如此、就是堯舜

那樣聖人、他心裏猶自覺得不足呢、若但說那個仁者、不必太闊遠、只在心上求、那仁者的心、純是天理、他把人已看成一體、自己立身要站得住、就連人的立身、也要使他站得住、自己處境要通得去、就連人的處境、也要使他通得去、這是仁者心事如此、汝若要學仁者、只要在近處設想、能取自己的心事、譬喻別人的心事、就照自己一樣推出去、這便是求仁的方法了、何用說得太闊遠、反覺得沒有切實用功處哩、

論語話解卷之四

述而第七

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述、是傳說、作、是自作、老彭、是商朝大夫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須有聖人才德、纔能作書訓世、我沒有聖人才德、平日也纂集幾部、如詩我刪存三百篇、書我刪從唐虞起、周易我作繫傳、禮樂我都考定一過、春秋我也筆削一番、但都是將古人的傳說與人、並不是自己新作的、我平日最信的是古訓、最好的是古書、從前商朝有個賢大夫、叫做老彭、他也是如此、我雖比不得聖人、却也想比自己做個老彭了、

子曰。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識音志、又如字、○默、是不說、識、是記、誨、是教、倦、是懶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須要懂得這個道、這道不是容易懂得的、在乎心悟、不在乎口說、須要默默的去體會、存在心裏、莫教忘記、自己依着這道去學、學了又學、沒有生厭的時候、這可以算得有道了、我如何能有這般好處呢、

子曰。德之不修。學之不講。聞義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。是吾憂也。徙、是遷移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不可無德、必須用力修治、德方能成、又不可不學、必須細心講求、學方能明、聞人說知義理、必須要遷移、遷一步、進一步、自己有了不善、必須更

改、改一件、去一件、這都是用功切要的事、設若德不修、便不成、不成、便越發頹敗了、學不講、便不明、不明、便越發昏昧了、聞善不能遷移、便不進、不進、便越發退了、不善不能更改、便不去、不去、便越發多了、真是大可憂愁、我如何能不憂愁呢、

子之燕居申申如也。天天如也。○燕、是閒、申申、是舒展、天天、是和悅、

〔解〕

孔子平時一言一動、自然中道、不用一毫勉強、到閒居無事時、更覺從容自在、所以容貌極其舒展、顏色極其和悅、這是聖人胸中、有一團太和元氣、發露得如此景象、別人到閒居時、每多懶散、稍加矜持、又覺拘束、總難得中和了、

子曰。甚矣吾衰也。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要治天下、定須行周公的道、我平生仰慕周公、一心一意、要想行周公的道、心志誠切得極、就是睡夢中、常常像見着周公一般、誰知道蹉跎數十年、竟不能如願、到今日老了、無可望了、精神也衰得很了、有許多時我不會夢見周公了、

子曰。志於道。據於德。依於仁。游於藝。據、是守、依、是依戀、游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道是人人當學的、既要學道、須先立志、果能立定志向、專要求這個道、心心念念、只在這個道上、別事都不在意、這學問便有根基了、學到久了、心裏必有所得、這就是德、既有此德、就要用力據守着、莫教失去、從此得一善、守一善、那德便越積越厚了、積到德行全備、人欲盡去、純是天理、這便是仁、到這地步、只怕還有間斷、須要從容涵養、密密地依戀着這仁、莫教頃刻離開、越做越熟、心與道合、以後便入化境了、這是學問用功的次序、一毫不可鬆懈、但若用心

太緊、也怕生出毛病、又有個游藝的方法、卽如射箭御車寫字算數這些技藝、模樣有用、都是道中應有的、平常用功稍暇、兼習這技藝、當作游玩一般、藉此舒暢心懷、自然樂趣日生、那用功也不覺得吃苦了、

子曰。自行束脩以上。吾未嘗無誨焉。束、是乾肉、脩、是十脰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道是人人當學的、不但自學、還要教人纔是、我生平最肯教人、只怕人不肯來見我、我便無從教他、若是肯來見的、就是用十脰乾肉作一束、作個贄禮、名爲束脩、這是最薄的了、我從行這束脩禮以上的人、沒有一個不會教訓他過、我只望大家聽我的教訓、人人都曉得學道、這就是我的心願了、

子曰。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。則不復也。憤、是急、啓、是開導、悱、是悶、發、是引動、

隅、是角、反、是回說、復、是再告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生平雖肯教人、但也要擇那可以受教的人、方纔有益、如有人、心要通不得通、着急得很、我須要開導他、叫他想得通、或又有口要說不能說、沈悶得很、我須要引動他、使他說得出、若他心裏本不想通、又開導個甚麼、不如不開導了、他口裏本不愛說、又引動個甚麼、不如不引動了、天下事理無窮、若待一一說知、如何說得盡、須要受教的人有悟性、說這一件事、就推到那幾件道理、纔會貫通、譬如四方的物事、舉這一角、便可以推到那三角、若我說了這一角、他不能把那三角來回說、可見他全不用心、就不必再告他說了、這都是教人的方法、若不問可教不可教、只管勉強教去、究竟與人無益、豈不白費心麼、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。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。則不歌。側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性最慈仁、見人家有喪服、心裏便替他悲傷、與有喪服人同坐、在他旁邊吃飯、也不能飽、或今日到人家行弔哭泣、回家後就不歌詩、這是聖人性情中和、哀樂中節、所以如此、

子謂顏淵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惟我與爾有是夫。

○舍上聲、夫音扶、○舍、是不用、

〔解〕

孔子告顏淵說道、人只要有道在身、那外面的遭遇、都可以聽其自然、如人君要用我、我就將這道行出去、若舍我不行、我就將這道藏起來、或行或藏、於這個道並無分毫加損、人只爲認道不真、所以多不能自主、只有我與爾二人、可以有這般志趣了、

子路曰。子行三軍則誰與。子曰。暴虎馮河。死而無悔者。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。

好謀而成者也。

馮皮冰反、好去聲、○行軍、是用兵、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、大國三軍、暴虎、是空手打虎、馮河、是赤足過河、

〔解〕

子路見孔子稱贊顏淵、心想顏淵若用兵、未必能勝過我、因問道、夫子若行三軍時、還有誰人可以與呢、孔子道、行軍不是單靠勇猛、可以濟事的、有種人、空拳可以打虎、赤腳可以過河、拚命向前、至死也不後悔、這是麤齒武夫、我不肯與他、我所與的人、必定是常有有用兵的大事、心裏就先戒懼、不敢一毫齒莽、又好取衆人的謀略、加以決斷成功、沒有一點剛愎、這纔可以百戰百勝、不是那有勇無謀的了、

子曰。富而可求也。雖執鞭之士。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。從吾所好。

好去聲、○執鞭、是手持馬鞭爲人御車、

士、是下士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生平不求富、人都說我是矯情、其實我並非矯情、若使富可以由人求得來、就是執鞭的下士、我既要求富、說不得也只好做了、無奈富是有命、不是強求得來的、既不可求、不如從我心所好、省得多少怨尤、何苦白受委屈呢、人只爲看不透、所以癡心妄想、如果真知富是有命、也就不必強求了、

子之所慎。齊。戰。疾。

〔解〕

孔子生平事謹慎、內有尤其謹慎的三件事、第一件、是祭祀齊戒、須要虔心誠意、屏除一切雜念、比平常加倍肅敬、纔能感通神明、第二件、是出兵交戰、這是關係國家存亡、萬人生死的事、須要十分小心、不可一毫鹵莽、第三件、是身有疾病、這是關係自己性命的、一切飲食湯藥、都要留心檢點、稍有疏忽、便爲害不淺、這三件、都是孔子最謹慎的、後人不可不知、

子在齊聞韶。三月不知肉味。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

圖、是想、

〔解〕

古時有個虞帝舜、他作韶樂、是古今最善的、孔子在齊國時、值齊國演習韶樂、孔子因此得聞、遂考求韶樂音節、用心三個月、連飲食都不在意、並不知道肉味、因說道、不想作樂竟到如此好法、真是古今第一了、

冉求曰。夫子爲衛君乎。子貢曰。諾。吾將問之。

爲去聲、○衛君、是出公、輒、諾、是答應、

〔解〕

衛靈公世子蒯聵、因其母夫人南子淫亂、謀殺南子、被南子知覺、告知靈公、靈公要殺蒯聵、蒯聵逃奔晉國、後來靈公薨了、國人立蒯聵兒子輒爲君、蒯聵要回衛國、輒使人攔拒、不許入境、那時孔子正在衛國、衛人都說蒯聵得罪靈公、不當回國、輒是靈公嫡孫、當立爲君、冉有聽衛人所說、都是爲輒、心內生疑、不知孔子

意中如何、因問子貢道、夫子肯爲衛君麼、子貢答道諾、我正想要問這事哩、

入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。曰。古之賢人也。曰。怨乎。曰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出曰。夫子不爲也。

〔解〕

子貢入見孔子、心想既在衛國、不便直說衛君、從前孤竹國君有三個兒子、長子是伯夷、少子是叔齊、孤竹君愛少子、臨終遺命立叔齊、叔齊讓伯夷、伯夷不受逃去、叔齊不肯立、也逃去、國人立他中子、這兩個是讓國的人、可以借他來說、因問孔子道、伯夷叔齊是何等樣人、孔子道、這是古時的賢人、子貢又問道、他兩個讓國不立、到後來窮餓時候、不知可也怨悔麼、孔子道、伯夷看得父命重、叔齊看得天倫重、若不讓心便不安、讓了心纔安、心安處、便是仁、他二人求這個仁、就得這個仁、還有甚麼怨悔呢、子貢聽了、心想夷齊兄弟讓國、夫子說他是仁、那衛君父子爭國、不消說定是不仁了、因出來告冉有道、我已問明白、夫子是不爲衛君的、你我不必多疑了、

子曰。飯疏食。飲水。曲肱而枕之。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飯符疏、食音嗣、枕去聲、樂音洛、○飯、是吃、晚反、是麤、食、是飯、曲、是彎、肱、是臂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生平最好的是學、最樂的是道、那外面的境遇、都聽憑自然、就是窮到極處、吃的是麤飯、飲的是涼水、要睡時、彎着手臂做枕頭、這樣苦况、只要我問心無愧、那樂趣也就在裏面了、若是義不當得的、任他怎樣富、又怎樣貴、在我看來、直同天上浮雲一般、忽起忽滅、轉眼成空、如何能移動我心中樂趣呢、

子曰。加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史記加作假、假、是寬餘、五十作卒、卒、是終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來聖賢傳下書籍、都是切於人事、惟有周易說透造化的道理、深微得很、我從五十歲知天命後、略窺見幾分、越學越有味、只愁歲月有限、工夫用不到、若上天肯寬餘我幾年歲月、終身學這個易、把那盈虛消長吉凶得失的道理、一一都參透、可保得此生沒有大過失了、

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。雅、是常、

〔解〕

孔子平日最愛周易、因為道理深微、怕學者未必懂得、不肯輕易就說、所常說的是詩書禮三件、學詩可以涵養性情、學書可以通達政事、學禮可以嫻習儀節、一切動作、都有規矩可以執守、這都是切實工夫、孔子常說與學生聽的、若要為學、這三件少不得的、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子曰。女奚不曰。其為人也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不

知老之將至云爾。葉舒涉反、○葉、是楚國葉縣、葉公、是葉縣尹、名沈諸梁、僭稱公、

〔解〕

葉公仰慕孔子、向子路問孔子為人如何、子路想孔子道德高深、那葉公見識淺近、如何對他說得、因此沒有答應、孔子知道此事、告子路道、汝何不說那孔某為人、只是好學、學不得力時候、發起憤來、竟至於忘食、學到得力時候、心裏快樂、便可以忘憂、只一心專注在學上、憤了又樂、樂了又憤、日復一日、竟不曉得老年將到、這就是我的為人了、

子曰。我非生而知之者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好去聲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都稱我是生知、其實我並非生來便知得許多道理、如今所有這道理、是我平日好讀古人書籍、又肯勤快用工去講求來的、人若肯像我這樣去講求、個個都能知道、又何必羨慕那生知的人呢、

子不語怪力亂神。

〔解〕

孔子平日教人、事事都說、有不肯說的四樣、一樣是妖怪奇異的事、一樣是好勇鬪力的事、一樣是犯法作亂的事、一樣是鬼神杳冥的事、那妖怪勇力作亂三樣、都是新聞罕見的事、人人都愛聽、聽多了、便生許多邪念、最害人心風俗、孔子如何肯說、那鬼神未嘗不是正理、但是無形無影的事、見識淺的人、往往易生迷惑、所以孔子也就不說了、

子曰。三人行。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爲學必須從師、師是最要緊的、但若肯留心學問的人、不必定須受業、隨處都可以得師、就譬如三人同行、也必有我師在內、除我不算外、那兩人或是善、或是不善、我揀擇那善的從他、照他樣行、那不善的、我就改他、不照他樣行、善不善、皆與我有益、豈不都是我師麼、

子曰。天生德於予。桓魋其如予何。

桓魋、是宋國司馬、又叫向魋、

〔解〕

宋國有個司馬桓魋、性情凶惡、慣與正人爲仇、聽聞孔子將到宋國、他遣人伏在要路、要害孔子、孔子行至中途、得此信息、從行弟子、都替孔子擔憂、孔子因說道、凡人死生、都由天命、天既生這樣德行與我、必不肯使我就死、凡事有天作主、桓魋雖然凶惡、其奈我何、孔子得信後、遂改裝易服、過了宋國境界、桓魋竟

不能
害、

子曰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。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。是丘也。
隱、是

行、是行事、
與、是引導、

〔解〕

孔子學生見孔子道德高深、大家總學不到、心疑孔子有隱藏不說的祕訣、孔子因說道、你們諸位都道我有隱藏不說的麼、其實我何曾有隱藏不說與你們呢、我平日教人、最肯盡心、不但言語中沒有隱藏、就是行事、我沒有一事不是引導、你們諸位的、這是某爲人如此、只要大家肯留心學習、自然都會知道了、

子以四教。文。行。忠。信。
行去聲、

〔解〕

孔子教人、大綱有四件、一件是文、要人多讀詩書、博聞廣見、一件是行、要人謹守禮義、循規蹈矩、一件是忠、要人專心向善、保全天理、一件是信、要人心口如一、力去詐僞、孔子把這四件教人、這四件內、忠信又是文行的根本、尤爲緊要、後人遵孔子的教、總要守定這四件、自然學得不錯了、

子曰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。斯可矣。子曰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

見有恆者。斯可矣。亡而爲有。虛而爲盈。約而爲泰。難乎有恆矣。
恆胡登反、亡讀爲無

、是不足、泰
、是有餘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從古許多聖人、雖是天生、也未嘗不可學、但要學到聖人、實是難事、我不得見這樣人了、只要得見那有才德的君子、也就好了、又想如今好學人少、不但

學不到君子才德、連那肯學好的善人、也不得見了、只要得見個有常性不變心的人、也就好了、那常久不變心的人、他本性還在、從此再發憤用功、就漸漸可以學到聖人、無奈世上人、都愛虛浮、本來無的、要裝做有、本來空虛、裝做滿盈、本來不足、裝做有餘、一味懷欺挾詐、把本性全行迷失、望他常久不變心、也就難了、如何能毅學作善人呢、

子釣而不綱。弋不射宿。射食亦反、○綱、用大繩連網、攔水取魚、弋

〔解〕

孔子釣魚、只用竿釣、不用大網攔水取魚、射鳥、只射飛鳥、不射投林睡眠的鳥、那釣魚射鳥、是生人日用常事、只用竿釣、魚或生或死、尚在未定、若用大網攔水、那魚就無所逃了、只射飛鳥、鳥或生或死、尚在未定、若射投林宿鳥、那鳥就無所逃了、這都有害於仁心、孔子如何肯做呢、

子曰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我無是也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知之次

也。識音志、○作、是作事、識、是記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人不肯好學、往往事理不知、任意妄作、我從來沒有這樣、既是不知、便須求知、求知的方法、只是多聞多見、聞得多了、又要揀那好的、從他做去、見得多了、又要常記在心裏、做個考證、能如此用心求知、自然漸漸明白、雖一時未必全行通曉、也可以算得次等的了、

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子曰。人潔己以進。與其潔也。不保其往也。與其進也。

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

見賢遍反、○互鄉、是鄉名、惑、是疑惑、人潔己以下十四字、原本疑有錯簡、應移在與其進也上、與、是許、往、是前日、退、是

退後、甚、是太過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互鄉、鄉人風俗不好、無情無理、最難和他說話、忽有一個童子來見孔子、門人疑孔子不當見他、孔子說、人無論如何、但肯自己身心洗刷潔淨、進來見我、我就許他能潔淨己身、原不能保他前日作事好歹、且只許他進見時一點好心、並不是許他退後再為不善、這一見原無妨礙、又何必拒絕他太過呢、

子曰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人不肯求仁、覺得仁離我甚遠、是做不到的事、其實仁是人心本有的天理、並不在外面、如何說得遠呢、如果我要求仁、當下要求仁一念、便是天理發見、那仁已立刻來了、從這一念天理、做到念念都是天理、便是仁的全體、可見仁何曾遠、只是人不肯去求、自己把仁失了、

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。孔子曰。知禮。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。曰。吾聞君子不黨。

君子亦黨乎。君取於吳為同姓。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巫馬期以告。子

曰。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取七住反、○陳、是國名、司敗、是官名、昭公、是魯君、名稠、巫馬期是孔子學生、名施、黨、是偏護、幸、

是有造化、

〔解〕

陳司敗問孔子道、魯國有個昭公、外人都說他知禮、可是知禮麼、孔子答道知禮、孔子退後、司敗向巫馬期作揖、請他進前、因說道、我聽見說君子不偏護人、難道君子也偏護人麼、昭公娶吳女為夫人、是個同姓、因要避諱同姓、改稱吳孟子、同姓不婚、是個大禮、昭公連這個都犯了、還說他是知禮、更有誰人不是知禮的呢、

巫馬期將司敗所說告知孔子、孔子說道、某有造化、若有過失、人必知道、來教訓我、使我知改、豈不是有造化麼、其實昭公是魯君、孔子如何肯向外人說君的短處、他問知禮、便答他知禮、原沒有錯、司敗說出娶同姓一事、孔子不能說娶同姓是知禮、又不便說自己是爲君避諱、所以只好自認過失了、

子與人歌而善。必使反之。而後和之。和去聲。○反

〔解〕

孔子與人歌詩、若那人歌詩甚好、定要使他復歌、細心再聽一番、全知得他音節妙處、然後和他的歌、使他歡樂、卽此一事、可見孔子待人至誠、見善必取、又兼作事從容、用心細密、就是尋常小事、那聖人的身分、已全備了、

子曰。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讀書人文章品行、都是要講究的、但文是空言、還容易、行是實事、比文更難、若只論文章、我莫也可以同人相等、如要身上所行、都與君子一般、我雖學了許多年、却還未曾得此地步呢、

子曰。若聖與仁。則吾豈敢。抑爲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要知能全備、到了神化地步、纔算得聖人、其次也要天理純熟、沒有一毫私欲、纔算得仁人、若說我就是聖人仁人、我如何敢當、但我平日最仰慕聖人仁人、也曾用力去做、今日做、明日也做、日日如此、沒有厭煩、不但自己做、並且教人做、這個教、那個也教、人人如此、沒有懶倦、如要稱我的爲人、只可以說得這

樣罷了、公西華在旁、聽孔子這番話因說道、夫子如此自謙、其實夫子所說不厭不倦、正是弟子們不能學得到的、如何謙得了呢、

子疾病。子路請禱。子曰。有諸。子路對曰。有之。誅曰。禱爾于上下神祇。子曰。丘之禱久矣。誅力軌反。○疾病、是病重、誅、是祭文、上下、是天地、神、是天神、祇、是地祇、

〔解〕

孔子病得甚重、子路見孔子、請代禱告神明、孔子說、有這個理麼、子路答道、有這個理、會看見祭文上說禱你的病、自上至下神祇都到、可見是有的、孔子說道、凡人禱告、是懺悔過失、求神明保佑、我一生兢兢業業、不敢有一點過失、想神明也必知道、是我平時久已禱告過了、何必今日又去禱告呢、

子曰。奢則不孫。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。寧固。孫去聲。○孫、是順、固、是陋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先王定個禮制、一切服飾器用、都有等級、多不得、也少不得、若有人要奢華些、就覺得過分不恭順、或有人要儉省些、又覺得簡陋沒文采、將兩個比較起來像那過分不恭順的、勢必至犯上凌下、流弊無窮、寧可做簡陋沒文采的人、尚能守住自己本色、可見奢不如儉多了、

子曰。君子坦蕩蕩。小人長戚戚。坦、是平、蕩蕩、是寬舒、戚戚、是憂愁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世上人肯做君子的極少、只因爲君子要守理義、覺得甚苦、小人但求嗜欲、覺得甚樂、其實不然、那君子做事、全憑天理、一毫不與人爭、心裏空空洞洞、平靜寬舒、何等自在、他幾時覺得苦呢、那小人滿懷私欲、用盡多少機關、得了這件、又想去爭那件、終日牽腸掛肚、長久都是憂愁、這又還有甚麼樂趣呢、無奈世人迷惑、都說君子苦、小人樂、所以枉自做個小人了、

子温而厲。威而不猛。恭而安。

厲、是、嚴肅、

〔解〕

凡人氣質、各有所偏、惟孔子德性中和、毫無偏倚、氣度甚温和、又帶些嚴肅、容貌頗有威、又不覺猛烈、禮節極恭敬、又自然安詳、剛柔交濟、陰陽俱備、若不是聖人與天地合德、豈能如此、

泰伯第八

子曰。泰伯。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。民無得而稱焉。

〔解〕

周太王有三子、長泰伯、次仲雍、三季歷、歷子名昌、生來便有聖德、太王甚愛此孫、想要傳位季歷、由季歷傳位與昌、泰伯知道太王的意思、遂同仲雍託言採藥、一去不回、後來季歷接位、傳國到昌、竟有了天下三分之二、後人稱為文王、文王傳位武王、遂滅商得了天下、孔子因論此事、說道、泰伯真可以算得極高的德行、周朝天下雖由文王興起、還是泰伯讓下的、若泰伯接位、這天下就是泰伯所有、泰伯仰體太王意思、不但自己肯讓、並勸仲雍同讓、他心裏再三思想要把天下讓與文王、外面做得來却一毫不露形迹、後人不知他是讓、要稱贊他不得、他德行如此深微、真是高到極處了、

子曰。恭而無禮則勞。慎而無禮則蕙。勇而無禮則亂。直而無禮則絞。

蕙絲里反、○蕙古卯反、○絞

、是畏怯、
、是急切、
、是急切、
、是急切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爲人須要學禮、凡事纔能得中、若不學禮、就是好處、也有流弊、如謙恭本是好處、若沒有禮、那謙恭太過、必至卑躬折節、反覺勞苦了、謹慎本是好處、

若沒有禮、那謹慎太過、必至瞻前顧後、反成畏怯了、勇往是好處、若沒有禮、那勇往太過、不該做的也要做、必然生出禍亂了、爽直也是好處、若沒有禮、那爽直太過、不該說的也要說、必然有傷急切了、這四樣流弊、都從無禮中來、可見禮是不可不學的了、

君子篤於親。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。則民不偷。

〔解〕

凡在上位的人、都稱君子、是百姓的榜樣、若君子平日厚待至親、百姓看見、都知道孝弟是好、也就興起仁愛的心了、從前舊相好的故人、日後還不遺忘、百姓看見、都知道和睦是好、也就不做澆薄的事了、大約要講教化、先從在上位的本身做起、若百姓化不轉來、便是在上的德行不足了、

曾子有疾。召門弟子曰。啓予足。啓予手。詩云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

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。

夫音扶、○啓、是開、戰戰、是恐懼、兢兢、是謹慎、淵、是潭、履、是踏、小子、是門人稱呼、

〔解〕

曾子年老得病、將次垂危、遣人召門下弟子都來到牀前、吩咐說道、揭開被、看我的手可有損傷麼、再揭開被、看我的足可有損傷麼、人生在世、這身上毛髮骨肉、都是父母賜我的、須要極力保全、不可一毫傷損、我平日保全這身體、很不容易、就同詩經上所說戰戰的恐懼、兢兢的謹慎、譬如站在深潭邊、生怕墜落、又如踰在薄冰上、生怕沈陷、遂種提心弔膽、不敢一刻疎忽、做了幾十年、直到於今、壽數將終、從此以後、我纔敢放心、曉得可免損傷了、小子們聽着、莫要忘了、曾子一生如此用功、所以做成大賢大孝、人人都是父母所生、若肯像曾子這樣用心、也都能做成賢人孝子了、

曾子有疾。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。鳥之將死。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。其言也善。君子

所貴乎道者三。動容貌。斯遠暴慢矣。正顏色。斯近信矣。出辭氣。斯遠鄙倍矣。籩豆

之事。則有司存。

遠近並去聲、○孟敬子、是魯大夫、名捷、貴、是重、遠、是離開、暴、是暴躁、慢、是傲慢、近、是依傍、信、是誠實、辭、是言語、氣、是聲

氣、鄙、是麤俗、倍、是背謬、籩、是竹器、豆、是木器、有司、是管事的人、存、是在、

〔解〕

曾子有病甚重、孟敬子來問病、曾子因說道、鳥性無知、到將死時、沒有別念、只是怕死、所以鳴聲甚哀、人性本善、到將死時、沒有別念、只存本性、所以言語也善、承大夫來問我病、我有幾句善言、說與大夫聽着、凡在上位的君子、所貴重的道理有三件、一件是身上動作的容貌、要依傍莊重一邊、切須遠離開暴躁傲慢的毛病、二件是面上端正的顏色、要依傍誠實一邊、切不可有虛假裝飾的毛病、三件是口裏說出的言語聲氣、要依傍謹慎一邊、切須遠離開麤俗背謬的毛病、這三件、是在上位君子脩身的要法、為政的根本、治國以禮為先、學禮就要先學這三件、那禮文上用籩用豆、許多器用數目、自有管事的人在那裏照料、不是在上位君子所貴重的、

曾子曰。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。實若虛。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。嘗從事

於斯矣。吾友、是指顏淵說、從事、是為學、

〔解〕

曾子說、如今人都是自私、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好、又怕被人歎負、自己有些須本事、便自高自大、看人不起、一分學問、裝做十分、若被人觸犯、登時發怒、定要爭較、這是世人的常情、若有個人、自己能的、不自以為能、還要去問不能的人、自己本事多、不自以為多、還要去問本事少的人、有了學問、像沒有學問一般、學

問充實、像學問空虛一般、就有人觸犯、也能含容、不與他計較、這若不是深知大道無窮、把人已關頭打破、豈能做得到、從前我有好友顏淵、他曾用功爲學如此、可惜如今沒有這樣朋友了、

曾子曰。可以託六尺之孤。可以寄百里之命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。君子人也。
六尺、是身材幼小、孤、是孤兒、命、是政令、

〔解〕曾子說、君子平日與衆人無異、一到時事艱難、那才情氣節、便迥然不同、設或國家不幸、先君已薨、只有六尺孤兒、屬託與他、他可以輔導幼主、使能成立、又將百里政令寄付與他、他可以保全百姓、使皆安樂、若當關係大節的事、他義重如山、無論死生禍福、都不能搖奪、人能如此、可算得君子麼、真可以算得君子了、

曾子曰。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
弘、是寬大、毅、是堅強、任、是擔當、道、是行路、

〔解〕曾子說、讀書人心胸不可不寬大、志氣不可不堅強、不寬大、不能擔得重任、不堅強、不能行得遠路、如何是重任、人心中有個天理、要全盡了天理、纔叫做仁、這一個仁體、與天地一般廣大、我定要將自己一身擔當這仁字、這個任不也很重麼、如何是遠路、仁道極大、不是一時一日行得盡的、須要徹始徹終、一輩子行到底、活着、便行一日、一刻也不容歇息、除是死了、方纔罷休、這個路不也很遠麼、

子曰。興於詩。立於禮。成於樂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讀書人爲學、詩禮樂三件、缺一件不得、但這三件得力處、却有先後遲早不同、第一先要學詩、古人作詩、觸景生情、都是眼前道理、而且音韻悠揚、耐人吟詠、最能感動好善惡惡的心事、所以初學的人、要興起他向善的志氣、必須從詩上得力了、其次就要學禮、古人作禮、事事都立個規矩、人若守定規矩、一切作事、自然都有界限、不致走作、所以學到中途、能教站得住脚、不被那些外物搖奪、必要從禮上得力了、再其次又要學樂、古人作樂、取法天地陰陽、造成律呂、那律呂音節、都應合着陰陽和氣、最能宣散人心的抑鬱、消融人欲的渣滓、所以學問到成就時候、覺得天機流暢、和順從容、必是從樂上得力了、古人留下這三件教後人、後人能將這三件專心學習、始終不倦、自然受益無窮、何愁不做成君子哩、

子曰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心上天理、是個個都有的、但稟氣却清濁不同、所以有懂得易的、也有懂得難的、至尋常百姓、他生來本是愚蒙、就要教化他、也只可將人人當做的事、立個教法、使他由這一路做去、他還勉強得來的、若要使他懂得其中所以然的道理、這是斷不能的了、

子曰。好勇疾貧。亂也。人而不仁。疾之已甚。亂也。

好去聲、○疾、是恨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有作亂的人、也有致亂的人、如何是作亂的人、好鬪勇力、弄拳舞棒、自稱豪傑、無奈處境貧窮、心懷怨恨、常要想幹大事、希圖富貴、這種人必至作亂了、如何是致亂的人、那不仁的人、原是可惡、但今世不仁的人頗多、一時斷除不盡、就要懲戒他、也須留些餘地、使他可以容身、漸漸改變過來、若恨他太過、定要驅除淨絕、一個不留、逼得他們無地自容、人急生變、必然致亂了、這兩種人善惡不同、都能生亂、須要時常切戒、莫蹈這樣習氣、方免得貽害天下呢、

子曰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使驕且吝。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最怕有才無德、無德的人、最易犯兩種毛病、一種是心氣高傲、略有些技能、便要誇張起來、惟恐人不知道、這叫做驕、一種是器量褊小、略有些見解、便要祕藏起來、惟恐人也懂得、這叫做吝、他自以為美才可恃、殊不知德是本、才是末、譬如有周公的美才、好到極處、但使犯了這驕吝毛病、根本上德行已虧、其餘的才藝、也都不中看了、何況沒有周公的美才、如何靠得住呢、

子曰。三年學。不至於穀。不易得也。

易去聲、○至字當作志字、穀、是祿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世人、都愛富貴、就是勉強學問、也都是為富貴起見、往往用功二三年、便想要得官受祿、不能久耐貧寒、若有能學到三年許久、他的志向、仍然只在道德、並想不到爵祿、這纔是真能好學的人、在今日尤為難得了、

子曰。篤信好學。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邦有道。

貧且賤焉。恥也。邦無道。富且貴焉。恥也。

好去聲、見賢遍反、○篤、是真切、見、是出仕、隱、是隱居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道理本容易知、只怕人信不及、如果真切肯信、這道便見得幾分、再加專心好學、越發知得透徹了、道理也容易行、只怕人守不定、如果拚死去守、這道便有幾分、再能斟酌盡善、越發行得妥協了、這道理不徒自脩、還要濟世、但須看時勢如何、如那國勢已危、挽救無及、只可不入他的境土、就是國勢未危、他朝政已亂、斷不肯任用賢才、也不必久居此地、只得去了、究竟天下若是有道、自然應當出仕、不可偷閒、天下若皆無道、就是終身隱居、也不為忘世、他心裏自想遇着國

家有道、若無才德可用、縱能安處貧賤、也是可恥、若遇着國家無道、不能保守節操、還要貪圖富貴、豈不更可恥麼、像這樣有才有品、真不愧為學道的人了、

子曰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國家立制、官位有高下、職分有大小、既居此位、便有當為的職分、要把國政當做家事、盡心謀幹、方為稱職、若不居此位、那政事便不與己相干、強要參預、反為越分、除了君大夫虛心下問、理應直言相告、此外都不必代謀了、

子曰。師摯之始。關雎之亂。洋洋乎。盈耳哉。

摯音志、亂、是樂歌末章、洋洋、是美盛的意思、

是滿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從前從衛國回到魯國、恰遇着師摯初做樂師、我與他商酌整頓樂律、把關雎詩篇、做了樂歌末章、整頓好了、奏起樂來、音律和美、洋洋滿耳、如今師摯去官、回想起來、還髣髴記得當初光景哩、

子曰。狂而不直。侗而不愿。慳慳而不信。吾不知之矣。

侗、是無知、愿、是柔順、慳慳、是無能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生質不美、由於稟賦太偏、但有短處、也必有長處、譬如疎狂的人、他心地坦率、往往爽直、無知的人、他諸事由人、往往柔順、無能的人、他一味自守、往往信實、這都是天資極差的人、也還有一長可取、若疎狂又不爽直、無知又不柔順、無能又不信實、這種人、天資本已不佳、又愛使乖弄巧、我不知他存的甚麼心、定要做個最下的人品呢、

子曰。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生學問、是無窮無盡的事、一時鬆懈不得、所以好學的人、早起晚眠、寸陰是寶、忙忙碌碌、一刻不肯停息、就像趕路的怕趕不及一般、如此着緊用工、還恐怕精神照顧不到、偶爾疎忽、致有遺失的事、倘若安心大意、那疎失必更多、學問如何得有成就呢、

子曰。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天下也。而不與焉。

巍巍、是高大形狀、不與、是不相關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來受禪的帝王、只有舜禹二人、他的德行、真是巍巍高大了、舜本是耕田的農夫、禹本是罪人的兒子、能穀舉用登朝、已是過分了、又誰知後來竟把天下讓與他、這真是意外的事、在他人有此遭遇、必然驚喜過望、十分得意、那些驕侈的心事、不知不覺從此生根了、舜禹二人、他有了天下、竟像沒有天下一樣、安常處順、居仁由義、覺得天下與我、若不相關、絕不肯以尊位爲樂、這種器量、真是古今少有、可以算得大聖人了、

子曰。大哉。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。唯天爲大。唯堯則之。蕩蕩乎。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。

其有成功也。煥乎。其有文章。

則、是準、蕩蕩、是廣遠、名、是稱、煥、是光明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來帝王德量最大的、莫過堯的爲君了、世上高大的物事、只有天最大、惟獨堯的德量、能與天相準、他德量廣遠的很、百姓想要稱贊他、直無從說起、就像天體一般、不能說得盡、只見他從德量中作成功業、極其高大、使天下的人民耕田鑿井、無一人不得其所、從德量中發爲文章、極其光明、使中古的世界禮樂制度、煥然一新、後來爲君的、雖有許多聖人、總不能比堯更好了、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難。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。有婦人焉。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治去聲、○亂、是治、際、是接、

〔解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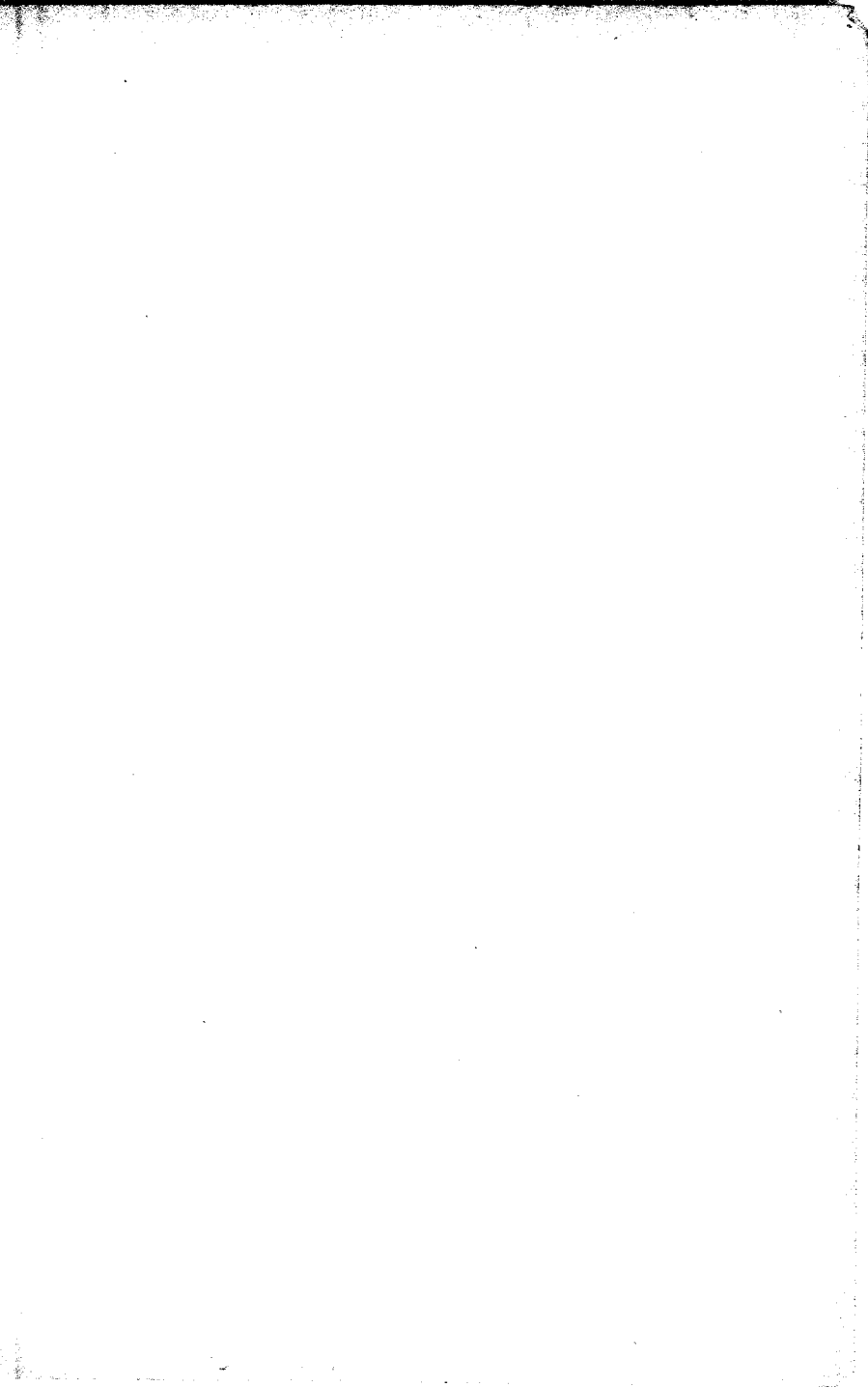
古來帝王治天下、全靠人才、虞舜時、有大臣五人、禹稷契皋陶伯益、都是聖人、所以天下大治、後來武王興周、自言有治天下的大臣十人、那十人是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太公望、畢公、榮公、太顛、閎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、還有一人、是王后姜氏、孔子與門人論到此事、因說道、古人常說才難、這話真是不錯、從古人才、無過虞舜五臣、是因唐堯禪位與他、兩朝相接、纔能有此、自唐虞以後、要算武王、此時人才最盛、但所說十臣內、有一位是婦人、其實只有九人而已、豈不是人才難得麼、這人才雖是武王所有、也是文王培植、那文王在位時候、三分天下、有了二分、文王不肯伐紂、終身執守臣節、服事殷朝、這種德行、真是到了極處、所以三代天下、惟周朝傳世最長、不但人才衆多、也還由積德深厚了、

子曰：禹。吾無閒然矣。菲飲食。而致孝乎鬼神。惡衣服。而致美乎黻冕。卑宮室。而盡力乎溝洫。禹。吾無閒然矣。閒去聲、菲音匪、黻音弗、洫呼憾反、○閒、是漏縫、菲、是薄、黻、是蔽膝、冕、是冠、溝洫、是田間水道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來聖人、堯舜以後、便數大禹、我觀大禹爲人、要尋他的漏縫、直是沒有、飲食甚菲薄、到祭祀鬼神時、却定要豐盛、盡他的孝心、衣服甚麤惡、到祭祀時所用的黻冕、却定要華美、見他的誠敬、宮室甚卑陋、到民間田邊溝洫、却要盡力開通、不惜工費、以備水旱、可省的必省、該用的就用、或儉或豐、都合當然的

道理、像禹這樣爲人、
我真沒得漏縫可說了、



論語話解卷之五

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罕、是少、

〔解〕

孔子平日教人、諄諄訓誨、却有少說的三件、一件是財利的事、人生固不能無財用、但是身外的物事、不欲常放在心裏計較、若時常籌算財利、那義理的心、便漸漸淡了、所以孔子不肯多說、至於天命、是人人同受的、但微杳難見、若非十分高明的人、不能懂得、仁是人心上天理、但全體甚大、淺學的人、一時做不到、所以孔子也就少說了、

達巷黨人曰。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子聞之。謂門弟子曰。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吾執御矣。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鄉村、地名達巷、鄉村內有個人、姓名不傳、只叫做達巷黨人、他仰慕孔子、說道、大得很孔子的學問、只可惜學問太博、沒有專長可以成名、俗人不知、未免埋沒了、孔子聽聞這話、對門下弟子說道、他說我不專執一藝、以致不能成名、這也說得有理、但我如今要專執那一藝好呢、那射箭御車、雖是小技、也都可以成名、我到底是執御呢、或是執射呢、究竟御比射容易學些、我還是執御罷了、

子曰。麻冕。禮也。今也純。儉。吾從衆。拜下。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泰也。雖違衆。吾從下。麻冕。緇布冠。純、是絲、儉、是簡省、泰、是驕慢、違、是不合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世俗都不循古禮、我一人定要從古禮、未免與大衆不合、但就要從俗、也須看那事體無害義理的、方可從得、譬如麻冕、用緇布爲冠、這是古禮、但那緇布須用麻二千四百縷織成、縷密工細、也很費事、不如今人用絲線編的容易成功、較爲簡省、我也從衆用他、至於臣拜君、應在堂下、君辭不受、然後上堂成拜、這是古禮、如今竟拜在堂上、未免驕慢不恭、君臣是人大倫、我斷不敢如此驕慢、雖與大衆不合、我定要從古禮在堂下拜的、

子絕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

〔解〕

人性皆善、本與聖人同、只因私心所蔽、遂至失了本性、那利欲的私心、賢人君子尚能擺脫、惟有意見的私心、最是難除、譬如遇著有事、不肯虛心觀理、商度是非、卻要自逞聰明、獨出高見、這就是私意、既有這意見、就必須遂這意見、把未來的事機、都要預先料定、這叫做必、及至事機已過、不盡如我所料、卻還要固執己見、不肯融化、這叫做固、推求病根、只見自己的是、不見別人的是、自己意見、總高於別人、別人意見、總不如自己、全是私己的心、這叫做我、此四樣毛病、最深最細、就是賢人君子、往往也不能免、惟有孔子心同天地、至公無私、這四樣毛病、不待禁止、絕無半點沾染、所以做成大聖人了、

子畏於匡。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天之將喪斯文也。後死者。不得與於斯文也。

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何。匡、是魯國地名、畏、是驚畏、喪、是消滅、與、是有分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陽虎、貌似孔子、陽虎爲季氏家臣、肆行暴虐、匡人多受其害、心懷怨恨、後來陽虎得罪出奔、孔子適行至匡地、匡人誤認做陽虎、大衆向前圍擊、孔子因與從行的弟子說道、我朝文王、傳古聖人大道、制作文章、垂教後世、自文王沒世後、這些文章、不都在我此處嗎、天如要消滅這文章、我這後死的人、不當又與這文章有分、若天未消滅這文章、必不肯令我死、匡人雖衆、其奈我何、孔子說畢、匡人知道不是陽虎、遂解圍而去、

太宰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子貢曰。固天縱之將聖。又多能也。子

聞之曰。太宰知我乎。吾少也賤。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牢曰。子云吾不

試。故藝。與平聲、○太宰、是官名、縱、是放、鄙、是

〔解〕

有個太宰問子貢道、夫子是聖人麼、何以如此多才能呢、子貢道、凡人做不到聖人、雖是學力尙欠、也由聰明有限、惟有我夫子學力既有十分、聰明更無限量、本是天特爲縱放他、由他一直上去、將做到聖人地步、又兼多有才能、豈是尋常人所能及的、孔子聽見這話、不肯自居聖人、因說道、太宰也知道我麼、我自少年時、本是貧賤、一切雜務、都要躬親、所以多能、其實所能的、都是些麤事、算不得甚麼、況且人品高下、只在德行、不在才能、請看古今許多君子、都是多能的麼、他並不必多能、又何嘗不做成君子呢、門人聽孔子這話、都覺得孔子過謙、琴牢因說道、夫子日前曾說、我不爲世用、閒居無事、所以學成這些才藝、可見夫子向來是如此謙讓的了、

子曰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。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鄙人、是麤人、

、叩、是發動、是盡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見我諄諄教人、都說我頗有知識、我真個有知識麼、其實我也沒有知識、只是待人勤懇、遇事肯說、就如有個癡人來問我決事、他心裏空空、毫無主意、我也定要發動他的心思、替他徹始徹終打算一番、左思右想、兩頭都到、然後盡言相告、使他了然明白、這是我誠心待人處、何曾真有許多知識呢、

子曰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吾已矣夫。

扶、夫音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帝舜時有鳳鳥來儀、文王時鳳鳴岐山、伏羲時河中有龍馬負圖、這都因聖人在位、所以天降許多祥瑞、如今沒得聖人在位、鳳鳥也就不來、河中也不出圖、見災異、不見祥瑞、看這光景、天意尙未欲開治、我平日想要行道心事、也只得歇了

子見齊衰者。冕衣裳者。與瞽者。見之。雖少必作。過之必趨。

齊音咨、衰七雷反、少去聲、○作、是起立、趨、

是快走、

〔解〕

孔子看見身穿齊衰孝服的人、或是戴冕旒穿衣裳做官的人、或是瞽目的人、這三樣人、若從面前走過、雖然年少、必要站立起來、若是孔子從這三樣面前走過、也必要快走幾步、甚麼緣故呢、因為人家有喪事、是最可哀的、做官的人、受朝廷爵命、應當敬重、瞽目的人、不見天地日月、尤其可憐、心裏動了憐憫恭敬的念頭、外面容貌也就改變、這是聖人舉動自然中禮處、後人都當效法的、

顏淵喟然歎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

我以文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。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位若

鑽、鑽祖官反、○喟然、是歎聲、瞻、是看、循循、是慢慢、誘、是引導、博、是開廣、約、是約束、罷、是歇息、卓爾、是直立樣子、末、是無、由、是從、

〔解〕

顏淵一日喟然長歎、說道我從夫子學道多年、起初想要仰望這道、那曉得越仰越高、望不見頂、又想要鑽入這道、那曉得越鑽越堅、入不進去、偶然看去、似乎只在前頭、及至尋時、忽然轉在後面、恍恍惚惚、捉摸不定、真令人無法可施、幸虧遇著我夫子慢慢的指教、最善引導人、見我知識未明、教我學文、開廣我的知識、見我心志未定、教我學禮、約束我的心志、我因此日日學文學禮、越學越有味、要歇息也不能歇息、直到把才力都用盡了、纔見得道體親切、就像有高山一座、直立面前、卓爾不動一般、心裏想著離道不遠、可以跟上夫子、無奈那上面地步步更難、雖然想要跟上、究竟無從用力、纔曉得夫子真不可及、只好盡力去學罷了、

子疾病。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間曰。久矣哉。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。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。且予縱不得大葬。予死

於道路乎。間如字、○臣、是家臣、間、是少差、

〔解〕

孔子一日得病甚重、其時業已去位、沒有家臣、子路因使門人代爲家臣、預備治喪、孔子病勢少差、纔知道此事、因說道、我病得許久、那曉得仲由竟行出這等詐僞的事、我既不爲大夫、本沒有家臣、却要假裝有家臣、這是欺哄誰呢、難道是要欺天麼、而且我若死在家臣手上、倒不如死在兩三個弟子手上好些、況且我縱不得用大夫禮葬、難道我死在道路上沒人掩埋不成、何必定要假裝家臣、行這詐僞的事呢、

子貢曰。有美玉於斯。韞匱而藏諸。求善賈而沽諸。子曰。沽之哉。沽之哉。我待買者也。韞。韞紆粉反、匱。徒木反、賈。音嫁、〇韞。是包裹、匱。是櫃、沽。是賣、

〔解〕子貢見孔子有道不仕、意欲勸孔子出山、因問道、譬如有一塊美玉在此、到底是包裹在櫃中收藏的是呢、還是去求那好價錢出賣的是呢、孔子答道、賣的是、賣的是、但我固然要賣、也要等人肯出價來買、人若不肯出價、我也只好再等、倘不能耐心等待、却要先去求人、這便大不是了、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。陋。如之何。子曰。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

〔解〕東方夷狄有九種、孔子因在中國不能行道、想要移居夷國、或人說那夷國地方不知禮法、甚是麤陋、如何住得、孔子說、夷國地方因從前沒有君子居住、無人教化、所以麤陋、若有君子肯去居住、那夷國人民、受了君子教化、自然都會改變、何愁他地方麤陋呢、

子曰。吾自衛反魯。然後樂正。雅頌各得其所。

正。是整頓、雅、是大雅、小雅、頌、是周頌魯頌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古人作樂、都要歌詩、名為樂章、到後來年代久遠、樂章殘缺不全、詩歌亂了次序、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、將那詩歌次序、用心考訂一番、然後樂章纔整頓起來、或當用雅、或當用頌、都有一定的部分、各得其所、不相紊亂、我一時在外、不能行道、到晚年回鄉、却做了正樂一事、也不枉然了、

子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不爲酒困。何有於我哉。

〔解〕孔子說、出外做官、須要奉事公卿大臣極其恭敬、回家門、須要奉事父母兄長極其孝悌、或遇有喪葬的事、須要用心謹慎、就是家道貧薄、也不敢不勉盡心力、或

遇有宴樂的事、須要有個節制、就是酒肴豐盛、也不可過飲受困、這幾件、都是人生常事、却非深明禮教的人、不能做得妥當、我自己揣想、到底能有那一件呢、切莫看得太輕易了、

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

川、是河、逝、是行、舍、是息、

〔解〕

孔子與門人在河上游玩、見河水通流、可以悟道、因指示門人道、天地間氣化流行、就像這河水流行一般、前面纔往、後面又來、往來相接、無晝無夜、沒有一刻停息、這是天地道體無窮、自然如此、但這道體微隱、難以形容、惟有這河水通流、彷彿可見、人心與天地相似、也有這個道體、只因私欲夾雜、便有間斷、須要時時省察、洗盡私欲、莫使他毫髮間斷、那天時自然流行、也與天地的氣化一般不息了、

子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色是人人同好的、德也是人人同好的、好色是人欲、好德是天理、如今好色的人、一心專注在色上、纏綿展轉、夢寐不忘、若將此心移在德上用、何德不成、無如世上好德的少、就有知道好德的、也不過徒慕虛名、並非十分篤好、我從未見有好德的心、像那好色的心一般真切的、輕天理、重人欲、世風如此、豈不可歎、

子曰。譬如爲山。未成一簣。止。吾止也。譬如平地。雖覆一簣。進。吾往也。

簣、是土籠、覆、是倒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學問是無窮的、須要自強不息、不可始勤終怠、譬如積土成山、積得甚高、所差僅一籠的土、倘若從此止息、便前功盡棄、山終未成、這由自己懶惰止

息、不是別人能攔阻得的、或有初學的人、學問極淺、譬如平地上纔倒了一籠土、離山甚遠、只要肯加工前進、日積月累、終可成山、這由自己勇往前進、不是別人能幫助得的、可見學問是由己不由人、切莫因循自誤了、

子曰。語之而不惰者。其回也與。語、是告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平日教弟子、無不盡言相告、但弟子們聽我言語、雖然懂得、未必都能行得、就是勉強行得、也未免有懈怠時候、惟有顏回、我告他的言語、句句都能領悟、事事都能奉行、自始至終、沒有一毫怠惰、這由他天資極高、又最肯用功、纔能如此、我所教弟子雖多、要像這樣好學的、只有顏回一人了、

子謂顏淵曰。惜乎。吾見其進也。未見其止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一日思想顏淵、因說道、可惜了這人、別人用功、有發憤的時候、也有歇息的時候、惟有他用功、自始至終不間斷、像走路一般、越走越遠、還往前走、像登山一般、越登越高、還向上登、我從來只見他有進步時候、沒見他有止息時候、他若不是短命、怕不做到聖人地步、真是可惜了、

子曰。苗而不秀者。有矣夫。秀而不實者。有矣夫。苗、是發苗、秀、是開花、實、是結顆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學問是要循序漸進、不能一時便成、若非始終不怠、往往沒有成就、譬如種五穀一般、起初發苗、到後來不能開花的也有、及至開花、到後來不能結顆的也有、既不能結顆、以前發苗開花、都是枉然、可見學問、總要徹底做去、倘或始勤終怠、必至前功盡棄、豈不可惜呢、

子曰。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五十而無聞焉。斯亦不足畏也已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世人都輕視後生、說他年幼無知、其實後生的人、最是可怖的、他的年輕力壯、精神甚足、日子又長、若肯發憤用功、將來學問長進、安知不同我如今一樣呢、若不肯發憤用功、只管嬉遊懶惰、蹉跎過日、到了四五十年紀、還仍然沒有聞道、這是不能長進的人、也就不必怕他了、可見做後生的時節、是人生最難得的、切勿虛度光陰、把這一生耽誤了、

子曰。法語之言。能無從乎。改之爲貴。巽與之言。能無說乎。繹之爲貴。說而不繹。從

而不改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法是正經、語、是說、巽、是委婉、繹、是尋思、貴、是好、未如之何、是沒奈何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有過失、須要規勸、大凡勸人有兩樣方法、一樣是嚴辭正色、說些正經說責備他、他如何能不聽從呢、但只能使他聽從、也要他自己肯去改變纔好、一樣是和顏悅色、說些委婉話開導他、他如何能不喜悅呢、但只能使他喜悅、也要他自己會去尋思纔好、倘若喜悅了、却不會尋思、雖然中心見好、那規勸的深意、究竟不會懂得、聽從了、却不肯改變、雖然當面認錯、那過失的病根、究竟不會拔去、這種人、勸他總是無益、我也沒奈何了、

子曰。主忠信。毋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。重出

子曰。三軍可奪帥也。匹夫不可奪志也。匹夫、是微賤一個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惟有志不可奪、其餘外物、都是可奪的、譬如三軍擁護著元帥、那是何等威風、似乎不可奪了、其實元帥威風、是倚仗三軍的勇力、總是靠人、有時人心渙散、那元帥仍然被人奪去、惟有立志一事、是靠己、不靠人、就是微賤的匹夫、他若立定了志向、任憑別人多大勢力、終不能奪得動他、可見立志是爲人最要

緊的、那些風吹草動、便被人搖奪去、喪了平生氣節、總是無志的人了、

子曰。衣敝緼袍。與衣狐貉者立。而不恥者。其由也與。不佞不求。何用不臧。敝、是絮、佞、是忌刻、求、是貪、臧、是善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世人都是嫌貧重富、看那富貴人鮮衣肥馬、個個羨慕、遇那貧窮人衣衫藍縷、不但人鄙笑他、他自己也覺得慚愧、惟有賢士、與俗人不同、他立志高遠、專心求道、貧富二字、從不放在心上、覺一毫動他不得、就是穿一件壞舊絮袍、同那穿狐貉裘的富貴人站在一處、他也不覺得羞恥、這種人真不易得、只有仲由、他能如此、詩經上有兩句說得好、不佞不求、何用不臧、是說貧窮的人見別人富貴、強梁的必起忌刻心、柔弱的必起貪求心、人若能去盡忌刻貪求的心、諸事順理所為、豈有不善、這兩句、可以稱贊仲由了、

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。是道也。何足以臧。

〔解〕子路見孔子贊他、心中甚喜、將詩經這兩句、時常誦讀、要終身不忘的意思、孔子怕他自己滿足、不求進益、因又說道、學道的人、已知還要求知、已知還要求能、纔能盡道中分量、不是但靠那已知已能的、便可終身受用、即如這不佞不求四字、何嘗不算得好處、但天下事理無窮、還有許多見不到做不到的、若只守定這一椿道理、又如何能盡善呢、

子曰。歲寒。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彫、是落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小人柔靡、譬如花卉一般、君子剛正、譬如松柏一般、當國家太平時候、人都喜小人有才、覺得君子沒趣、就像春風和暖的光景、百花齊放、松柏反淡然無色、及至國家危亂時候、那些小人貪生怕死、辱身失節、一個也靠不住、惟有君子守正不阿、始終如一、纔曉得天地閒綱常名教、惟有君子擔當得起、與俗人大不相同、就像歲暮寒冬的光景、草木俱已凋落、惟松柏長青不改、纔曉得松柏枝葉、是最後彫落的、不與那些花卉相同了、

子曰。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學問先要明理、理有一分未明、心中便有一分蒙蔽、遇著難處的事、揣度不定、未免疑惑、算不得知者、若是知者、他事理見得分明、是非不迷、邪正不亂、沒有一毫蒙蔽、是斷然不惑的、明理還要去私、私有一毫未去、心中便有一分挂累、遇著拂意的事、消受不過、未免憂苦、算不得仁者、若是仁者、他私欲去得淨盡、富貴不貪、貧賤不厭、沒有一毫挂累、是斷然不憂的、明理去私、又要養氣、氣有一分未足、心中便有一分虛怯、遇著驚險的事、把持不住、未免畏懼、算不得勇者、若是勇者、他正氣養得充盛、道義爲重、生死爲輕、沒有一毫虛怯、是斷然不懼的、不惑方能不憂、不憂又能不懼、備了知仁勇三德、學問纔得大成了、

子曰。可與共學。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。未可與立。可與立。未可與權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學問由淺入深、有許多層級、當初學時候、只要有志向善、肯讀書學好、便可以與他同學了、但是方纔用功、尙未求得門徑、若就要與他往這道上行、也還不能、及至學得許久、得了門徑、可以往這道上行、也只是勉強行去、還沒有十分把握、若就要與他站定腳根、不爲外間事物搖奪、也怕不能、須再加上工夫、到了站定腳根、外間事物都不能搖奪、這學問也就很好了、但道理是個活的、有常有變、須要用權、這個權、譬如稱錘一般、隨他物件輕重、各有所用、若只守定常行

的道理、到要用權的時候、想與他商量輕重、隨時變通、他也未必能了、這權字最難、不是輕易說得的、除非學到聖人地步、纔可以用權了、

唐棣之華。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。室是遠而。子曰。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。唐棣、是花名、一名郁

李、偏、應作翻、反、與翻同、翩翩、是搖動、

〔解〕

占詩上有四句、上兩句道、唐棣之華、偏其反而、是說唐棣花開了、風吹著翩翩搖動、甚是可愛、下兩句道、豈不爾思、室是遠而、是因見花可愛、念及相愛的人、說我何曾不想你呢、無奈你的家室相離太遠、不能見面、徒然思想、也是無益、孔子讀此詩、見他說思想無益、怕人廢思不用、因說道人心最靈、在乎能思、世間萬事、非思不通、此詩既說爾思、又說室遠、可見他並未曾真心思想、如果真心思想、必然念念不忘、任憑多少遠、也攔阻他不得、就是身不能到、精神也能感通、何怕他遠呢、為學的人思量道理、須要用心真切、自然無遠不到、切莫畏難自阻了、

鄉黨第十

孔子於鄉黨。恂恂如也。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。便便言。唯謹爾。
恂相倫反、朝直遙反、下同

、便旁連反、○恂恂、是老實樣子、便便、是詳細、

〔解〕

孔子在鄉居家時候、常與宗族親戚往來、那族戚中、多有父兄長輩、孔子見著這些長輩、謙卑退讓、是個老實人樣子、凡事都聽長輩分付、從不自發議論、好像不會說話的一般、及至出仕時候、在宗廟遇有祭祀、須要講求禮節、在朝廷遇有政事、須要商量可否、孔子知無不言、必說得詳細分明、不肯含糊遷就、但存心恭敬、措

詞仍自謹慎、不是信口直說的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居鄉出仕言語不同如此、

朝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。君在。跼蹐如也。與與如也。侃苦旦反

侃、闔魚巾反、蹐子六反、跼蹐亦反、與平聲、或如字、○侃、是剛直、誾誾、是和氣、蹐蹐、是不安、與與、是安詳、

〔解〕列國大夫、分爲二等、大國卿三人、爲上大夫、大夫五人、爲下大夫、孔子仕魯爲司寇、是下大夫、當黎明進朝時候、君尚未出、見著同班下大夫、孔子與他說

話、據理論事、侃侃直言、若見著上大夫、因他分位較尊、言詞須要委婉、孔子與他說話、誾誾和氣、却仍自守定正理、到了日出時候、君出在朝、孔子加倍恭敬、似乎跼蹐不安的光景、却又不矜持太過、仍然舉止安詳、這一段、是說孔子在朝事上接下不同如此、

君召使擯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。左右手。衣前後。襜如也。趨進。翼如也。賓

退。必復命曰。賓不顧矣。擯必刃反、躩驅若反、襜赤占反、○擯、是擯相、勃、是變色、躩、是盤旋、襜、是整齊、翼、是鳥翼、復命、是回話、賓、是客、

〔解〕古時鄰國相聘、主國有贊禮傳話的人、先出接客、名叫做擯、擯的人數、照命數減半、魯是侯爵七命、應用四人、有一日魯君召孔子爲擯、孔子聞命、顏色勃變、行

走盤旋、恭敬得很、及客將到、孔子同衆擯站立大門外接客、主君有話、上擯傳與承擯、承擯傳與末擯、客有話、末擯傳與承擯、承擯傳與上擯、孔子是承擯、立在中間、當傳話時、與上擯末擯相揖、手勢左右無定、衣服前後仍整齊不動、客既入門升堂、要授玉與主君、主君須拜謝受玉、那時孔子以承擯代上擯贊禮、從庭中走

至阼階前、須要快走幾步、當那快走時候、兩手端拱、兩臂張開、就像鳥的翅翼舒展一般、及至禮畢、君送客出門、客已退去、孔子必然到君前回話道、客去遠、不

回顧了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爲擯禮容周到如此、

入公門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容。立不中門。行不履闕。過位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。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。逞顏色。怡怡如也。沒階。趨進翼如也。復其位。蹶蹶如也。闕於逼反、齊音咨、○公門、是國君大門、鞠躬、是彎身、衣襟、屏氣、是收斂中氣、息、是鼻息、降、是下、等、是級、逞、是放、怡怡、是和悅、沒、是盡、趨、是快走、趨字下多一字、應刪、

〔解〕

古時諸侯宮室、前面有三重門、第一重、叫做庫門、第二重、叫做雉門、第三重、叫做路門、又有三朝、庫門外、叫做外朝、國有大事、君出外朝、詢問國人、平時不常設位、雉門內、叫做治朝、是每日視朝所在、有位無堂、路門內、叫做內朝、堂高七尺、有階七級、孔子上朝、先進庫門、再進雉門、那公門雖然高大、孔子必彎身走入、像是門矮不容直身一般、而且站立不敢當中、行走不敢躡著門檻、都是敬君的意思、雉門內、便是治朝、君視朝畢、退入內朝、羣臣如有事陳奏的、同入內朝見君、必從治朝君位旁邊走過、孔子過君位、顏色勃變、腳步盤旋、言語低小、似乎欲說不能說的一般、進了路門、在內朝堂下站立等待、君命宣召、兩手提起衣襟、從西邊台階升堂、那衣襟離地一尺、恐怕躡著跌倒失儀、孔子升堂、必要彎身致敬、收斂中氣、似乎沒有鼻息一般、及至奏事已畢、退出、下台階一級、放开顏色、仍然和悅、下盡七層台階、快走幾步、回到堂下本位、心中還有些蹶蹶不安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在朝敬君禮容如此、

執圭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勝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勃如戰色。足躩躩如有循。享禮有容色。私

觀。愉愉如也。

勝平聲、縮色六反、圭、是玉、尖頭長方形、上、是高、下、是低、授、是遞、踏踏、是促狹、循、是依傍、享、是獻、覲、是見、愉愉、是和悅、

〔解〕

諸侯遣大夫聘問鄰國、必用玉圭通信、孔子到鄰國行聘時、捧著魯君的玉圭、彎身致敬、好像捧著重物、力不能勝一般、那捧玉的手勢、高不過像作揖樣子、低不過像遞物樣子、上下得中、面上勃然有戰懼的顏色、腳步窄狹、足不離地、像有依傍的物件、在地面旋轉一般、這都由恭敬之極、所以有此模樣、到次日行享獻禮、將魯君送鄰國禮物、擺列庭中、那禮物雖多、究不及聘圭貴重、此時神氣發揚、便有容色可觀、又過一二日、自己另備些須禮物拜見鄰君、此是私事、與為君聘享那容色又更加和悅了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出聘鄰國禮容如此、

君子不以紺緌飾。

紺古暗反、緌側由反、

紅紫不以為褻服。當暑袷絺綌。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

裘。素衣麕裘。黃衣狐裘。褻裘長。短右袂。必有寢衣。長一身有半。

長去聲、

狐貉之厚以

居。去喪無所不佩。

去上聲、

非帷裳。必殺之。

殺去聲、

羔裘玄冠不以弔。吉月必朝服而朝。

內除必有寢衣一節、移在齊必有明衣布一節下、○君子、是指孔子說、紺、是天青色、緌、是燕青色、飾、是鑲邊、褻、是私居、袷、是單、絺、是細葛、綌、是麕葛、表、是外重、緇、是元青淺色、素、是白色、羔、是黑色小羊皮、麕、是鹿子、白色、袂、是袖、帷、是帳幔、裳、是下衣、殺、是斜縫、吉月、是每月初一日、

〔解〕

孔子平日衣服、不用天青燕青顏色鑲邊、因這二色、青中帶赤、不是正色、至於紅是赤白二色合成、紫是赤黑二色合成、也不是正色、而且近於婦女服色、就是平日私居常服、也不宜用、當夏令暑熱時候、單穿葛衣、嫌他露體不敬、孔子無論所穿細葛粗葛、總要裏面加一件、把葛衣在外重托出、便不露體、冬令穿皮裘、外面加

一件罩衣、把衣襟打開、叫做裼衣、衣要與裘同色、如朝服用羔裘、羔是黑色、須用緇衣、聘享用麕裘、麕是白色、須用素衣、蜡祭用狐裘、狐是黃色、須用黃衣、這都是配定的、至平常私居穿的皮裘、較禮服稍長些、取他溫煖、右邊袖子略短、便於作事、那狐貉皮毛深厚、用作私居衣服最好、古時君子玉不去身、取他顏色溫潤、可以比德、聲音鏗鏘、可以比樂、除了喪服不佩玉、其餘沒有不佩玉的、還有小刀火石等項雜物、也都佩帶、古時衣有兩截、在上爲衣、在下爲裳、若是朝祭禮服、裳用正幅、如帳幔一樣、腰間摺疊束帶、沒有斜縫、若是常服所用的裳、便上窄下闊、必有斜縫、既與禮服辨別、又可稍省衣料、古時喪服用素色、吉服用元黑色、那黑色羔裘、同元色冕冠、是朝祭所用、不可用他弔喪、每月初一日、羣臣禮當賀朔、孔子雖然退老在家、到了月朔、也必要朝服上朝、不忘敬君的禮節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衣服禮制如此、

齊。必有明衣。布。齊必變食。居必遷坐。

內添必有寢衣一節

〔解〕

孔子將要祭祀、必先齊戒、齊戒時、必要沐浴、浴完另換新服、叫做明衣、這明衣是用布做成、單爲齊戒時用、取其潔淨樸素、及至夜間睡臥、穿不得明衣、又必有一件寢衣、那寢衣比身體多長一半、取其遮蓋腳底、與被相同、凡齊戒必要改變飲食、斷絕葷酒、就是平日常住的所在、坐位必要挪移、不敢與平日相同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齊戒敬慎如此、

食不厭精。膾不厭細。食音嗣。食饘而餽。魚餕而肉敗。不食。色惡不食。臭惡不食。失飪

不食。不時不食。食體之食音嗣、饘於糞反、餕鳥邁反、餕而甚反、割不正不食。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。不

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。不及亂。食音嗣、量去聲、沽酒市脯。不食。不撤薑食。不多食。祭於公。

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。出三日。不食之矣。食不語。寢不言。雖蔬食菜羹瓜祭。必齋。

如也。食音嗣、○食、是飯、精、是細、膾、是肉片魚片、饘、是熟溼、餲、是味變、殺、是爛、敗、是腐、臭、是氣、飪、是烹調、亂、是大醉、脯、是乾肉、宿、是隔夜、

蔬、是蘆、羹、是湯、瓜字應作必字、

〔解〕

飲食所以養生、孔子也不肯苟且、飯米須要多春、不厭舂得極精、魚膾肉膾、須要多切、不厭切得極細、若是飯煮得太熱太溼、或是隔夜變味、魚或是爛了、肉或是腐了、這都不可食、大凡食物、顏色不好的不食、烹調不得法、半生半熟的不食、五穀果品、不到成熟時令的不食、割肉歪邪不成塊式、孔子嫌他不正、也不食、食肉須用醬醋相配、若沒得醬醋配和、也不食、凡食總以五穀為主、肉就很多、只可用些下飯、不使肉氣勝過飯氣、酒隨量飲、沒有限定多少、但不至飲得大醉、街上零沽的酒、零買的乾肉、究不及家中自作的潔淨、也不食、凡食物總要加薑、薑性辛香、能通清氣、去濁氣、撤去不得、食物須有限制、不食多過飽、傷了脾胃、孔子在魯君廟內助祭、得了胙肉、當日就分送人、不敢留過夜、若是自己家中祭肉、也不敢過三日、過三日怕肉味改變、人不能食、必至拋棄、未免褻瀆神明、口既食物、又要與人說話、必然有礙肺氣、孔子當食便食、從不和人問答、身已就寢、又想有事要說、必是心事不靜、孔子當寢便寢、從不再有言說、古人飲食、必取少許、另置盤中、祭始作飲食的人、這是不忘本的意思、孔子每食必祭、就是羹飯菜湯、也必要祭、祭時也必恭敬、像齊戒一樣、這是聖人的誠意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平日飲食禮法如此、

席不正不坐。

〔解〕

古時沒有椅凳、坐必用席鋪地、鋪席不正、孔子不坐、必要挪
正方坐、聖人存心至正、就是坐席小事、也不肯苟且如此、

鄉人飲酒。杖者出。斯出矣。鄉人儺。朝服而立於阼階。

儺乃多反、○杖者、是老人、儺
是驅逐疫鬼、阼階、是東階、

〔解〕

孔子居鄉時、與鄉人聚會飲酒、內中有執杖老人、是應當加敬的、飲酒既畢、老人
未出、孔子不敢先出、老人出去、孔子隨即跟出、也不敢停留、這是敬老的意思、
季冬十二月、鄉人驅逐疫鬼、名為大儺、用四人扮為神將、黃金塗面畫成四眼、手
持大刀攔牌、挨家逐鬼、這事近於戲耍、孔子也要穿著朝服、立在東邊阼階、一則
不敢怠慢神明、二則怕驚動家中祖先、這一
段、是記孔子居鄉、無一事不是誠敬如此、

問人於他邦。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。拜而受之。曰。丘未達。不敢嘗。

問、是問候、他
邦、是別國、饋

、是送、未達
、是不懂、

〔解〕

孔子有知好的人、住在別國、託人寄信去問候他、那寄信人動身時、孔子必要再拜
相送、就像親見知好的人一般、有一日、季康子遣人送藥於孔子、孔子拜謝、受了
藥物、告來人道、大夫賜藥、極感厚意、因某未曾懂得藥
性、所以不敢就嘗、這一段、是說孔子與人相交誠意如此、

廋焚。子退朝。曰。傷人乎。不問馬。

廋、是馬號、
焚、是燒、

〔解〕

孔子為大夫時、家中養馬數匹、一日上朝後、馬號忽然失火焚燒、孔子從朝上退回
家中、問家人道、今日馬號失火、可曾傷著人沒有、却不問馬如何、因聖人愛人心

切、猝遇火災、一心只怕傷人、無暇想到馬匹、所以不問、這是記聖人貴人賤畜心事如此、

君賜食。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。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。必畜之。侍食於君。君祭。先飯。

飯扶晚疾。君視之。東首。加朝服。拖紳。首去聲、拖我反、君命召。不俟駕行矣。食、是食物、腥、是生肉、

薦、是上供、生、是活物、畜、是養、侍、是陪、紳、是大帶、俟、是等、駕、是套車、

〔解〕

魯君賜孔子食物、孔子必要鋪正坐席、像對君一般、自己先嘗一遍、然後分人、因此食物怕是君吃剩的、所以不敢上供、若是賜的生肉、必要煮熟了、先上供祖考、然後自食、覺得君賜貴重、不比尋常殺饌、或是君賜活物、如鷄鴨豬羊等類、必要仰體君上仁心、留在家中養活、無故不敢宰殺、有時在朝上陪君飲食、君取各味祭始作飲食的人、孔子是人臣、不敢與君並祭、因先吃飯幾口、替君嘗食、有時臥病在家、君來看病、孔子臥時頭必向東、因病不能起、將朝服罩在身子上面、又拖著大帶、就當作穿朝服見君的樣子、有時孔子在家、遇著君命來召、生怕遲延、不等套車、當時就行、隨後車纔趕到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事君禮節如此、

入太廟。每事問。重出

朋友死。無所歸。曰於我殯。朋友之饋。雖車馬。非祭肉。不拜。殯、是收斂設位、

〔解〕

孔子待朋友、情意最重、有外鄉朋友病死、離家甚遠、沒有歸著、一切殯斂等事、無人做主、孔子說這朋友既無至親在此、只好我替他做主、就在我處殯斂罷、孔子交朋友、重義不重財、朋友饋送東西、惟有祭肉、孔子必要拜受、是敬他祖考的意、其餘就是車馬那樣貴重、但不是祭肉、也不須拜受了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交友

情義如此、

寢不尸。居不容。見齊衰者。雖狎。必變。見冕者。與瞽者。雖褻。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。式用、負、是背負、版、是戶口册籍、迅、是驟、烈、是猛、

〔解〕

孔子平日坐立必要正直、到夜間睡臥、倒不要挺身直臥、像那死人一般、出外應酬、必有禮貌、到在家閒居、不必用許多禮貌、反覺得客氣、若見齊衰孝服的人、雖是熟習、也必要變色、見那戴冕旒穿衣裳的人、或是瞽目人、雖是在家私見、也必要加以禮貌、在路上乘車、遇著穿孝服的人、必要手扶著車前橫木、軀身而過、這是哀他有喪的意思、或遇著背負戶口册籍的、也是如此、因册上所載、都是本國的生民數目、所以要致敬、如到人家做客、有豐盛的酒菜、必要變色起立、謝主人

的厚意、有時遇著天變時候、雷聲驟起、風勢狂猛、似乎天怒一般、孔子容貌必要改變、就是夜間睡後、也必要起來、衣冠正坐、這是敬天的意思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容貌隨時變

〔解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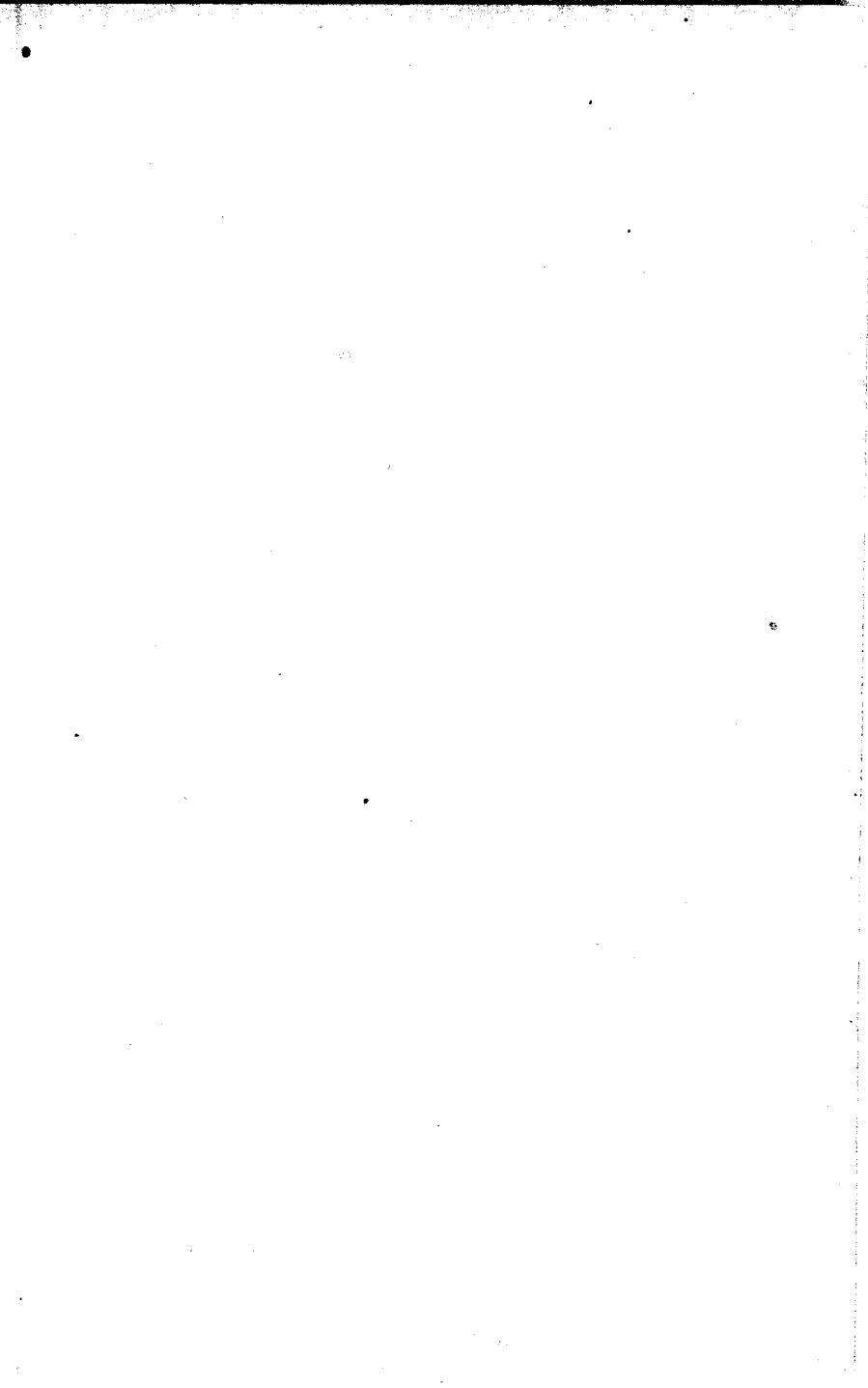
升車。必正立。執綏。車中不內顧。不疾言。不親指。升、是上、綏、是車繩、內顧、是回視、疾言、是大聲說話、孔子為人恭敬、無時不正、當上車時、也必要正身站立、拏著車上繩索、從容上去、車行出門、孔子在車中、仍然正立、不回頭往裏觀看、不驟然大聲說話、不親手指物與人看、因這三樣、都是失儀、且容易使路人疑惑、所以不肯、這一段、是記孔子上車容貌如此、

色斯舉矣。翔而後集。曰。山梁雌雉。時哉時哉。子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。舉、是上飛、集、是下住、翔、

是盤旋、梁、是橋、共、是向、嗅、是叫、作、是起、

〔解〕

孔子與子路游山、山上有座石橋、橋上有鳥、望見人的顏色、便往上飛、盤旋許久、方纔飛下止住、孔子看見這鳥是個雌雉、因說道、人之行止動靜、都要隨時斟酌、纔能合道、你看這山橋雌雉、時飛時止、頗得隨時的道理、子路聞孔子贊雌雉、向他細看、那鳥怕子路要拏他、叫了三聲、便飛起去了、這一段、文意不全、大意是記孔子隨時隨地留心學問如此、



論語話解卷之六

先進第十一

子曰。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。君子也。如用之。則吾從先進。
先進、是前輩、野人、是鄉

裏人、後進、是後輩、君子、是有學問的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前輩講究禮樂、文采中帶些樸實意思、如今人嫌他不華麗、說他是鄉裏野人、後輩也講禮樂、但在外面添出許多文采、全沒有樸實的底子、如今人愛他華麗、說他是有學問的君子、這是因後代風俗逐漸奢華、所以世俗議論如此、如果要

用禮樂、究竟是哪輩的得中、我還是從前輩的好、那世俗議論、如何信得他呢、

子曰。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德行。顏淵。閔子騫。冉伯牛。仲弓。言語。宰我。子貢。政事。冉有。季路。文學。子游。子夏。
從、是隨從、及、是在門下、

〔解〕

孔子從前前往楚國、走到陳蔡地方、被二國發兵圍住、絕糧七日、那時隨從弟子頗多、回到魯國、這些弟子俱已散去、孔子想起前事、因說道、從前隨從我在陳蔡地方同受患難的人、此時都不在我門下、人生聚散無定、真可感歎、門人因孔子這話、記得那時隨從孔子的、共有十位、有長於德行的、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、有長於言語的、是宰我子貢二人、有長於政事的、是冉有季路二人、有長於文學的、是子游子夏二人、可見孔子門下、人才極盛、真是古今未有的了、

子曰。回也。非助我者也。於吾言無所不說。

孔子說、我平日教誨弟子、弟子聽我的話、心中覺有可疑、必要再問、我與他辨論、因此觸發我的心思、倒也得他們幫助不少、惟有顏回這人、他不是幫助我的、我與他說話、沒有一句他心裏不覺喜悅、並無一毫可疑、從不見他再問、我從何處能得他幫助呢、這樣弟子、真是少有了、

子曰。孝哉閔子騫。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

閒、是不同、昆、是兄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外閒人都說閔子騫是個孝子、這由他平日在家、力行孝道、感動他父母兄弟、都稱贊他孝順、外人聽他父母兄弟所說、留心看他行事、果然真是孝順、因此大家稱他是孝子、一傳十、十傳百、沒有一個人、不同他父母兄弟稱贊的話一樣、若不是十分純孝、如何能使許多人信服、真是難得了、

南容三復白圭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復、是念誦、

〔解〕

詩經大雅有四句道、白圭之玷、尚可磨也、斯言之玷、不可爲也、這是說白玉有了污垢、還可以磨得去、人若說錯了話、收不回來、這個污垢、再沒法兒整治了、南容平日將這四句再三念誦、惟恐自己有一句話說錯、孔子因他做人謹慎、所以把哥哥女兒配他、可見爲學必須謹言、是最要緊的、

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好學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

〔解〕

季康子問孔子許多弟子、是那一個好學、孔子答應道、有個顏回、他能好學、不幸短命、業已死去、如今沒有好學的人了、

顏淵死。顏路請子之車。以爲之椁。子曰。才不才。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。有棺而無

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可徒行也。鯉、是孔子兒子、字伯魚、椁、是外椁、

〔解〕

顏淵家貧、死時有棺無椁、他父親顏路、求孔子賣車做椁、孔子說道、人無論有才無才、從各人父親說來、也都是一樣兒子、鯉雖然不如回、但既是我兒子、我豈不愛他、他死時、也有棺無椁、我不肯賣車做他的椁、因爲賣了車出門便須徒步、我曾出仕、隨從大夫班後、若是徒步、便違了國家體制、如何使得呢、

顏淵死。

子曰。噫。天喪予。天喪予。

噫、是痛聲、喪、是亡、

〔解〕

孔子聽聞顏淵病死、心裏傷痛不過、歎氣道、噫、這是天亡我了、這是天亡我了、顏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、一心望他傳道、不想他竟短命先死、孔子悲痛至極、想著大道無傳、就像天亡自己一般、所以如此、

顏淵死。子哭之慟。從者曰。子慟矣。曰。有慟乎。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。

慟、是哀過、夫人、是

這人

〔解〕

顏淵死後、孔子往弔、哭得極其哀痛、隨從的弟子說道、夫子今日哀痛太過了、孔子答道、我自己不覺得、果真哀痛太過了嗎、我想顏淵這樣賢才、非他人可比、如今忽然死了、怎禁得不十分傷感、你們說我哀痛太過、我若不爲這人哀痛、還爲誰哀痛呢、

顏淵死。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。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。回也。視予猶父也。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。夫二三子也。

〔解〕

顏淵死後、門人因孔子甚愛顏淵、大家幫助資財、要替他厚葬、來告知孔子、孔子說道、這使不得、喪禮須要與家中光景相稱、家貧厚葬、便不合禮、不可如此、門人因是大家美意、不遵孔子的教、遂與顏路商議、竟然厚葬了、孔子後知此事、因說道、回平日看待我同父親一樣、我如今不能看待他同兒子一樣、竟由人把非禮的事加他身上、豈不抱歉呢、這不是我要如此、這幾個弟子們幹的事、叫我也沒奈何了、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敢問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

〔解〕

季路問道、鬼神無形無聲、如何能奉事呢、孔子答道、你且莫說事鬼神、先要說事人、這人倫中事君事父事長、無一處不當盡誠盡敬、那鬼神與人、雖然幽明分隔、其實只是一理、若能盡事人的道理、事鬼神也就不難了、若不能盡事人的道理、又如何能事鬼神呢、季路又問人有生必有死、究竟死後是如何、孔子答道、你要曉得死是如何、先要曉得生是如何、人生在世、自少至老、有許多當做的事、有許多當盡的心、無一樣不由天性、這個性、是天與我的、就是那四支百骸聰明智慮、也無一樣不是天與我的、這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、究竟要如何、纔不虛度一生、纔不辜負上天生我的意思、若能知得這個道理、生如此、死也如此、若生時的道理、尚且不知、又如何能知到死後呢

閔子侍側。闔闔如也。子路。行行如也。冉有子貢。侃侃如也。子樂。若由也。不得其死

然。側是旁邊、闔闔、是和悅樣子、行行、是剛強樣子、侃侃、是爽直樣子、

〔解〕

孔子一日與弟子坐談、閔子騫子路冉有子貢四人、陪侍在旁、閔子是厚德的人、氣象從容、是個和悅樣子、子路是好勇的人、氣象軒昂、是個剛強樣子、冉有子貢是

多才的人、氣象開展、是個爽直樣子、孔子看他四人氣象、都是天下英才、將來大有成就、心中更覺喜樂、微嫌子路太剛、怕他取禍、因說道、你們諸人氣象皆好、惟有由的氣象、太覺剛猛些、過剛必折、恐怕將來不得善終、須要漸漸變化到中和地步纔好、後來子路出仕衛國、果然死難、可見人身氣象、是最要緊的、

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：仍舊貫。如之何。何必改作。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長府、是庫名、貫、是事、中、是合理、

〔解〕魯國財庫、名叫長府、魯人嫌舊庫狹小、要從新改造寬大的、有人向閔子騫說此事、閔子騫道、凡多一事、不如省一事、長府本有舊庫、相沿已久、如今仍然照舊日事體、豈不省事、大家商量看是如何、何必改作、又多一番勞費呢、孔子見閔子騫說話又正派又委婉、因贊他道、這人平日不肯輕易說話、偶然說幾句話、必然合理、他本是有德的人、說的話再沒有不可聽的了、

子曰：由之瑟。奚爲於丘之門。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。未入於室也。瑟比

、有二十五絃、

〔解〕子路氣質剛猛、平時彈瑟、也帶殺伐聲音、孔子說他道、像由這樣彈瑟、麤厲不和、何以在我的門下、竟有這般聲調、門人見孔子常說子路短處、想是子路學問平常、因此不甚敬重他、孔子因又說道、凡人學問有三層境界、起初下手、尋得個路徑、定了一生趨向、可比纔進門的樣子、到後來學問長進、見識廣大、心術光明、可比上了廳堂的樣子、及至學到純熟、那些精微深奧的道理、無不透徹、可比進了房屋的樣子、如今由的學問已造到正大光明地步、只是精奧道理、尙未十分透徹、

可比已升廳堂、不過未入房室、也就很不容易了、你們如何可以輕慢得他呢、

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。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則師愈與？子曰：過猶不及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顓孫師與卜商這兩個人那個好些、孔子道、這兩個人都有毛病、師是聰明人、才氣開展、但一心好為高遠、不肯踏實、是個太過的毛病、商是篤實人、謹守禮法、但規模太覺窄狹、不能開擴、是個不及的毛病、子貢道、這等說來、似乎師比商稍勝些、孔子道、道理總要得中纔好、那太過的人、自覺得比不及的人強些、其實他所知所行、一切不合中道、與那不及的人、同是一般毛病、又何曾能較稍勝呢、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
聚、是集、斂、是稅、附益、是添助、鳴、是擊、攻、是責、是

〔解〕

魯國先君周公、他本是成王叔父、又兼位居家宰、家景自應富裕、季氏只是魯國大夫、他家景富裕、還過於周公、這都由他家數代專權、不知做了多少虐民欺君的事、以致如此、如今冉求做季氏家臣、又替他極力催集民間糧稅、去添助他的富、孔子責備冉求道、季氏家富、本已過分、求還要剝削民財去添助他、這種舉動、直不像是我的學生了、我門下許多小子、大家擊起鼓來、明白說出他的罪過、去攻責他、有何不可呢、冉求本是有才的人、只因做了季氏家臣、要想見長、替他聚集財利、不願傷損百姓、所以孔子惡他如此、

柴也愚。參也魯。師也辟。由也喭。

柴、是孔子學生、姓高、字子羔、魯、是鈍、辟、是虛浮、喭、是麤俗、

〔解〕

孔子學生、有個高柴、他是孝子、爲人極其仁厚、但心地不甚靈動、是個愚拙的樣子、又有顓孫師、他是多才的人、儀容極其華美、但性情略近於虛浮、又有仲由、他是好勇的人、行事極其果斷、但舉止略帶些麤俗、這四人、都是美材、生來氣質、也不免有偏、只因得孔子爲師、受了聖人教訓、後來都成大賢、可見學問能變化氣質了、曾子最鈍、後來傳道的、竟是他一人、又可見學問總要切實的好了、

子曰。回也其庶乎。屢空。賜不受命。而貨殖焉。億則屢中。財。殖。是。近。命。是。天。命。貨。殖。是。生。億。是。揣。度。財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回平日學道、他與道似乎近了、他家景極貧、屢次遇著食用俱空、若不是他求道有得、焉能毫不動心呢、至於賜、他不能聽受天命、耐守貧窮、定要把那財貨生殖一番、這是他不及回處、但他極是聰明人、若使他揣度事理、却往往十中八九、所以我門下、若論天資、除了回、也就算賜了、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。不踐迹。亦不入於室。

〔解〕

子張問善人爲人道理是如何、孔子說道、那善人天生美質、他自然能知向善、不必要學前賢的榜樣、可比那行路的人、不必踐踏前人脚迹、自然諳得路逕一般、但善人天資雖美、不曾下過功夫、於聖賢精奧道理、也不能十分透徹、就像那行路人、雖然識得路逕、只在屋外行走、不曾入到屋裏來的一般、這就是善人的爲人了、

子曰。論篤是與。君子者乎。色莊者乎。論。是。談。論。與。是。取。色。是。外。貌。莊。是。端。正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要取人、須細看那人心術品行如何、纔能取得不錯、若但聽他談論覺得篤實、因此便就取他、究竟所憑不過幾句話兒、不曉得這人果真是個君子、或是外貌裝做的人、都未可定、如何使相信得呢、

子路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有父兄在。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冉有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聞斯行之。公西華曰。由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。聞斯行之。赤也惑。敢問。子曰。求也退。故進之。由也兼人。故退之。

〔解〕

子路問道、聽人說件好事、就要去行麼、孔子道、父兄在上、子弟不得自專、凡事須要請示、如何聽見人說便要去行呢、冉有也問道、聽人說件好事、就要去行麼、孔子道、凡是好事、都應當做、既聽見說了、便要上緊去行纔是、公西華因問道、先前由問聽見好話就要去行、夫子說有父兄在須要請示、後來求也這樣問、夫子又說、既聽見了便要去行、前後所說不同、赤心裏疑惑、請問是什麼緣故呢、孔子答道、那求是個退讓的人、我怕他有推諉的毛病、所以說既聽見了便要去行、是催逼他向前進的意思、由爲人好勝、一人常想做兩人的事、我怕他有冒失的毛病、所以說有父兄在須要請示、是攔阻他向後退的意思、這是因爲施教、所以不同、其實該請示的、求自然會請示、該就行的、由自然會就行的、究竟同是一個道理、你可不必疑惑了、

子畏於匡。顏淵後。子曰。吾以女爲死矣。曰。子在。回何敢死。

〔解〕

孔子在匡地、被圍受驚、及至解圍脫難、大家出了匡地、單不見顏淵、孔子十分惦記、等了許久、顏淵隨後趕到、孔子因說道、我正在替你耽心、怕你因爲我與匡人爭鬪死了、顏淵答道、夫子在世、回何敢輕易就死、請放心罷、

季子然問仲由冉求。可謂大臣與。子曰。吾以子爲異之間。曾由與求之間。所謂大

臣者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。可謂具臣矣。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子曰：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子然、是季氏子弟、異、是與衆不同、止、是罷、具、是備數、

〔解〕

季氏家中子弟、有個子然、見他家有仲由再求爲臣、都會受教孔子、是個著名賢人、心裏十分得意、因問孔子道、像這仲由再求二人、可以算得大臣麼？孔子答道、我這正道行、若君上有私意、不肯行我這道、我就罷官不做、斷不肯從君上私意、失了這正道、有這樣力量、纔可以當得大臣、如今由與求、雖然有些才具、未必能守定正道、不肯一毫遷就、如何當得大臣、只可算得個備數的臣子罷了、子然又問道、據這等說來、那由求二人、是從順上意的人了、孔子道、那由求二人、雖算不得大臣、却也頗有志氣、深知君臣大義、如在上的人尋常過失、或者不能救正、若是弑父弑君、這大逆不道的事、想要強他順從、他也是寧死不從的、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。有社稷焉。何必讀書？然後爲學。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賊、是害、社、是土神、稷、是穀神、佞、是利口、

〔解〕

子路爲季氏家臣、季氏費邑缺少宰官、子路見子羔爲人甚好、想保舉他做費宰、來與孔子商量、孔子道、高柴天資極美、是人家的好兒子、但他年紀甚輕、正是要用功學問的時候、如今你就要使他出仕、耽誤他下學功夫、豈不是反害了人家的兒子嗎？子路道、若論爲學、不拘何處都可爲學、卽如出仕以後、有地方民人可以撫治、有社稷神明可以奉祀、如果用心歷練、這也何嘗不是學問、何必定要閉戶讀書、纔算得爲學呢？孔子道、天下只有學成後、可以出仕、那有先仕後學的道理、

你說這些話、何嘗是你的本心、不過是不肯認錯、要強詞分辯、我所以平日最惡那利口的人、因他不肯認錯、無理要說成有理、不想你如今也有這般毛病哩、

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。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不吾知也。

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曾皙、名點、曾參的父親、也是孔子學生、

〔解〕

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、陪孔子坐談、孔子說道、因為我這一日年紀比你們長些、你們大家都恭恭敬敬、其實有話儘管就說、不要因為我年長、你們就不敢說了、你平日閒住時、都說世上人、沒有知道用我的、倘或有人知道用你、你究竟有何本領可用呢、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千乘之國。攝乎大國之間。加之以師旅。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爲之。

比及三年。可使有勇。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求爾何如。對曰：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求

也爲之。比及三年。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。以俟君子。赤爾何如。對曰：非曰能之。願學

焉。宗廟之事。如會同。端章甫。願爲小相焉。率爾、是慌忙樣子、攝、是管束、師是二千

穀不熟、饑、是菜不熟、方、是向、哂、是微笑、俟、是等、端、是元端禮服、章甫、是禮冠、相、是贊禮、

〔解〕

子路見孔子相問、也不推讓別人、就慌忙答應道、有出兵車千乘的大國、夾在大國中閒、左右都被人管束、那大國又與我不和、時刻把師旅相加、又重上連年饑荒、國勢弄到極弱、若用由去做、先整頓他器械、再操練他技勇、又教訓他紀律、等到三年後、可使這一國的人、戰鬪奮勇、且知道大義的方向、這是由的本領了、孔子

聽了、微微一笑、又問冉有道、求、你是如何、冉有答道、求的本領小、只可治小地方、譬如地方只六七十里、或止五六十里、若用求去做、整理農桑、等到三年後、可使百姓富足、求所能不過如此、若還要興禮作樂、求不能勝出、只好且等後來的君子、孔子又問公西華道、赤、你是如何、公西華答道、這禮樂是君子事、赤不敢說能做、但心裏願意去學、譬如有祭祀宗廟的事、或是兩君相會、或是衆國同來、這般大典禮、若用著赤時、赤穿著元端禮服、戴著章甫禮冠、願意做個小小贊禮的人罷了、

點爾何如。鼓瑟希。鏗爾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曰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。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。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夫子喟然歎曰。吾與點也。

希、是歇、鏗爾、是瑟聲、舍、是放下、作、是起、撰、是才具、傷、是妨礙、暮、是晚、暮春、是三月、古人二十歲行冠禮、冠者、是二十以上人、浴、是洗、沂、是水名、舞雩、是祈雨地方、詠、是唱歌、喟然、是長嘆、與、是取、

〔解〕

四人序齒、子路之後、便是曾皙、孔子因曾皙方在彈瑟、先問冉有公西華、三人俱已說畢、因問曾皙道、點、爾是如何、那時曾皙彈瑟纔歇、瑟聲鏗然尙響、曾皙把瑟放下、站起身來答道、三子都有才具、點沒有才具、所說與三子不同、孔子道、這有何妨礙、也不過各說志向罷了、曾皙道、人生四時都可行樂、惟有晚春時候最好、春深天氣和暖、應用單袷衣服、那時都已做成、穿在身上、開無事、帶著二十餘歲已冠的五六個人、還跟著十餘歲童子六七個人、同往郊外閒遊、走到沂水旁邊、大家洗手洗腳頭要一番、又走到舞雩地方、那處樹木最多、坐在樹陰底下風涼一番、等到日頭平西時候、大家唱著歌兒、歡歡喜喜、緩步歸家、這頗有些樂處、

點心中願意如此、孔子見曾點說的灑灑落落、從容自在、隨時隨地、都成樂境、直說得天地太和氣象、與聖賢萬物一體胸襟、都從言下現出、不覺打動自家心事、因喟然長歎道、這個樂處、真不容易得、

三子者出。曾皙後。曾皙曰。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。夫子何哂由也。曰。爲國以禮。其言不讓。是故哂之。唯求則非邦也與。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而非邦也者。唯赤則非邦也與。宗廟會同。非諸侯而何。赤也爲之小。孰能爲之大。

〔解〕

四人言志已畢、三子先出、曾皙獨在後未去、問孔子道、那三子所說何如、孔子何道、也不過各人說各人志向罷了、曾皙道、由說能治兵、他真有治兵本領、夫子何故笑他、孔子道、他的本領、原是不錯、只是治國須講禮讓、他說話麤率、沒有謙讓的意思、所以笑他、曾皙道、那求所說、不是治國麼、孔子道、求是知道謙讓、所以只說小地方、其實就是治國、怎見得六七十里五六十里算不得一國呢、曾皙道、那赤所說、不也是治國麼、孔子道、赤說話更謙讓了、其實說宗廟、說會同、不是諸侯的事、還是甚麼、赤自說願做小贊禮、其實像他本領、只做小的、又誰人能做大的呢、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。

哉。克、是勝、己、是己身私欲、復、是還、歸、是服、

〔解〕顏淵問道、如何纔是仁、孔子道、仁是人心本有的天理、這是天與我的德性、從這德性發現出來、一切行事、都有規矩法度、便是禮、這德性本是完全的、只因身上有許多私欲攪壞、以致不得完全、如今要完全這個德性、先要把己身上私欲用力掃除、使天理勝過人欲、一切行事、仍然還入規矩法度、這叫做克己復禮、就是爲仁工夫、若果有一日真能克己復禮、那德性自然完全、天下的人、無有不歸服他、是個仁人了、這爲仁工夫、全由自己做主、只要立定志向、也不是什麼難事、若不由自己做主、難道還由別人不成嗎、

顏淵曰。請問其目。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目、是條件、事、是做事、

〔解〕

顏淵問道、這克己復禮四字、是爲仁大綱、請問那條件是如何、孔子道、這條件甚多、說不盡、但就人身上總說、也不過視聽言動四樣、人有目必視、不當視的、便是非禮、有耳必聽、不當聽的、便是非禮、有口必言、不當言的、便是非禮、有四肢百骸必動、不當動的、便是非禮、非禮處、便是私欲、這視聽言動、稍不留心檢點、私欲便已發生、到得私欲大發時、就明明知是非禮、自己也制伏不住、所以爲仁的人、須要在平日視聽言動上、刻刻留心檢點、覺得非禮、立刻便要禁止、不當視的、斷不可視、不當聽的、斷不可聽、不當言的、斷不可言、不當動的、斷不可動、如此切實用功、到得純熟時候、視聽言動、處處都是天理流行、那私欲一毫也容留不住、這就是克己復禮的條件了、顏淵聽夫子指教、心裏十分領悟、因說道、蒙夫子這番教訓、回雖然不聰敏、也必要照這話做事、斷不敢怠惰了、
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已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仲弓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民、是人、承、是、奉、施、是加、

〔解〕

仲弓問如何是仁、孔子道、仁是本心的天理、往往被私欲損害、不能完全、那私欲從何而生、由於居心不敬、放肆妄為、只知有己、不知有人、以致傷害了天理、如今既要為仁、須先守定敬字、平時兢兢業業、一念不敢放縱、就偶然出門看個人、也如認見大賓客一般、就偶然使人做椿事、也如承奉大祭祀一般、無論大事小事、都是一般敬慎、到有與人交涉的事件、又要自己代別人設想、譬如別人將這事加我、我才願意、我就不可將這事去加別人、這方是恕道、能敬能恕、私意沒處容留、纔能保全本心的天理、像這樣做人、在國處置國事、國中人再沒有抱怨的、在家處置家事、家中人也再沒有抱怨的、可以算得仁了、仲弓聽了、心中悅服、因說道、雍雖然不敏、請照夫子所說去做、斷不敢辜負這番教訓了、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仁者其言也訥。曰：其言也訥。斯謂之仁矣乎。子曰：爲之難。言之得無訥乎。司馬牛、是孔子學生、名犁、訥、是說不出、

〔解〕

司馬牛爲人、性躁多言、有一日、也來問仁、孔子因就他的毛病、指教他說道、汝要知如何是仁、先要看那仁者模樣、仁者爲人、他平日說話、最不輕易、常有說不出的光景、這便是仁者模樣了、司馬牛道、只是不輕易說話常有說不出的光景、這就可以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凡事但說不難、要做便難、如今人、不管能做不能做、只是信口妄說、這由他本心放縱慣了、所以如此、仁者爲人、操守此心、一毫不敢放縱、他平日切實用功、深知做去甚難、口裏如何能輕易說得呢、所以常有說不出

的光景、並不是勉強如此、汝從這裏想去、便可見仁者的存心、那爲仁的路徑、也就可見了、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曰：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矣乎？子曰：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？省、是察、疚、是病、

〔解〕

司馬牛有兄、名叫向魍、素性凶惡、最好作亂、牛因此耽憂、怕要取禍、一日問孔子道、如何纔是君子、孔子見他常懷憂懼、因說道、君子與衆人不同、衆人多憂、君子不憂、衆人多懼、君子不懼、司馬牛道、只不憂不懼、便可算得君子麼、孔子道、汝莫看得太容易了、那君子秉性正直、行事光明、平生所爲、都可對天地鬼神、他心裏常自省察、並無一毫過不去的心病、胸中何等舒坦、就使外面偶遭禍患、也無損他德行分毫、能如此、又何憂何懼呢、這個豈是容易做得到的、

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。我獨亡。子夏曰：商聞之矣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〔解〕

向魍爲惡、日甚一日、司馬牛苦勸不聽、料他不久必要死亡、心裏憂愁不過、有一日、對子夏說道、人家都有兄弟、我獨沒有、子夏見他有兄弟說沒有兄弟、曉得他是心裏發急、想要替他寬解、因說道、商從前聽見夫子說、凡人死生、都有命限定、富貴都由天做主、不是人力轉移得的、只好聽天由命、憂愁也是枉然、況且有兄弟說沒兄弟、不過是爲兄弟不好、雖有也同沒有一樣、其實爲君子的人、只要修己、不必責人、自己果然居心敬慎、一念不敢差失、與人往來交接、又能謙恭有禮、自然四海以內的人、都愛我敬我、雖不是兄弟、也相待同兄弟一般了、君子又何愁沒有兄弟呢、

子張問明。子曰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不行焉。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不行焉。可謂遠也已矣。浸、是灌、潤、是溼、譖、是毀謗、愬、是訴冤、

〔解〕

子張問道、人若不明、往往被人蒙蔽、如何纔算得明呢、孔子道、那蒙蔽人的、有兩樣法術最巧、一種是要毀謗人的、他來說別人是非、若說得太驟了、我必不聽、他慢慢說去、今日說一句、明日又說一句、若有意、若無意、就像用水灌物一般、外面漸漸灌、裏面漸漸溼、令人不知不覺聽了進去、就上了他的當了、這名為浸潤之譖、又有一種誣告人的、他來訴自己冤枉、若說得太緩了、我必不聽、他裝做十分迫切、忙忙急急、呼天喊地、就像皮膚受傷、忍痛不住的光景、令人突然一見、觸起怒來、就上了他的當了、這名為膚受之愬、那兩樣巧法、最難識破、若能識破他的機關、使他巧法不行、這是何等見識、可以算得明了、大凡蒙蔽、只在近處、不在遠處、近處受蔽、遠處自然不見、如今浸潤膚愬這般巧法、都不能行、再沒有別法能蒙蔽他的、天下事還有什麼見不到處、這個明也就算得遠了、

子貢問政。子曰。足食。足兵。民信之矣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三者何先。曰。去食。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兵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二者何先。曰。去食。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為政是要如何、孔子道、為政大綱有三件、第一件要緊事是食、須要多積米穀、豐年收糴、凶年賑濟、使百姓不受饑餓、這是足食、第二件要緊是兵、須要修整武備、無事操練、有事守禦、使百姓有所保衛、這是足兵、兵食既足、又要行教化、使百姓都知禮義、人人親信於我、沒有一人異心、這是民信、若說為政、這三件少一件不得的、子貢道、這三件固然少一件不得、但國家有那艱難時候、三件不能全有、不得已必要去一件、這三件是先去那一件呢、孔子道、這三件少一件不

得、如果必不得已要去一件、只可先去兵、兵既去了、只要糧食充足、百姓齊心相信、就沒有兵、國家也還守得住哩、子貢道、兵既去了、還有兩件、但國家又有那危急時候、連這兩件也不能兼顧、不得已必要去一件、又是先去那一件呢、孔子道、食是去不得的、信更是去不得的、你如今偏說不得已要去一件、就依你所說、沒奈何、也只得去食、食既去了、百姓必然餓死、僕寧可大家餓死、也不可棄了這個信字、須要曉得自古以來誰人不死、死是人人不能免的、若是棄了這個信字、必至忘恩負義、忍心害理、無一不爲、大家都不成個人、雖生也不如死了、所以百姓沒有這個信、就站立不住、信是斷斷去不得的了、

棘子成曰。君子質而已矣。何以文爲。子貢曰。惜乎。夫子之說。君子也。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。猶犬羊之鞞。棘子成、是衛國大夫、駟

〔解〕

衛國有個大夫棘子成、見當時盡講虛文、心想要矯這弊、因說道、質在裏面、是實的、文在外面、是虛的、爲君子的人、只要有質實就穀了、何用許多虛文幹甚麼、子貢見子成說的不是、因說道、可惜了、夫子這句話兒、是個君子救世的好意、只是說得太偏了些、大凡君子說話、不是輕易說得的、這話一出了口舌、以後便收不轉來、譬如四馬駕車、也追他不及了、夫子說只用質不用文、其實有質不能無文、文同質是一樣、有文不可無質、質同文也是一樣、如可能偏得一邊呢、若是只用質不用文、那君子便都成了野人一般模樣、就像那虎豹的皮、若盡去了毛、同那犬羊皮去了毛的是一般樣子、又有甚麼分別呢、這子貢是因子成說要去文、所以、如此說、究竟質是本、文是末、本重末輕、還是質比文重了、

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饑。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曰。盍徹乎。曰。吾猶不足。如之何。

其徹也。對曰：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

〔解〕

哀公問有若道、年歲饑荒、國用不足、如何是好、有若答道、周朝井田法制、九百畝合爲一井、每井八家、每家各受百畝、中間一百畝是公田、這八家耕田、通力合作、按照一井收成十分、取一分歸公、名叫徹、取通融均平的意思、魯國從宣公時起、又按畝另收一分、這便是十分取二了、如今年歲饑荒、百姓完納不起、何不仍行徹法、使百姓寬裕些呢、哀公道、十分取二、我尚且不穀用、如何還要行徹法、又怎麼能穀用呢、有若道、國以民爲本、君與民同是一體、爲君的須要省節用度、體恤百姓、百姓若能充足、爲君的自然安樂、又誰能使他不足呢、若是百姓先不充足、大家窮不聊生、爲君的也不安穩、又誰能使他充足呢、如今年歲饑荒、就要多取、百姓不能完納、也是枉然、不如愛惜百姓的爲是了、
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。

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崇、是積得高、辨、是識得破、徙、是移、

〔解〕

子張問人身上德行、如何積得高、人心中迷惑、如何識得破呢、孔子道、若論積德、先要有根本、又要進步、這忠信二字、便是個根本、人若忠信、做事都是實心、說話都是實理、把這個做了主、德行就站得住、但義理本無窮盡、須要漸漸講求、今日所知如此、明日所知、又有不同、便要移進一步、今日所能如此、明日所能、又有不同、又要移進一步、義理日進日深、那德行便越積越高了、至於人心迷惑多般、總不過私愛私惡、譬如私愛這個人、便願意他生、私惡那個人、便願意他死、這生死是由天定、只因私愛私惡迷了心、倒像要由我做主一般、這已是糊塗了、還有本是愛他、願意他生、後來忽然惡他、又願意他死、連自己心意、也沒個

定準、這更是糊塗了、總之人心私意一起、必至如此顛倒錯亂、能搜尋這個根子、那迷惑處、就不難識破了、

誠不以富亦祇以異。此節應移在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節下、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君君。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公曰。善哉。信如君不君。臣不

臣。父不父。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諸。齊景公、名杵臼、

〔解〕

魯昭公末年、孔子到齊國、那時齊景公政事怠惰、大夫陳氏要結民心、景公又愛那妾生的小兒、不肯就立世子、一日向孔子問政、孔子答道、為政須從根本做起、這君臣父子、是人道大綱、為君的必要能盡君道、為臣的必要能盡臣道、為父的必要能盡父道、為子的必要能盡子道、這根本既然立得住、那政事再沒有不好的了、景公贊道、好呀、這話說得很是、真若是君不成個君、臣不成個臣、父不成個父、子不成個子、那時國家必然大亂、就有米穀、我還能吃得下麼、後來景公臨終、立孺子荼、被陳氏廢立、因此專權數世、遂篡齊國、孔子當時早已說破、無奈景公不悟、不能聽用、雖然贊好、也是無益了、

子曰。片言可以折獄者。其由也與。子路無宿諾。片、是一半、折、是斷、獄、是公事、宿、是留、諾、是應允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惟有訟事最不易斷、原被兩造、各爭是非、就事秉公判斷、也要費許多唇舌、纔能得他輸服、豈有只說一半句話兒、便可以判斷得下、誰知仲由他竟有這般本領、他平日為人忠信不欺、又能見事明決、人人都知他是個正直的人、若有訟事、叫他判斷誰是誰非、他只須說一半句話兒、兩造早已信服、不必等他把話說完、這豈是別人所能及的、孔子贊子路如此、這都由子路平日最有信義、如有人託他的事、他若應允了、必然急急做成此事、從沒有停留不做的、他素性如此、所

以人都相信他了、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如今教化不行、民間往往好訟、這最是風俗人心的大害、在上的聽斷公明、能替他分別曲直、也算罷了、但這樣本領不難、我也還能同人一樣、如果要講那安民的德政、必須使百姓都知禮義、大家相親相愛、自然沒有爭訟、這纔是正本清源的道理、若但靠聽斷公明、如何能轉移人心風俗呢、

子張問政。子曰。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

居、是居心、倦、是懈怠、行、是行事、忠、是實心、

〔解〕

子張問為政是如何、孔子道、大凡為政的人、起初都知奮勉、到後來漸生懈怠、往往有始無終、所以為政第一要勤、須要振刷精神、自始至終、不敢一毫懈怠、像這樣居心、何事不成、但勤政的人、也有但圖外面做得好看、裏面沒有十分誠意、這也不能感人、須要賞一善人、真是有好善的心、罰一惡人、真是有惡惡的心、說要愛人、真是有愛人的心、說要節用、真是有節用的心、無論所行何事、都是一片實心、百姓豈有不感動的、這是為政的要道了、

子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重出

子曰。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

美、是好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為君子的人、他存心仁厚、只願意人好、不願意人不好、如人有一樁好事、惟恐他不成、必要多方勸助、使他這好事做得成、如人有一樁惡事、惟恐他會成、必要設法挽救、使他這惡事做不成、那小人居心刻薄、事事與君子相反、如今人如忌人做好事、攔撥人做惡事、這等居心、正是小人的行徑了、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帥、是督率、子、是男子的美稱、

〔解〕

季康子向孔子問政，孔子答道：凡國事都名為政，原是取正人的意思，但要正人，必先正己，己若不正，如何正人，子若能修身齊家，一言一動，都守正道，然後將這個正道去督率百姓，那百姓自然人人敬服，又有誰人敢為不正呢？
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欲、是貪、

〔解〕

季康子因魯國多盜，心中甚憂，問孔子如何禁止，孔子答道：這盜賊本也是良民，只因見在上的人，大半都是貪利，因此百姓都起了貪利的心，忘了廉恥的心，遇著窮困時節，沒奈何便去做賊，這都由教化不明緣故，如今要禁止盜賊，先要能行教化，子如果清廉守正，平日所為，沒有一毫貪利的心，那百姓自然感化，也都知道重義輕利，誰肯不顧羞恥，去做盜賊呢？那時候就用賞勸他做賊，他也斷不做這偷竊的事了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對曰：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偃、是仆、上、一作尚、是加、

〔解〕

季康子又向孔子問政，說道：如今百姓壞的多，不殺不怕，若多殺幾個無道的人，使百姓畏懼，都改就有道一邊，這法何如？孔子答道：要百姓學好，總要為政的先好，如今魯國是子為政，百姓仰望，就在子一人，為什麼要用殺呢？子如果要好，百姓自然也就都好了，凡在上的人，名為君子，君子的德行，可比是風，在下的人、名為小人、小人的德行、可比是草、那小人德行、隨君子轉移、可比那草隨風勢、要東便東、要西便西、請看草上而加了風吹、還有不肯隨風仆倒的麼、這是最

有效驗的、何苦
定要用殺呢、

子張問士何如。斯可謂之達矣。子曰。何哉爾所謂達者。子張對曰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子曰。是聞也。非達也。夫達也者。質直而好義。察言而觀色。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。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。色取仁而行違。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無礙、質、是朴實、慮、是思想、下人、是讓人、色、是外貌、違、是背、

〔解〕

子張問讀書人德行、如何能使人處處見信、可算得通達無礙呢、孔子知子張常有務外的毛病、因反問他道、你所說通達無礙、是怎麼樣呢、子張答道、爲人總要有名譽、在國必要使人聞名、在家也必要使人聞名、纔能通達無礙了、孔子道、德行通達、叫做達、名譽著聞、叫做聞、你所說、只是聞、不是達了、如果要說那達呢、他爲人必然是心地朴實、性情爽直、平日行事、最好講求義理、與人相處、審察他的言語、觀看他的顏色、處處要留心體貼、本身又謙恭得很、時刻思想著讓人、這都是修德的實事、德行充實、自然人人見信、無論在國在家、都是通達無礙了、若只說那聞呢、他爲人不肯切實修德、只想在外貌裝飾個仁人模樣、叫人說好、其實平生品行、都與仁人相背、只因外貌裝飾得好、人人說他是仁人、他自己也就得意、居然自信是個仁人、全不覺得可疑了、這是務外好名的人、無論在國在家、他都要使人聞名、究竟問他的德行、是全然沒有的了、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。敢問崇德脩慝辨惑。子曰。善哉問。先事後得。非崇德與。

攻其惡。無攻人之惡。非脩慝與。一朝之忿。忘其身。以及其親。非惑與。惡、是心中隱、得、是功效、親、是父母、

〔解〕

魯國禱雨地方、名叫舞雩、立有神壇、樹木最多、樊遲從孔子在下面閒遊、因問道、人身上的德行、如何積得高、人心裏的隱惡、如何治得去、人念頭上迷惑、如何識得破呢、孔子道、這三件、都是切己的事、你問得甚好、人要積德、先要極力去做善事、且把功效放在後面、不必計較、常常做去、沒有間斷、到得久了、不知不覺自有功效、那德行不越積越高嗎、自己心中隱惡、須自己修治、別人的過惡、我如何管得他、只要攻擊自己過惡、不要攻擊別人的過惡、如此專心併力、惡念無處躲藏、還怕治他不去嗎、人念頭上迷惑、須識破他根子、那根子都只在細微處、第一要切戒的、最是忿怒、那忿怒發動時、往往因一時的小事、釀成終身的大禍、只要出這口氣、自己身子忘記了、家中父母也忘記了、一切都顧不得、這不是大糊塗嗎、若早識得破根子、又何至如此呢、

樊遲問仁。子曰。愛人。問知。子曰。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。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。舉直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。子夏曰。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臯陶。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。選於衆。舉伊尹。不仁者遠矣。達、是通曉、鄉、是前、

〔解〕

樊遲問如何是仁、孔子說能愛人便是仁、又問如何是知、孔子說能知人便是知、樊遲心裏想愛人是要無人不愛、知人是要分別好歹、這兩樣如何合得攏呢、孔子見他

不甚通曉、因又說道、人有邪有正、要舉用正直的人、棄去邪枉的人、自然能使枉的也變做直的了、樊遲不敢再問、退了下來、過一日見著子夏、問道、前日我見夫子問知、夫子說道、要舉用正直的人、棄去邪枉的人、自然能使枉的變做直的、這是怎麼講呢、子夏道、夫子這兩句話、裏面包含的道理、富裕得很、豈但是說知呢、從前虞舜得了天下、在眾人中選擇、舉用這臯陶、天下知臯陶是好、家也都學好、那不仁的人、竟遠遠的不見了、後來商湯得了天下、在罪人中選擇、舉用這伊尹、天下人知伊尹是好、大家都學好、那不仁的人、也遠遠的不見了、這豈不是能使枉變直的效驗麼、
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交友的道理是如何、孔子道、交友道理、是要勸善規過、那勸善不難、惟有規過最難、須是勤勤懇懇、盡自己誠心去告訴他、又不可直說、還要委委婉婉、說許多好話去開導他、他若聽了最妙、若他定不肯聽、也只好歇了、切莫再三煩絮、惹那朋友厭惡、變成嫌隙、倒反自己取辱了、

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

〔解〕

曾子說道、君子取友、必要學文、學了文、然後大家有得講論、可以聚會許多賢友、沒有文、朋友就來相會、也覺得沒甚興趣、所以用文去會友、那道理便越講越明了、君子爲仁、必要取友、取了友、然後彼此有所觀摩、可以輔助我的仁德、沒有友、自己就去用功、也覺得加倍費力、所以用友來輔仁、那德行便日修日進了、

論語話解卷之七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。子曰。先之。勞之。請益。曰。無倦。

〔解〕

子路問爲政如何、孔子道、爲政第一是能化民爲善、如要教百姓向善、須自己首先爲善、與百姓做個榜樣、百姓自然感化、都肯順從了、至於民間生業、第一在勤、如要百姓能勤、須將百姓的生計、自己也不怕勞苦、件件替他料理、百姓自然踴躍、不敢怠惰了、子路是個勇往的人、見孔子只說這兩件、心中覺得太少、還要請孔子添說幾句、孔子道、爲政不在多言、只要耐久、卽如我說這兩件、是一生做不盡的事、汝只要守定這兩件、儘力做去、徹始徹終、一毫不敢懈怠、這就很好了、何必再求多呢、

仲弓爲季氏宰。問政。子曰。先有司。赦小過。舉賢才。曰。焉知賢才而舉之。曰。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。人其舍諸。

〔解〕

仲弓爲季氏家宰、來見孔子問政、孔子道、家宰總理一家政事、若要一一親自料理、如何兼顧得及、要曉得每事都各有專司的人、須先責成專司的辦理、然後由總理考核功過、自然事有條理、不致遺漏了、凡人都有過失、要看過失大小、有害事的大過、理應懲處、若無關緊要的小過、也要苛責起來、人人各懷疑慮、那事更難辦

了、不如一概赦免、自然人心喜悅、都願盡心報效了、爲政全靠用人、如遇有賢德的人、或有才能的人、不可聽其埋沒、必須舉薦用他、自然輔助衆多、那政事更容易用成了、仲弓道、夫子見教極是、但天下人、多不認識、如何知得他是賢才去舉用他呢、孔子道、天下賢才、如何能盡識、但汝平日所知識的人、難道都沒一個賢才不成、汝只要就現在知識的賢才、盡數舉用他、將來又知識得幾個賢才、再盡數舉用他、汝如此好賢、自然也感動別人好賢的心、汝所不知道的、別人知得、也會代汝舉薦、不致廢棄了、又何愁不能盡知呢、

子路曰。衛君待子而爲政。子將奚先。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。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。野哉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事不成。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。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。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。無所苟而已矣。衛君、是出公輒、待、

是等

〔解〕

魯哀公十年、孔子由楚國回到衛國、那時靈公已薨、其孫出公輒立、不肯接他父新蒯聩回國、就將靈公的廟、作爲禰廟、子路爲出公的臣、要勸孔子出仕、說道、衛君仰慕夫子得很、要等夫子爲政、不知夫子爲政、要從何事先整頓起、孔子道、諸侯爲父立廟、名爲禰廟、靈公是衛君的祖、不應稱爲禰廟、這個名兒不正、如衛公用我爲政、我必將這個名兒先行更正、其餘且可從緩了、子路聽孔子這話、正犯著衛君的大忌、心中不悅、說道、不想夫子說話、也有這樣迂闊的、這是斷行不去

、衛國應辦的事很多、何必定要先更正這個呢、孔子見子路說話無禮、因責他道、由說話竟成了野人了、若是君子說話、斷不如此、就有心裏不懂的事、也只放在空處、慢慢尋思、不敢妄說、那有像這般驕率的、汝說我要正名是迂闊、殊不知名若不正、道理先不順、如何說得去、說去既不順、行去也必不順、事如何做得成、事既做不成、講禮不成個禮、講樂也不成個樂、又如何興得起來、禮樂興不起來、民間沒有教化、必然爭訟繁多、大家汝害我我冤汝、互相傾陷、刑罰如何能恰當、刑罰不當、姦邪得志、良善遭殃、百姓人人不能自保、必至手足都無措了、這都由名不正起、就弄成許多流弊出來、所以君子爲政、最重的是名、要立這個名、必要理上說得去、要說這個理、又必要事上行得去、這纔不至有名無實、諸事都可以整頓了、君子出言、豈可輕易、說一句、就要算一句、從沒有可以苟且將就得的、汝如何說是迂闊呢、

樊遲請學稼。子曰。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爲圃。曰。吾不如老圃。樊遲出。子曰。小人哉。樊須也。上好禮。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。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。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。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。焉用稼。

帶、負、是背負、

〔解〕

樊遲請問耕稼如何學呢、孔子道、要學耕稼、須尋老農、我不及老農在行了、又請學種菜、孔子道、要學種菜、須尋老圃、我不及老圃在行了、樊遲退出後、孔子向門人說道、方纔樊須所問、竟成了鄉裏小民了、讀書人總要學治民本領、豈可但做鄉裏小民、如要在上位治民、第一先要好禮、平日一舉一動、都要守定規矩、百姓

見他這樣端嚴、也沒有敢不恭敬的了、第二又要好義、平日所言所行、都要求合義理、百姓見他這樣公正、也沒有敢不服從的了、第三還要好信、平日待人處事、都是一片真心、百姓見他這樣至誠、也沒有敢不用真情的了、這好禮好義好信、全由平時學成、若果能如此、不但一國百姓仰慕、四方百姓也仰慕、大家用布帶背著小兒、都願意來做百姓、又何用自己去學那耕稼呢、

子曰。誦詩三百。授之以政。不達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對。雖多。亦奚以爲。

、是出使、
、是交付、
○授

專、是獨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詩有三百篇、內有累朝的政化、列國的風俗、人情物理、無不該載、讀詩的人、用心講求、可以通達政體、這是一層效驗、而且那詩人性情溫厚、心氣和平、命意措詞、又正大、又委婉、最能使人感悟、所以讀詩的人、得他益處、也能立言得體、這又是一層效驗、如今學詩的人、三百篇也會讀過、但交付他政事、他仍然不能通曉、差他出使四方、又不能獨自一人隨機應對、這是全不用心、毫無得力、與未曾學詩一樣、雖然讀得多、又何中用呢、

子曰。其身正。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。雖令不從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無論教家教國、總要從修身做起、身若修得正了、不必要我強令他遵教、那人心自然感動、教化早已行了、若是己身先有不正、如何能責人不正、雖要強令他遵教、無奈人心不服、也是斷不肯依從的了、

子曰。魯衛之政。兄弟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魯國是周公的後裔、衛國是康叔的後裔、他二國當初本是兄弟、如今魯國不能守周公法度、國勢衰弱了、衛國不能守康叔法度、國勢也衰弱了、將二國政事比較、情形彷彿相似、也同兄弟一般、豈不可嘆、

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。始有曰。苟合矣。少有曰。苟完矣。富有曰。苟美矣。公子荆、是

、是聚、苟、是略且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衛國公子荆居家最好、他平日利心甚淡、家中貲財、不甚留心、起初纔有些須積蓄、就說道略且合聚了、隨後稍稍有得些、又說道略且完備了、到後漸漸有的富足、又說道略且美好了、看他意思、富與不富、都聽其自然、未富時不求富、既富時不誇富、全無貪鄙驕奢惡習、這也就算好了、

子適衛。冉有僕。子曰。庶矣哉。冉有曰。既庶矣。又何加焉。曰。富之。曰。既富矣。又何加

焉。曰。教之。適、是往、僕、是御車、庶、是衆、

〔解〕

孔子往衛國、冉有爲孔子御車、到了衛國、看見人煙稠密、孔子道、衛國百姓、可算得衆多了、冉有道、百姓既然衆多、還要加添甚麼呢、孔子道、人既衆了、就怕貧窮、須要均分田業、薄收糧稅、使百姓都能富足、這就更好了、冉有道、百姓既然富足、又還更加添甚麼呢、孔子道、百姓富足後、又怕不知禮義、須要多立學校、廣行教化、使百姓懂得道理、不致爲非作歹、這便最好了、

子曰。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。期月、是一年十二月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生平志在行王道、人都說王道迂遠難行、一時不能見效、其實王道並不迂遠、如果今世有用我的人、我行王道、不過一年十二月、規模略定、也就可觀了、若再行到三年、那時百事具備、上下相安、人民樂業、教化大行、治功便也算成就了、這個效驗、是拏得穩的、只是今世、沒有能用我的人、又何嘗是王道難行呢、

子曰。善人爲邦百年。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

勝平聲、好去聲、○勝、是化、誠、是信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惟有善人、在世上極有益、他秉性仁慈、居心忠厚、最能感發人心的天良、培養世間的和氣、所以古人常說、若有善人相繼、在上治國、到了百年、也可以感化那殘暴的人、變爲良善、那些殺人的刑法、也可以去得、不必用了、古人深知善人有這等功效、所以如此說、如今細細考驗這話、真是可信、果然不錯了、

子曰。如有王者。必世而後仁。

世、是三十年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治天下、要興利除害、還不難、只有這移風易俗最難、後世教化不明、風俗敗壞久了、譬如就有聖人、受了天命、興起爲王、他治天下、也必須要治到三十年、纔能使教化漸入人心、消融了舊時惡習、百姓改過遷善、同歸仁厚、復成堯舜三代時風俗、這豈是容易做得到的、

子曰。苟正其身矣。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。如正人何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讀書人出仕、叫做從政、如知他將來政事優劣、只看他平日修身如何、如果身修得甚正、這從政又有何難呢、若己身尙不能修得正、就想要從政、又如何能正人呢、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。對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。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音潮、與去聲、○朝、是季氏私朝、晏、是晚、以、是用、

〔解〕

魯國季氏專權、有政不與大夫公議、卻在私朝與家臣商量、冉有爲季氏家臣、有一日退朝甚晚、孔子問道、何以回來得晚呢、冉有答道、今日是有政商議、所以晚了、孔子道、在國叫做政、在家叫做事、汝所商議的、大約只是季氏家事、未必是國政罷、凡國政、須要與大夫商議、就是致仕的大夫、也得與聞、若是真有國政、我會做過大夫、如今雖不見用、我也應該與聞了、冉有說的本是實話、孔子卻如此說、是要辨明公私名分、使季氏知國政比不得家事、可以私自專主的、這用意就深了。

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爲君難。爲臣不易。如知爲君之難也。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：一言而喪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予無樂乎爲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。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。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易去聲、喪去聲、下同、樂音洛、○幾、是期望、喪、是亡、

〔解〕

定公問道、只一句話、就可以興國、有的沒有、孔子答道、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、但君既如此問、也有一句話相像的、人都常說爲君的總理一國人民、這是最難

、爲臣的助君治國、也不容易、如果真知道爲君最難、必然心懷畏懼、兢兢業業、一事不敢懈怠、常常如此、國家自然興起、這不算得一言興國了麼、定公又問道、只一句話、就可以亡國、有的沒有、孔子答道、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、但君又如此問、也還有一句話相像的、人都常說我若爲君、也沒有別的樂處、只是說出話來、人人都是順從、沒有一人敢違拗的、這真是個樂處了、如果話說得好、人不敢違拗、這不也很好麼、若是說得不好、也不許人違拗、那忠直的人、一個也容不住、君越驕、臣越陷、所用的、都是小人、所行的、都是虐政、國家豈有不亂、這不算一言亡國了麼、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說，遠者來。

說音悅。

〔解〕

葉公向孔子問政、孔子說道、爲政第一是要愛民、如果真能愛民、那近處百姓受我的恩惠、滿心感激、人人喜悅、就是那遠方百姓、聽聞我能如此愛民、也都願做我百姓、來這裏安居樂業了、這效驗是由近及遠、若不是真有愛民的心、如何能感動得許多百姓呢、

子夏爲莒父宰。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

聲、○莒父、是魯邑名、速、是快、

〔解〕

子夏爲莒父邑宰、來見孔子問政、孔子說道、爲政的流弊、都從性情上起、汝的性情褊狹、第一切忌急性、凡事須從容布置、不可太趕急要快、第二切忌小算、凡事須從大處著想、不可只圖目前小利、那急性的人、他何嘗不是勤政、但做事總有個次序、若不管次序、一味趕急要快、手忙腳亂、這事如何行得通呢、那小算的人、他何嘗不是爲公、但見識落在小處、那大處自然見不到、縱使做得成事、也不過只得目前小利、那久遠的大事業、又如何做得成呢、

葉公語孔子曰。吾黨有直躬者。其父攘羊。而子證之。孔子曰。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

父爲子隱。子爲父隱。直在其中矣。語去聲、爲去聲、○語、是告、直躬、是直、身行事、攘、是奪、隱、是瞞、證、是佐、

〔解〕

葉公告孔子說道、我鄉黨中有個直身行事的人、他生平不說一句謊話、有人告他父親奪人的羊、他做兒子的人、也去做個證見、這可算得直了、孔子說道、我鄉黨中所說的直人、不是這樣、兒子有罪、父親替他隱瞞、父親有罪、兒子替他隱瞞、父子是一本至親、若要替他隱瞞、心裏如何忍得、這是天理人情、合當如此、不必說是直、直就在裏面了、

樊遲問仁。子曰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居處、是居家、之、是往、

〔解〕

樊遲問如何是仁、孔子道、仁是人心上天理、天理有在居家時發見、居家時若有傲慢的心、那天理便不能存了、須是居家時一切容貌舉動、都要極其恭謹、不敢一毫傲慢、這便是居家時天理了、天理又在做事時發見、做事時若有怠忽的心、那天理也不能存了、須是做事時凡有大事小事、都要極其敬慎、不敢一毫怠忽、這便是做事時天理了、天理又在待人時發見、待人時若有虛僞的心、那天理更不能存了、須是待人時無論親疎厚薄、都要出於實心、不敢一毫虛僞、這便是待人時天理了、這三件功夫、是一生的事、須要常常去做、就往夷狄地方、也不可丟棄這三件功夫、做到純熟、天理自然完全、也就算得仁了、

子貢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行己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可謂士矣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宗族稱孝焉。鄉黨稱弟焉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言必信。行必果。硜硜然小

人哉。抑亦可以爲次矣。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。子曰：噫。斗筲之人。何足算也。使去聲、行去聲、磬告耕反、筲所交反、算亦作筭、悉亂反、○磬、是堅固、筲、是竹器、斗、裝十升、筲、裝十二升、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如何纔算得讀書的士人、孔子道、做人第一要有廉恥、一切卑污苟賤的事、自己斷不肯爲、如或出使四方、又能熟習禮儀、善能應對、使四方人敬重、不致玷辱君命、這種人、操守既靠得住、才具又有可用、可以算得士了、子貢問道、請問次一等的如何、孔子道、孝友是爲人根本、如果宗族中人都稱他是孝、鄉黨中人都稱他是弟、這種人根本既好、就是才具稍差、也算得次等了、子貢道、請問又次一等的何如、孔子道、有種人說話無論如何、既說了、就必要信實、行事無論如何、既行了、就必要果決、他執意堅固得很、是個氣量狹小的人、但論他操守、還有可取、也算得又次一等的了、子貢道、如今在位爲政的這些人如何、孔子見他忽然說到這裏、心內不悅、歎氣說道、噫、這些人的器量、可比只有一斗一筲樣子、是個極瑣細微末的人、如何算得到他哩、

子曰。不得中行而與之。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。狷者有所不爲也。

狷音狷、○中、行、是中道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道理總是得中纔好、但人生才質、往往不能得中、如今我要尋天生中道的人、與他學道、是不能得了、不得已思想那次的、也必是狂狷的人、狂的嫌他太高、但他一心要上進求取、這個志向可取、狷的嫌他太量狹、但他卻有決不肯爲的事、這個操守可取、我得這兩種人、加以磨礪造就、都可以成材傳道、若只是老實人、沒有這等志向操守、如何能擺脫世俗、不如狂狷的可以造就了、

子曰。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恆。不可以作巫醫。善夫。不恆其德。或承之羞。子曰。不占

而已矣。恆、是常久、承、是進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惟有無常久的人、是事都做不成、南方人有句話、說人若是無常久、斷巫醫也做不得、這話說得極好、巫、是事鬼神的、醫、是治病的、若不是常久、斷然學不成、何況別的大事業呢、易經恆卦爻辭、有兩句說道、不恆其德、或承之羞、這是說人若德行無常、人人鄙薄、他就有羞辱的事進來、孔子讀這兩句爻辭、因說道、如今無常久的人、不知是有羞辱、想因未曾占過爻辭了、

子曰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和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與人相處、總是和氣最好、但和氣中又有分別、出於公心的叫做和、出於私情的叫做同、君子存心寬厚、推賢讓善、全無忿嫉的意思、這是和、及至有違道背理的事、要使君子曲從、君子也斷不肯、這卻又是不同、小人用情徇私、一唱百和、全是瞻徇的意思、這是同、及至有爭權奪利的事、要使小人相讓、小人也斷不能、這卻又是不和、和同二字相反、須要辨得清、不可誤認了、

子貢問曰。鄉人皆好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鄉人皆惡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其不善者惡之。好惡並去聲、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一鄉人都好他、這人如何、孔子道、這人未見得可取、子貢又問道、一鄉人都惡他、這人何如、孔子道、這人也未見得可取、要曉得一鄉中、有善人、也有不善人、這兩種人、性情相反、善人所好、不善人必惡、若不善人也好他、他平日必曾與不善人相親、這就是甜軟了、不善人所惡、善人必好、若善人也惡他、他

平日必會與善人不合、這便是偏僻了、總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、不善人惡他、這纔是正直光明的人、可算得君子了、

子曰。君子易事而難說也。說之不以道。不說也。及其使人也。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

說也。說之雖不以道。說也。及其使人也。求備焉。易去聲、說音悅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在上、容易奉事、難得使他喜悅、他平日不愛逢迎、如有人奉承他、要討他歡喜、若不是正道的事、他必不喜悅、及至他用人時候、隨材委任、如用器皿一般、無論大小、俱有可用、豈不是易事麼、小人在上、難得奉事、卻容易使他喜悅、他平日最愛逢迎、如有人奉承他、要討他歡喜、就不是正道的事、他也必喜悅、及至他用人時候、搜尋過失、求全責備、總沒人能合他意、豈不是難事麼、這一公一私、一寬一刻、由他存心相反、所以不同了、

子曰。君子泰而不驕。小人驕而不泰。泰、是安舒、驕、是傲慢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心地寬平、平日舉止從容、全是安舒氣象、卻又一言一動、都有禮法、並無一毫傲慢、小人不知禮法、縱慾自恣、全是傲慢惡習、而且性情浮躁、輕舉妄動、忙擾不堪、又如何能得安舒呢、

子曰。剛毅木訥近仁。木、是質朴、訥、是口鈍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仁本是人心之天理、只因後來私欲漸盛、又沾染世俗習氣甚深、所以離得遠了、只是剛強的人、他秉性硬直、世上許多卑屈的事、他做不來、又有果毅的人、他立志堅定、世上許多委靡的事、他做不來、又有質樸的人、他居心篤實、世上許多浮華的事、他做不來、又有口訥的人、他說話遲鈍、世上許多巧佞的事、他做

不來、這四種人、天姿卻厚、所以與仁還相近、若肯加功爲學、自然容易有成了、

子路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切切偲偲。怡怡如也。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

偲。兄弟怡怡。切切、是誠懇樣子、偲偲、是勸勉樣子、怡怡、是和悅樣子、

〔解〕

子路問道、如何可算得士人呢、孔子道、凡相與人、誠意懇到、披肝露膽、是個切切樣子、勸勉人、詳細開導、盡言無隱、是個偲偲樣子、親愛人、情意悅樂、始終和好、是個怡怡樣子、有這三樣、既正直、又和平、可以算得士了、但這三樣用處、又有分別、朋友以義爲重、須要切切偲偲、若太面軟、必然廢義了、兄弟以恩爲重、須要怡怡、若太切直、倒反傷恩了、這定要分別的、

子曰。善人教民七年。亦可以卽戎矣。卽、是就、戎、是兵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都說善人爲政、只能有文德、不能有武功、其實不然、如果善人爲政、他先教百姓孝弟忠信的德行、又於務農閒暇時候、操練技勇、演習陣法、約計到七年光景、百姓受善人教訓已久、皆曉得尊君親上的道理、武藝又已嫻熟、一旦用他往就兵戎、大家都肯出力報効、這也可以制勝了、何愁不能有功呢、

子曰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惟有用兵、最是凶險、平日教百姓、須要認真訓練、一旦臨事、纔有可用、若平日全不訓練、等到別國來伐時、就用這不會教過的百姓、與他交戰、必至大敗虧輸、徒取滅亡、豈不是丟棄自家的百姓麼、

憲問第十四

憲問恥。子曰：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憲、是原思名、穀、是祿、

〔解〕

原憲問道、爲人可恥的是何事、孔子道、爲人可恥的是無才、尤其可恥的是無品、吾人讀書出仕、原要展布材能、不是希圖穀祿、倘遇國家有道、可以展布時候、卻不能建功立業、只是虛糜穀祿、這是無才的可恥了、或遇國家無道、不能展布時候、又不肯守節辭官、還想貪戀穀祿、這更是無品的可恥了、那無品的可恥、你是早知道的、這無才的可恥、卻也不可不切戒呢、

克伐怨欲不行焉。可以爲仁矣。子曰：可以爲難矣。仁則吾不知也。

〔解〕

原憲又問道、人心有四件大病、第一件、是己非人、是個好勝的病、叫做克、第二件、誇張得意、是個自滿的病、叫做伐、第三件、抑鬱不平、是個忿恨的病、叫做怨、第四件、嗜利無厭、是個貪求的病、叫做欲、這克伐怨欲、是人心大病、若能制伏、隨處便發露出來、我如今能制伏得住、使他不行、這可以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克伐怨欲、最是人心大害、譬如毒蛇猛獸、極不容易制伏、你如今能制伏得住、使他不行、有這等力量、可以算得難了、究竟這四件病根、仍舊藏著在心、未曾拔去、譬如毒蛇猛獸、惡性未與銷除、雖然一時制伏、終必有時爲害、如何可算得仁呢、你要說這便是仁、我就不曉得了、

子曰：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。居、是思想、是便安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意中、都有個方便安樂處所、時時思想著、這在平常人、也不爲過、惟有讀書的士人、他平日修德行道、要幹許多大事業、一生辛辛苦苦、還怕做不盡、

、卻也要思想那方便安樂處所、圖自己快活自在、就這一個念頭、便已落在人欲窠裏拖泥帶水、終身洗脫不淨、到頭成了個庸俗的人、如何可以爲士呢、

子曰。邦有道。危言危行。邦無道。危行言孫。

危、是高、孫、是卑讓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言行、超出衆人、所以國家有道時候、他議論既高、品行又高、迥然與流俗不同、這是君子體格如此、倘遇國家無道、正人不能見容、那時君子也斷不肯屈身變節、品行還是要高的、惟有言語卻不敢盡說、寧可過於卑讓、不肯招觸時忌、如此、纔可以避禍、這固是君子不幸、也便是國家不幸了、

子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有德的人、他說出議論、都是實事、作出文章、都是實理、裏面道德充積、外面光華發露、自然必有言辭可觀、若但是能言的人、他不過善能揣度事理、又兼有口才、說得好聽、其實未必真能有德了、仁者爲人、一心純是天理、並無一毫私欲牽望、理當做的、他必去做、利害禍福、搖奪他不得、自然必是有勇、若但是有勇的人、他不過仗著那血氣剛強、一時奮激拚命向前、其實未必真能有仁了、可見有本、必然有末、有末、不必有本、爲學總是要先講求根本了、

南宮适問於孔子曰。羿善射。奭盪舟。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。而有天下。夫子不

答。南宮适出。子曰。君子哉若人。尙德哉若人。

南宮适、卽南容、盪舟、是推船、

〔解〕

南宮适問道、從前夏朝、有個有窮國君、名羿、最善射箭、百發百中、他篡了夏后相王位、後來又被他臣子寒泥篡位殺害、寒泥的兒子名奭、力氣最大、能於旱地推船、後來夏少康起兵滅泥、奭也被殺、羿奭二人、有絕等材力、都不得好死、這是一段故事、夏朝開基的始祖是禹、周朝封國的始祖是稷、舜使禹治水、同稷二人、

教民耕種、一切翻犁布種的事、都要親身教導、禹稷二人、是最吃辛苦的、後來都有了天下、這又是一段故事、據這兩椿故事想來、豈不是上天重德不重力麼、南宮适意思、是把羿稟比當時有權力的人、把禹稷比孔子、孔子聽了、知道是要推尊自己、因此不便回答、南宮适出去後、纔稱贊他道、這個人可以算得君子了、如今世人、都重力不重德、他獨知道推尊有德的人、這個人、豈不是君子麼、

子曰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必仁、小人必不仁、這是人品大分別處、如今嫌君子的、偏要說君子不仁、愛小人的、偏要說小人也仁、據我看來、那仁道甚大、一生做不盡、偶爾間斷、便是不仁、君子雖極力為仁、難保沒一念疎忽的時候、如今要搜尋君子過失、說他不仁、卻也還有、至於小人、他居心刻薄、行事詐偽、把天良都埋沒盡了、如今要替小人迴護、說他也有一二事是仁、這是斷然沒有的了、

子曰。愛之能勿勞乎。忠焉能勿誨乎。

誨、是諫諍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為父的都知道要愛子、但既要愛子、卻只是一味姑息、把兒子嬌慣了、必使百事無成、這樣愛法、倒不如不愛了、如果真有愛子的心、必要為他計慮久遠、使兒子勤身苦學、做成保家的賢子、如何能免得勞苦他呢、為臣的都知道要忠君、但既要忠君、卻只是百般承順、把人君驕慣了、必然任性妄為、這樣忠法、倒反成不忠了、如果真有忠君的心、必要為他分辨邪正、使人君去惡從善、做成有道的明君、如何能免得諫諍他呢、

子曰。為命。裨諶草創之。世叔討論之。行人子羽脩飾之。東里子產潤色之。

命、是辭令、

如今表啓之類、裨謀、世叔、子羽、皆是鄭國大夫、世叔、名游吉、子羽、名公孫揮、行人、是官名、東里、是地名、子產住處、草創、是起草稿、討論、是考究議論、脩飾、是增減、潤色、是加文采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小國聘問大國、必有辭令、惟有鄭國子產執政時、所做的辭令最好、有個大夫裨謀、他善能謀事、先叫他起個草稿、又有個世叔、他學問淹博、又叫他考究典故、評論是非、又有個子羽、他做行人的官、常往各國、深知風土人情、再叫他斟酌一番、當刪減的刪減、當增添的增添、然後送到東里子產住處、他又細細加上些文采、更覺得光潤華麗、所以能使大國和悅、不生兵禍、同時列國、也有辭令、都不能及他的好了、

或問子產。子曰：惠人也。問子西。曰：彼哉彼哉。問管仲。曰：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。飯

疏食。沒齒無怨言。子西、是楚國大夫公子申、彼、是他、伯氏、是齊大夫、駢、是邑名、沒齒、是終身、

〔解〕

或人問子產何如、孔子道、子產爲政、修立法度、整頓地方、都是爲愛民起見、是個慈惠的人了、或人又問楚國有個子西、他能讓楚國、也很著名、這人何如、孔子道、這樣人、他自是他的路數、就有一二件好處、也不過只成了他的路數、何必論他呢、或人又問管仲何如、孔子道、這人便不同了、他相齊桓公、興起霸業、功勞極大、桓公因伯氏有罪、奪他駢邑三百戶、賞與管仲、那伯氏被奪貧困、家中吃麤飯過日、終身沒有怨言、豈不是管仲功大、能使他人心服麼、

子曰：貧而無怨，富而無驕，易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惡貧喜富、處貧必生怨恨、處富必至驕奢、這是常人通病、若有學問的人、處貧必不生怨恨、處富必不至驕奢、但這兩件工夫、也有淺深不同、那處貧

的、衣食缺乏、困苦不堪、若不是道德充積、內重外輕、安能毫無愁怨、這是最難、那處富的、家計寬裕、諸事順遂、但能謹守禮法、屏除嗜慾、自然沒有驕奢、這便稍爲容易了、所以爲學的人、無論貧富、都要用功、究竟總是安貧爲上了、

子曰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。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孟公綽、是魯國大夫、優、是有餘、老、是家長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孟公綽爲人、操守廉潔、性情恬靜、是個寡欲的人、只可惜才具稍短、有守不能有爲、譬如趙魏兩家、他是晉國世卿、權勢極重、家臣甚多、須要有人約束、若使孟公綽這等人做個家臣長官、必能正身表率、使家臣箇箇敬服、這是他做得有餘的、至於大夫、官位既高、國家政事、都是他的責任、就是滕薛二國、地方最小、也有許多繁雜的事、須要費心料理、那孟公綽怕未必做得來哩、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。若臧武仲之知。公綽之不欲。卞莊子之勇。冉求之藝。文之以禮

樂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成人、是全人、臧武仲、是魯大夫、名紇、卞莊子、是魯國卞邑大夫、知、是聰明、不欲、是不貪、

〔解〕

子路問如何纔算得全人、孔子道、全人是要才全德備、第一要有見識、若像臧武仲那樣聰明、見識必然通透了、第二要看心地、若像孟公綽那樣不貪、心地必然潔淨了、第三要有膽力、若像卞莊子那樣勇烈、膽力必然堅定了、第四要能辦事、若像冉求那樣材藝、辦事必然周妥了、既兼這四人的長處、還怕氣質太麤、沒有文采、須要學禮學樂、陶鎔氣質、把偏駁處、都化爲中和、天姿既好、學問又深、自然才全德備、也可以算得全人了、

曰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。見利思義。見危授命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亦可以爲成人

矣。授命、是將性命交付與人、久要、是舊約、平生、是平日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畢、想起近日人才難得、不能如此求全責備、因又說道、我方纔所說的、全人、如今怕未必有、但就如今論人、何必定要如此、纔算全人呢、只要見著財利、真能不貪、必先思想義理、當得不當得、見著危難、真能不避、肯把自己性命、交付與人、若有舊約、真能不失信、無論相隔多年、必不忘記平日的言語、這是義烈忠信的人、最能扶持世道、縱然才德未能純備、也可以算得次等全人了、

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。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。公明賈對曰。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。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。人不厭其取。子

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公叔文子、是衛大夫公孫枝、公明賈、是衛人、信、是實、

〔解〕

孔子聞衛國有公叔文子、是個賢大夫、一日見著衛人公明賈、因問他道、聽見人說公道、這是來告的人說得太過了、夫子何嘗不言、但必要當說時纔言、人不厭他多言、就覺得他是不言了、夫子何嘗不笑、但必有可樂處纔笑、人不厭他多笑、就覺得他是不笑了、夫子何嘗不取、但必要合義的纔取、人不厭他多取、就覺得他是不取了、孔子聽公明賈說來、那公叔文子爲人、直是隨時得中、無一事不做到恰好處、這非有聖賢學問的不能、心裏想文子雖是好人、未必就到這個地步、但君子樂聞人善、不肯去駁他不是、因說道、你說的也有理、或者是如此、但這樣德行、是最不容易的、難道果真是如此麼、

子曰。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。雖曰不要君。吾不信也。防、地名、是臧氏封邑、要、是挾制邀求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臧武仲因與孟季兩家不合、被季孫所逐、武仲逃奔防邑、使人往魯國、求魯君爲臧氏立後、魯君應許後、方纔退出防邑、揣他的意思、魯君若不應許立後、必然據邑背叛、這分明是要挾君上了、他請立後時言辭委婉、也像個恭順樣子、究竟那心迹總遮掩不去、就有人替他解脫、說他不是要挾君上、我也必不肯信了、

子曰。晉文公譎而不正。齊桓公正而不譎。晉文公、名小白、譎、是詭詐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自齊桓公創興霸業、後來又有晉文公繼起、論他功業、也與齊桓公不相上下、但行事卻有不同、那晉文公天資刻薄、好用機巧、一切行事、都是詭詐多端、全然不是正道、不如齊桓公天資忠厚、沒有機巧、雖也是假託仁義、但他行事、卻還有些正道、不肯用許多詭計、這就比晉文公高了、

子路曰。桓公殺公子糾。召忽死之。管仲不死。曰。未仁乎。子曰。桓公九合諸侯。不以

兵車。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。如其仁。公子糾、是桓公兄弟、召忽、是齊臣、九通作糾、糾、是結連、

〔解〕

子路說道、齊桓公爲公子時、他哥哥襄公爲君無道、鮑叔牙知齊國將亂、先護送桓公逃奔莒國、後來襄公被無知所弑、管仲同召忽二人、護送桓公兄弟公子糾逃奔魯國、魯君聞齊人殺了無知、起兵送公子糾回國、不料桓公從莒國先入、已立爲君、魯兵被齊兵打敗退回、桓公使鮑叔牙帶兵來說、請魯國殺公子糾、將管召二人交出、帶回齊國治罪、召忽不肯受辱、自刎身死、管仲不肯死、到了齊國、桓公赦罪、用他爲相、據這樣說來、管仲背主事讐、是未有仁心的了、孔子道、論人固要論心、也要論功、果有救世的大功、也就算得仁了、那齊桓公不過是中材、只因用了管仲、竟能做成霸主、結連聚合許多諸侯、大家同心和好、全以禮義相交、不用兵車

爭戰、天下太平了數十年、若不是得管仲的力、焉能如此、管仲有這樣大功、當時誰人能及他的仁、到于今、又誰人能及他的仁呢、

子貢曰。管仲非仁者與。桓公殺公子糾。不能死。又相之。子曰。管仲相桓公。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民到于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

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匡、是正、被、是披、衽、是衣襟、諒、是小信、經、是縊、瀆、是大溝、溝瀆、是田間水道、

〔解〕

子貢說道、管仲不是仁者哩、桓公殺公子糾、他不能死也罷了、還要爲桓公的相、這太忍心了、孔子道、虧得管仲肯相桓公、纔能興起霸業、統率諸侯尊戴周朝、驅除夷狄、使天下一齊歸正、沒有禍亂、直到于今、百姓尙能安居、中國不致陷入夷狄、這都是受他的恩賜、若沒有管仲這人、當時夷狄日盛一日、中國被他侵削、于今不知是何世界、我們怕要披著頭髮、穿著左襟衣服、都變成夷狄樣子了、管仲有這等大功、如何還說他不仁呢、要曉得管仲意思、原是知道桓公要重用他、自己揣度才力、可以救世立功、所以不肯就死、豈同那匹夫匹婦鄉裏小民、講一種小信、相約同死、自縊在溝瀆旁邊、終久沒人知道名姓呢、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。臣、是家臣、僎、是公朝、升、是登、

〔解〕

公叔文子有個家臣、名僎、文子因他爲人甚賢、薦與衛君、衛君遂用僎爲大夫、與文子同登公朝、孔子聽見這樁事、因說道、今世大夫妬賢嫉能的多、況且是自己家臣、誰肯與他同列、文子既知僎賢、便薦與君、忘記他是家臣、礙了自己分位、這樣忘分薦賢、只知有君、不知有己、在當時實屬難得、他諡法叫做文子、這可以不

愧這文字了、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。夫如是。奚而不喪。孔子曰。仲叔圉治賓客。祝鮀治

宗廟。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。奚其喪。喪、是失位、仲叔圉、即孔文子、治、是管理、

〔解〕

孔子一日與李康子談起衛靈公為君無道、康子問道、這人如此無道、何以不會失位呢、孔子道、靈公雖然無道、卻會用人、有個仲叔圉熟習禮節、用他管理接待賓客的事、又有個祝鮀、他善能禱告、用他管理祭祀宗廟的事、又有個王孫賈、頗知兵法、用他管理操練軍旅的事、這三人、雖不純正、卻各有才幹可用、靈公用他、又用得恰當、使他們各盡所長、能如此知人善任、雖然無道、也可以自保、何至於就要失位呢、

子曰。其言之不忤。則為之也難。忤、是慚愧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于今人每好說大話、想要藉此欺人、我揣度他的意思、當說那大話時、心裏本不會打算要做、所以也不問自己能與不能、任意誇口、毫無慚愧、其實就他這不慚愧處、便可以看出破他那無能為處、如果真要叫他去、那就千難萬難、必至出乖露醜了、如何能欺哄得人呢、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。告於哀公曰。陳恆弑其君。請討之。公曰。告夫三子。

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。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告。不可。孔子曰。

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陳成子、是齊大夫、名恆、簡公、是齊君、名壬、

〔解〕

陳成子在齊國專權、要想謀篡、弑了齊簡公、孔子聽聞此事、先在家中沐浴潔淨、然後上朝告魯哀公道、陳恆弑了齊君、這是大逆不道、天地不容、必須加誅、請我公發兵去討他的罪、哀公聽了這話、無奈三家專權、自己不能作主、因說道、你從的話、知道了、請你去告那季孟叔三子、聽他們商議罷、孔子出朝、說道、因我從前隨從大夫班後、遇著此等事、不敢不告、君不肯自己作主、又叫我去告三子哩、孔子隨即到三子家中、把這話告他、那三家都是權臣、與陳恆是一路人、如何肯討他的罪、個個都說不可發兵、孔子見他們不肯、因說道、這不是我愛多事、因陳恆犯了弑君大罪、凡天下爲臣的人、理應同心憤怒、要立刻誅滅他纔是、我從前也曾隨大夫班後、所以不敢不告、若

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。

犯、是冒犯顏色、

〔解〕

子路問事君是要如何、孔子道、事君無非是要盡忠、須有一片至誠的心、事事認真、處處踏實、不敢有半點欺蒙、自己既竭盡心力、倘若遇見君有過失、又不忍坐視、必要直言諫諍、即或冒犯君的顏色、被君惱怒、也不敢畏禍躲避、這樣事君、可以算得盡道了、

子曰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。

上達、是上到極處、下達、是下到極處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小人、起初也相離不多、只因君子一心用在天理上、那天理本是高明的、在天理上用功、就像上登高山一般、越上越高、高到極處、便與聖賢相同、小人一心用在人欲上、那人欲本是污暗的、在人欲上快意、就像下墜深坑一般、越下越低、低到極處、便去禽獸不遠、這一上一下、只在天理人欲上分路、到後來、人品便天淵相隔了、

子曰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人爲學、今人也爲學、但爲學的念頭、卻有不同、古來爲學的人、總要正心修身、一心想保全天性、是個爲己的念頭、於今爲學的人、大半沽名釣譽、一心想干求人爵、是個爲人的念頭、那爲己的、只是要自修、不是要人知、所學全是真的、到得道德充積時候、自然會感動人心、那爲人的、只是要人知、不是要自修、所學盡是假的、遇着困頓無聊時候、連一身名節、都保不住了、古今人不同如此、豈不可歎、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。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。曰。夫子何爲。對曰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

能也。使者出。子曰。使乎使乎。蘧伯玉、是衛國大夫、名媛、使者、是出差的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到衛國時、住在蘧伯玉家中、後來回到魯國、伯玉思念孔子、差人到孔子處問安、孔子因是伯玉差來的人、很敬重他、與他同坐、問道、夫子在家中、近日所做何事、那使者答道、夫子在家、別無他事、只常常用功檢點身心、想要減少些過失、用功許久、還覺得過失未能減少、工夫總放不下、這是夫子近日心事了、使者說畢退出、孔子聽了、心喜伯玉能切實用功、又喜使者能說出伯玉心事、因稱贊他道、這樣使者、真不負他主人差來的意思、可以算得好使者了、

子曰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重出

曾子曰。君子思不出其位。

〔解〕

曾子讀易經艮卦象辭、因說道、凡人有身、就有現處的分位、有位、就有當做的職事、有事、就有應用的心思、這是自然如此、但分位有定、心思無定、往往有人不

去思想分內的事、倒要想分外的事、不但懸空思想終是無益、而且此心越放越遠、反把分內的職事拋荒了、所以爲君子的、心裏思想事理、總在他分位以內、從不出他分位以外、說本分話、幹本分事、本分當做的、都盡心去做、沒有一毫分外想頭、所以象辭上說君子思不出其位、這是夫子吃緊教人的話、後學切不可忽略了、

子曰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

過、是趕向前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學問、言易行難、君子最怕言易、所以開口便懷著恥心、不敢任意妄說、君子又深知行難、所以做事要趕過向前、莫教落後不及、果能如此、自然一言不苟、一行不遺、安得不做成君子呢、

子曰。君子道者三。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。知者不惑。勇者不懼。子貢曰。夫子自道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道理有三件、我自揣都沒有能做的、第一是仁、果是仁者、他把私欲去得淨盡、並無一毫罣累、斷然是不憂的、第二是知、果是知者、他把事理看得透徹、並無一毫蒙蔽、斷然是不惑的、第三是勇、果是勇者、他把正氣養得充足、並無一毫畏怯、斷然是不懼的、這豈是我能做得到呢、子貢道、這三件夫子做得有餘、如今還要說無能、不過是夫子自己說謙虛話罷了、

子貢方人。子曰。賜也賢乎哉。夫我則不暇。

方、是比方、是閒、

〔解〕

子貢平日最喜評論人物、將許多人言行、一一比較、論其長短、這也是知人的學問、孔子怕他專做這事、把心用在外面、只揣度別人的是非、不考察自己的得失、因說他道、賜如今已做到賢人了麼、爲何自己身心、並不用檢點、竟有閒工夫比較別人長短麼、若是我自揣、覺得自己身上、缺陷甚多、日日用功修治、還來不及、那

有閒暇時候、去管別人長短呢、

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其不能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果有才能、何愁沒有知己、即或沒有知己、這是有才無命、也用不著憂愁、所愁的是自己一無所能、人要用我、我無可用、這便成個棄材了、

子曰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抑亦先覺者。是賢乎。

逆、是預料、詐、是欺哄、億、是揣度、不信、是無實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近世人情巧僞、往往外面說許多好話、裏面卻藏著歹意、這叫做詐、又有裏面懷許多猜疑、外面卻裝做相好、這叫做不信、有種人受他愚弄、毫不知覺、這一個固然算不得賢、又有種人、心裏怕人詐、那未必詐的、也預料他必是詐、怕人不信、那未必不信的、也揣度他必是不信、覺得人人都是仇敵、自己心術、也就變成刻薄、這更是不賢了、君子忠厚待人、從不預料人詐、也不揣度人不信、全是推誠相與、只因他事理透徹、心地虛明、如有詭詐不信的人、一到面前、那些如鬼如蜮伎倆、早已露出破綻、自然先行知覺、若不

是窮理功深、安能如此、這可以算得賢了、

微生畝謂孔子曰。丘何爲是栖栖者與。無乃爲佞乎。孔子曰。非敢爲佞也。疾固也。

微生、是姓、畝、是名、栖栖、是依戀、佞、是諂、疾、是嫌、固、是固執不通、

〔解〕

微生畝、是個年高隱士、見孔子周游列國、覺得未免多事、因謂孔子道、你何故依戀各國地方、不肯退隱山林、豈不是要學做世上諂佞的人、謀取功名富貴麼、孔子答道、若學做世上諂佞的人、謀取功名富貴、這是我斷然不敢的、但人生出處、總要隨時、不能一定、若偏在一邊、便是固執、我何曾不想退隱山林、卻又嫌偏在一邊

、做成固執不通的人、所以周游列國、都是這個意思了、

子曰。驥不稱其力。稱其德也。驥、是上好馬名、

〔解〕 孔子說、上等的好馬、名叫做驥、人說馬的好處、總在善走、有一種馬、雖然善走、卻性氣惡劣、也算不得驥、既名為驥、就不但稱他腳力善走、是要稱他德性馴良、纔見他真可貴重處、馬且如此、何況論人豈有不以德爲重的呢、

或曰。以德報怨。何如。子曰。何以報德。以直報怨。以德報德。德、是恩惠、

〔解〕 或人問道、近世人心澆薄、往往各懷仇怨、互相報復、弄得不成世界、有種厚道人、出來矯這個弊、生平待人、純是一片好心、就是素日有怨的人、也用恩惠報他、這樣人如何、孔子說、據你所說、可算得厚了、但與我有怨的、既然用恩惠報他、那與我有恩的人、又用什麼去報他呢、豈不是把恩人看成仇人一樣麼、依我說、那與我有怨的、我只以直道相待、一切都是秉公、不記從前私恨、也就算待他好了、至與我有恩的人、我必要以恩惠相報、斷不肯忘恩背義、這纔是正理呢、

子曰。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。何爲其莫知子也。子曰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。其天乎。

〔解〕 孔子一日忽然發歎道、如今沒人知道我了、子貢問道、現在夫子道德、弟子們個個敬仰、就是外人、也多佩服、怎麼說沒人知道夫子呢、孔子道、我平日爲人、貧富貴賤、聽憑著天、從來不敢怨天、愛惡毀譽、聽憑著人、從來不曾怪人、心裏平平坦坦、別無所求、專在學問上用功、那學問工夫、又別無奇妙、只在下面淺近處、

切實下手、到後來漸漸往上面長進、這個境界、惟有我自己的理會得、別人如何得知、但道從天出、我心中理會許多道理、都是上天所與、如要有知我的、除非就是天罷了。

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曰：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。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子曰：道之將行也與！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！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。

愬，是誣告、

子服景伯、是魯大夫子服何、夫子、指季孫、惑志、是疑心、肆、是陳尸、廢、是不行、

〔解〕

子路爲李氏家臣、有個公伯寮、在季孫面前誣告子路、說了許多壞話、子服景伯聽聞此事、來告知孔子、因說道、季孫聽了公伯寮的話、頗有疑心、那公伯寮、實在可恨、就我的力量、也還能殺他、把他陳尸市朝、纔快我意、孔子勸他道、你也不必如此動氣、大凡我輩出仕、是要行道、能行與否、有天做主、如果道將要行呢、爲上的自然信用、就有人阻撓、也阻不住、這是天命、如果道將要廢呢、爲上的自然齟齬、就有人挽回、也挽不轉、這更是天命、那公伯寮雖進讒言、其實他也無奈命何、枉自做了小人、我們又何必怪他呢、

子曰：賢者辟世。其次辟地。其次辟色。其次辟言。

色、是禮貌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賢人隱居、總爲避亂起見、但避法卻有不同、有因天下無道、不肯出仕、這叫做避世、其次的、見此國將亂、去往他國、這叫做避地、又其次的、因國君相待頗好、暫且留住、後見禮貌漸衰、遂去、這叫做避色、再其次的、國君禮貌雖衰、尚不忍去、因聞小人進了讒言、然後決去、這叫做避言、這幾等避法、雖有不同

、總是爲潔身遠害、不失他賢人身分、這意思卻是同的了、

子曰。作者七人矣。作、是起

身去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賢人去留、關繫國家治亂、國家若治、賢人必留、國家若亂、賢人必去、如今聽見起身去的、業已有了七人、賢人都要遠避、那國家氣象、也就可想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。奚自。子路曰。自孔氏。曰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石門、是地名、

晨門、是管早晨開門的人、自、是從、

〔解〕

子路出行、在石門地方住宿、有個晨門來問子路道、看汝這樣、不是平常人、你從何處來呢、子路答道、我從孔家來的、晨門道、我久聞有個姓孔的、他周游列國、一心想要救世、其實他也知道世界是做不好的、無奈救世的心、總放不下、還要盡力去做、想來就是這個人了、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。曰。有心哉。擊磬乎。旣而曰。鄙哉。硜硜乎。莫子知也。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子曰。果哉。末之難矣。荷、是擔、蕢、是草籠、鄙、是陋、硜硜、是石聲

堅確、厲、是和衣過水、揭、是掀衣過水、果、是決、末、是無、

〔解〕

孔子閒住衛國、偶然擊磬、有個擔草籠的人、從孔子門口經過、聽見磬聲、因說道、這擊磬的、是個有心人、他心裏想要救世呢、聽了一會、又說道、這人見識陋了

、就同那磬聲一般、經經不變、是個固執人哪、如今世上、沒有知己、該歇使歇罷、可比水深、就和衣過水、水淺、就掀衣過水、世事原沒有一定、何必定要救世呢、孔子聽他說話、像個隱居高士、因說道、天下人都與我同類、同類失所、我心不安、這救世的心、如何放得下、若世亂便隱、一切不管、像他說的這樣果決、那出處也就無難了、

子張曰。書云。高宗諒陰。三年不言。何謂也。子曰。何必高宗。古之人皆然。君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三年。高宗、是商王武丁、諒陰、是居喪、薨、是死、總己、總理自己職事、冢宰、是太宰、是

〔解〕

子張問道、商書上說高宗居喪時候、三年不會發言、新君不言、政事又誰作主、這書是如何說呢、孔子道、這事何必高宗如此、凡古來人君初即位時、都是如此、只因這三年喪服、是人子至情、天子與庶人同是一理、先君去世、爲子的非常哀痛、何心談及政事、那太宰是國家首相、可以代管、所以這三年內、百官總理自己職事、都聽太宰吩咐、新君不言、也不礙事了、

子曰。上好禮。則民易使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近時爲上的人、往往說民情刁頑、難於使令、其實這個病根、由於民不知禮、民不知禮的病根、又由於上不好禮、如果爲上的真能好禮、一言一動、都合規矩、百姓早已敬服、再能將禮法教民、使百姓都知禮意、個個曉得上下定分、自然不敢違抗、還有不易使的麼、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。脩己以敬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脩己以安人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脩

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。堯舜其猶病諸。

〔解〕

子路問如何方是君子、孔子道、要做君子、第一是脩己、將自己身上性情氣質、以及視聽言動、一一都要脩治好了、這脩己事極多、總綱却在敬字、把敬字作主、提起精神、一毫不肯放過、那身上許多言行、自然漸脩漸密、沒有過差、這是君子的學問了、子路道、君子學問、只這樣脩己便完了麼、孔子道、自己既脩治得好、自然待人必好、親疎厚薄、一一都處治得妥貼、自然大家相安、所以脩己也能安人、這是君子的功效了、子路道、君子功效、只這樣安人便完了麼、孔子道、除自己以外、便都是人、百姓雖多、也不過是人、既能安人、就推到天下四海、那人心情理、總是一般、所以能安人、就能安百姓、工夫總從脩己做起、君子只脩自己一身、到了道德充積時、由近及遠、便可以安百姓、這不是小小功效、就是堯舜那樣大聖人、說到安百姓三字、他心裏還要抱歉、你切莫看得太輕易了、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。老而不死，是爲賊。以杖叩其脛。原壤、是孔子

舊交、夷、是蹲踞、俟、是等待、孫弟、是謙順、述、是稱、賊、是害、叩、是敲、脛、是腳骨、

〔解〕

孔子有個舊交原壤、他見孔子前來、蹲踞在地下等待、孔子看他講禮法、因責他道、你年幼時、不知謙順敬重尊長、到長大時、又沒有才德爲人稱說、徒然虛生在世、到老不死、這不是賊害風俗的人麼、孔子說畢、將拄杖敲他腳骨一下、使他知道蹲踞無禮、以後便會改過了、

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：益者與？子曰：吾見其居於位也。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。欲速成者也。闕黨、是地名、將命、是傳話、居、是坐、位、是正位、先生、是長輩、

〔解〕

闕黨有個童子、也在孔子門下從學、孔子如有賓客往來、常使這童子傳話、或人問孔子道、這童子年紀尚幼、就使他當傳話的職事、想是他學問有進益了麼、孔子道、凡做童子的人、陪長輩坐、須在席角旁坐、從長輩行、須在後面隨行、這是禮當如此、如今這童子不知守禮、我見他坐席、常在正位、又見他同長輩並肩行走、這樣心高志傲、不是求學問進益的人、只是想要快快長成的意思、我所以使他傳話、是要教他觀賓主禮節、曉得些長幼次序、學習這謙讓儀容、好變化他氣質、並不是另眼賞識他呢、

論語話解卷之八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

陳、是戰陣、俎豆、是禮器、興、是起、慍、是怒、濫、是亂做、

〔解〕

孔子在衛、靈公一日問起行兵陣勢如何、孔子答道、臣平日在家、只是學禮、那行禮的器具、如俎豆等類的事、都聽見前輩說過、頗懂得些、至於行軍戰鬪的事、向來未曾學過就不懂得了、孔子因靈公無道、想要勸他行仁政、如今見他一心只想殺伐、知道他必不能愛民、留住衛國無益、明日便收拾起行、走到陳國、被陳蔡二國發兵圍困七日、絕了糧食、隨從的人、饑餓生病、不能起立、子路心懷怒氣、見孔子說道、爲君子的人、理應蒙天庇佑、也有這樣窮困時候麼、孔子道、人生遭遇無定、就是君子、也本有窮困時候、但君子雖然身處極窮、還能守道不變、不像那小人、遇著極窮時候、忍耐不過、便要胡行亂做了、

子曰：賜也。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對曰：然。非與？曰：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

〔解〕

子貢是極聰明人、平日從孔子爲學、專在知識上用功、以多聞多見爲事、孔子一日告他說道、你以我平生學問、是學一件記一件、學得多了、記得也多、所以能理會

許多道理麼、子貢答道、賜向來愚見、覺得是如此、如今聽夫子這樣說、難道不是如此麼、孔子道、你見得左了、我不是如此、我平日雖學得多記得多、但有個總綱所在、這總綱處、是道理根原、有了這總綱、一理可以通貫萬理、若沒有這總綱、儘管零碎湊合、如何能成片段呢、

子曰。由。知德者鮮矣。

〔解〕 孔子呼子路名字告他說道、由、人心中所得義理、叫做德、是從學問中得來的、實有了這德、纔能曉得德中意味、如今人不肯好學、不能有德、所以曉得德中意味的人、也就很少了、

子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〔解〕 孔子說、凡治天下、總不能無所作爲、除非聖人盛德化民、可以不用作爲、究竟也不能全不費力、惟有虞舜、他本有聖德、能感化百姓、又接堯的後手、更兼五臣輔佐、一切政事、全然不消費力、所以古今來不用作爲天下自然平治的、第一是算虞舜了、既不見他作爲的形迹、外面還有何事可見呢、只見他恭恭敬敬、自己一人正坐向南、受天下人瞻仰、如此而已、這樣治天下、真是神化了、

子張問行。子曰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雖州里行

乎哉。立。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輿。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厚、是蠻

貊、是北狄、州、是二千五百家、參、是並立、輿、是車、倚、是靠、衡、是車頭駕馬用的、書、是寫、紳、是大帶下垂的、

〔解〕

子張問人要如何、方到處行得去呢、孔子道、凡人處世、與人交接、總不過言行兩件、說話要忠誠又信實、做事要篤厚又敬慎、果能如此、就走到南蠻北狄、也行得去、若說話不忠信、做事不篤敬、這是險詐刻薄的人、不但別處行不去、就在自己家鄉、一州一里地方、也如何行得去呢、但言行工夫、甚不容易做、須將這忠信篤敬四字、牢牢緊記、念念不忘、就是偶然站立時候、也恍惚見他並立在面前一般、或是偶然在車時候、也恍惚見他倚靠在車頭一般、無論何處、總不能頃刻離開這道理、然後說出話來、必是忠信、自然人人聽從、做出事來、必是篤敬、自然人人佩服、再沒有行不去的了、子張領了孔子教訓、就把教訓的話、寫在大帶下稍、時刻觀看、生怕忘記、這是聖門弟子留心學問處、不比後人隨聽隨忘了、

子曰。直哉史魚。邦有道如矢。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。邦無道則

可卷而懷之。史魚、是衛大夫、史、是官、魚、是名、矢、是箭、卷、是收、懷、是藏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衛國有個史魚、這人真算得直了、他是便說是、非便說非、從不肯瞻徇情面、曲意順從、到臨終時候、因衛君愛彌子瑕、不用蘧伯玉、自己說不能進賢退不肖、吩咐兒子不要殯殮、要將尸首諫君、這種人、不但國家有道時候、他爲人像箭一般直的、就是國家無道時候、他爲人也像箭一般直的、但史魚雖是直人、不能隨時屈伸、還未盡君子之道、惟有蘧伯玉這人、纔真是君子、他平日品學俱優、才德兼備、國家有道、如要用他、他便出仕、國家無道、不能用他、他便將平日許多本領、都可以收藏起來、不必求知於人、或出或處、都合正道、比那史魚又更好了、

子曰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。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。失言。知者不失人。亦不失言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平日所講道理、都是人人當學的、但凡人材質高下、各有不同、有可以與他說的、有不可以與他說的、有一種人、天資高明、又肯虛心受教、這可以與他說、若不詳細與他說、他沒有傳授、從何領悟、豈不耽誤了人材、這叫做失人、又有一種人、天資愚昧、又不肯虛心受教、這不可以與他說、若要勉強與他說、他毫不用心、終是無益、豈不白費了言語、這叫做失言、惟有知者、最能識人的好歹、可教的、必與他說、斷不失人、不可教的、不與他說、也不失言、自然所教必成、不致徒勞無功了、

子曰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常人都是貪生怕死、所以平日做事、尚不敢背理、到了生死關頭、把持不住、往往錯了念頭、做出不仁的事、惟獨有氣節的志士、與有德行的仁人、斷沒有貪生怕死、苟且求活、虧損他心中天理、若遇著患難、當死時候、只有捨命殺身、保全天理、成就得一個仁字便是、這由他平日見得理透、所以守得理定、那生死關頭也搖動他不得了、

子貢問爲仁。子曰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人要學爲仁、如何用功呢、孔子道、譬如做工匠的、或斲削木材、或鑄琢金石、不能徒手去做、須用斧鑿等項器具、若要這事做得好、必先要選那鋒利的器具、方纔做得成、我輩爲學、須有明師益友、就如做工的、須有利器一般、但凡住在這一國、國中在上的大夫、如有賢能、我當尊敬奉事、在下的士子、如有仁德

、我當結交爲友、有許多仁賢在前、使我心常懷敬畏諸事又可求教、爲仁自然容易成就了、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。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服周之冕。樂則韶舞。放鄭聲。遠佞人。鄭聲

淫。佞人殆。爲邦、是治國、輅、是大車、服、是戴、放、是禁絕、遠、是驅逐、殆、是危、

〔解〕

顏淵才具甚大、志在行道濟時、因向孔子問治國道理、孔子說道、凡講求治道、總須取法先王、那夏殷周三代制度、各有好處、夏朝制度、最好是時令、天有四時、分十二個月、周朝用子月爲歲首、取天開於子的意思、叫做天正、殷朝用丑月爲歲首、取地關於丑的意思、叫做地正、夏朝用寅月爲歲首、取人生於寅的意思、叫做人正、這三正、都可用、但因時作事、人道更爲切近、若論治道、須要行夏朝時令爲是、殷朝制度、最好是輅車、古來車制甚略、到殷朝分出許多形式、始有輅名、以辨貴賤等級、後來周朝、又加金玉裝飾、未免過費、而且容易損壞、不如殷朝木輅、樸素結實、可以耐久、若論治道、須要乘殷朝輅車爲是、周朝制度、最好是冕旒、古來已有冕旒、到周朝纔製造精密、等級分明、冕旒戴在頭上、體中最尊、本該華美、而且形模不大、就多費工料、也不覺過奢、比古時壯觀多了、若論治道、須要戴周朝冕旒爲是、至於樂律、三代雖然都好、總不如虞舜韶樂爲最善、治道旣成、便要作樂、須是用韶樂舞法纔好、以上制度、俱已全備、還怕有撓壞治道的、不可不戒、那撓壞治道的有兩件、一件是鄭聲、必要禁絕他、一件是佞人、必要驅逐他、那鄭國曲調、聲音淫蕩、最易敗壞風俗、巧佞小人、心術危險、最會變亂是非、這兩件若不除去、治道如何能長久呢、

子曰。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常人見識淺陋、往往只想得到近處、想不到遠處、殊不知遠近都是一理、有近處、就有遠處、須要由近及遠、層層慮到、做事方能妥協、若遠處都不照管、左觸右礙、連近處也不得穩當、自然必有憂患生出、所以爲人須要深思遠慮、從長計議、不是但顧目前便殼了的、

子曰。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爲學的人、自己都說是好德、其實那好德的心、不如那好色的心、算不得真好、我平日很望有真好德的人、如今也歇了、不必盼望了、從沒有見個好德同好色一般的、大家只是空空思慕、這又何益呢、

子曰。臧文仲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

柳下惠、是魯大夫展獲、字禽、諡惠、居柳下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取所不當得的物事、心裏有愧、便同竊取一般、若身居高位、卻德與位不稱、這便是竊位、那臧文仲、就是個竊位的人了、何以說是竊位、同時有柳下惠、是個賢人、文仲若是不知、成了糊塗的人、倒還罷了、既已深知其賢、卻由他直道被黜、不肯極力保薦、與他並立於朝、這分明是隱蔽賢人了、賢人是國家至寶、有意蔽賢、便爲不忠於國、辜負了朝廷委任、豈不是竊位麼、

子曰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則遠怨矣。

躬、是身、厚、是責重、薄、是責輕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大凡講究做人的、責己要重、責人要輕、自己若有過失、必須反身重責、不可一毫寬恕、纔能痛改前非、他人若有過失、當寬恕的寬恕他、不當寬恕、也止可輕微責備、叫他悔悟、不要過於嚴刻、使人難堪、果能如此修己待人、無一事招人怨恨、那仇怨自然離得遠了、

子曰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處事、先要子細思量、心口相商、道此事這樣辦去是如何、那樣辦去又是如何、再三斟酌、方能妥協、若不肯細心思索、遇事不問如何、只一味胡行妄作、這便是糊塗到底的人、我平日最肯教誨人、若遇著這樣人、勸他不聽、說他不懂、也就無可如何了、

子曰。羣居終日。言不及義。好行小慧。難矣哉。

羣、是同類、慧、是巧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朋友聚會、須互相勸戒、講求正道、方是有益、若但招引同類、閒居度日、大家亂說亂笑、沒一句說到正經道理、而且喜歡賣弄聰明、學那些小小機巧的事、以為得意、這樣人、性情既已放蕩、心術又習成狡猾、不但德行無望、還怕招惹禍殃、像這樣做人、真是難說的了、

子曰。君子義以為質。禮以行之。孫以出之。信以成之。君子哉。

質、是骨子、孫、是謙讓、信、是誠實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為君子的人、須先認定義字、把他做個骨子、一切處事、總離不得這個義字、這義字、只是道理當然、若要行時、還須有許多儀節、這就是禮、及到行出來時、又須謙恭退讓、不可有一毫矜張氣象、卻又不是在外面修飾、須內中先有一片誠實的心、纔能做得成就、能如此、可以算得君子了、

子曰。君子病無能焉。不病人之不知也。

病、是抱愧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心中所抱愧的、只怕自己沒有本領、不能致君澤民、便是虛生一世、所以可愧、若自己果有本領、別人卻不曉得、沒有遇着知己、因此埋沒不顯、這是人不用我、並非自己無能、又有甚麼可抱愧處呢、

子曰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疾、是恨、是

〔解〕孔子說、君子平日勵志爲學、原爲修德起見、並不是要求名、到了德行成立時候、自然令人敬仰、就是身沒以後、也還有聞名生慕的、若平日悠悠泛泛、不肯好學、到頭來一事無成、當時既無可表見、身後更沒人稱道、這一

生竟成虛度、豈非恨事、想到此、如何能不發憤用功呢、這一

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

〔解〕孔子說、凡人一生學問德行、是自己做主的、君子所求、惟在學問德行、所以只須求己、富貴榮寵、是別人做主的、小人所求、無非富貴榮寵、所以必要求人、求己

的志高品亦高、不但可以修己、而且可以化人、求人的志低品更低、極意想要悅人、究竟徒然失己、這是君子小人大分別處了、

子曰。君子矜而不爭。羣而不黨。矜、是莊嚴、羣、是和睦、

〔解〕孔子說、大凡天性孤介的人、意見齟齬、往往多有爭執、君子立身極其莊嚴、卻與孤介不同、尙理不尙氣、並無一毫乖僻、何至有爭、又有世故周旋的人、情面牽纏、往往流於私黨、君子處衆、極其和睦、卻與周旋不同、從公不從私、並無一毫瞻徇、何至有黨、可見君子爲人、全從學問中來、豈是容易做得到的麼、

子曰。君子不以言舉人。不以人廢言。

〔解〕孔子說、凡處天下事、用一人見識、總不如合衆人見識、所以君子在上、斷不肯自用、必要取善於人、但所取不同、有人善言亦善的、有言善人未必善的、君子既聽他的言、又要觀他的人、如果言行相符、方纔舉用、切不可因有一二善言、就去舉用那人、以致誤事、這是爲用人起見、理應如此、若爲聽言起見、只要所言有理、

便當聽從、就是人無足取、所言也不可廢棄、若因人廢言、那聽言便就不廣了、

子貢問曰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。其恕乎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爲人道理甚多、不知可有一句話、能終身行得的麼、孔子道、做人行事、第一要緊的、是一個恕字、大凡人心本自相同、只因人各有私、但知有己、不知有人、所以生出許多不好的事、若能將自己的心去體貼別人的心、我心中所不願意的事、斷不可加在別人身上、把人已看成一體、自然順情合理、無一事不處得公平、無一人不待得妥協、久後做到純熟地步、便是大公無我、豈不是終身可行的麼、

子曰。吾之於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

而行也。

毀、是毀謗、譽、是過譽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平日待人、全是實心實話、從不肯毀謗人、也不肯過譽人、那毀謗是斷沒有的、就偶然有過譽時候、也是曾經試驗那人、知他將來必能到此地步、所以預先許他、究竟並非過譽、如今毀人譽人的、憑空妄說、不問是非、殊不知天下人民、都是經三代聖王教養來的、善善惡惡、直道而行、流傳至今、良心尚在、如何可任一己的私心、便廢了天下的公論呢、

子曰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。借人乘之。今亡已夫。

文、是字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時風俗純厚、所以前輩爲人、大都作事謹慎、待人忠厚、我少年時、曾及見作史官的、遇有可疑處、寧可闕字待查、不肯任意妄造、有養馬的人家、也肯

借人乘騎、並不吝借、這都是前輩的好處、如今風俗衰薄、連此等事、也沒有見了、

子曰。巧言亂德。小不忍則亂大謀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世上有一種巧言的人、爲害最大、他將無作有、指是爲非、令人聽了迷惑、連本心德行、都被他攪亂了、這是最可恨的、又有兩種小不忍的人、也能害事、一種是寬柔太過、明知那人罪惡、卻又牽顧私情、不忍誅罰、以致養成大奸、一種是性情褊急、稍有觸忤、便就忍耐不住、動忿相爭、以致激成本禍、有了這兩樣毛病、若與他謀幹大事、安得不亂、這種人也斷不可用了、

子曰。衆惡之。必察焉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好善惡惡、人情所同、但庸衆的人、往往爲私心蔽惑、以致好惡失當、所以惡人當棄、不可因衆惡他、便斷他是惡人、必要細心審察、果是惡人、方纔可棄、善人當取、不可因衆人好他、便斷他是善人、必要細心審察、果是善人、方纔可取、若無真知灼見、但聽外人議論、如何能信得過呢、

子曰。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

弘、是開大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道體最大、卻全具在人心裏面、只要人肯盡心去求、那道體便越推越廣、心盡得一分、道便大得一分、心盡到極處、道便大到極處、可見道本在人、果肯用功、便能開拓這道、不是道在人外、須另尋一個道來、方能開拓那人、人若不肯盡心求道、便是自棄、道體雖具、也無奈那人何了、

子曰。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自聖人以下、都不能無過、但有過不妨、只要肯改、肯改、過便自消、也就不算過了、若既已有過、還要護短、不肯去改、把自己偏性容縱慣了、久後如何拗得轉來、這就成了有心

子曰。吾嘗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以思。無益。不如學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事未有不學而能的、懸空思想、如何可得、我嘗因思想道理、務求必得、想到終日、不知要食、想到終夜、不能安寢、這樣專心思想、究竟是懸空揣度、沒有實見、仍然無益、不如按照古人成法、用心學去、自然有成、何若枉費心機呢、

子曰。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。餒在其中矣。學也。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餒是餓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尋常小民、只知謀食、不知謀道、若是君子的人、所謀在道、自然不暇謀食了、況且謀食未必得食、譬如耕田、遇著凶年、其中也很有饑餓的、謀道未必無食、學問果好、爵祿自來、何須又去謀食呢、其實君子為學、並不為得祿起見、只愁不能得道、不愁家景貧窮、這纔是君子的心事了、

子曰。知及之。仁不能守之。雖得之。必失之。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不莊以涖之。則民不敬。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莊以涖之。動之不以禮。未善也。涖、是臨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脩己治人、同是一理、能脩己、就能治人、人有知識聰明、道理能見得到、卻被私欲牽纏、仁心不能自守、這樣人、雖偶有所得、終久必至忘失、如何算得

修己呢、又有知識見得到、仁心也守得住、似乎算得修己了、卻於容貌未能檢點、到臨民時、沒有莊嚴氣象、百姓不知敬畏、如何能治得他服、這還是修己工夫未盡了、若知識見得到、仁心守得住、臨民又有莊嚴氣象、這修己工夫已盡、真可以治人了、但若專靠政令治人、不把禮教去鼓動他、百姓風俗、不能變化、究竟還算不得盡善、

子曰。君子不可小知。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。而可小知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要用人、先須分別君子小人、君子志在遠大、若把小事去試驗他、如何知得他的長處、但他器量宏闊、實在可以承受大任、那小人志卑量狹、斷不可承受大任的、卻他也有此聰明乖巧、在小事上試驗、往往可以見長、若不能分別人品、只就才技上取人、必然說君子無用、小人有才、豈不大錯了麼、

子曰。民之於仁也。甚於水火。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民、是

、是
、是
、是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水火能養人身、是不可一日無的、但人有身就有心、須以心為主、必又須以仁為主、仁是人心中天理、與水火是身外物事不同、沒有水火、不過害了人身、沒有仁、便失了人心、可見人不可一日無仁、比水火要緊更甚、況且水火能養人、也能害人、我見有蹠著水裏淹死、又見蹠著火裏燒死的、從未見有蹠著仁裏害死的、比較起來、水火不如仁遠了、人都知要求水火、為什麼不肯求仁呢、

子曰。當仁。不讓於師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弟子待先生、凡事都應該推讓、惟獨講到爲仁、須要自己承當、勇往直前、不可以推讓先生、因這仁是我本心自有的、不比外物可以推讓的、仁既是我本心自有、那爲仁工夫、自然也在我本身承當、並不是與人爭勝的事、如何還要推呢、

子曰。君子貞而不諒。

貞、是正固、諒、是小信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做事、只守定正理、理可行必行、理不可行便改、所以都無窒礙處、有一種講小信的人、只守定一句話、終始不變、不管理可行不可行、定要如此行去、自以爲守得堅固、殊不知君子只要守一個正理千變萬化、總不出這個正理、外間利害禍福、自然不能搖奪、他何嘗不守得堅固、豈是講一種小信、做成個固執不通的人麼、

子曰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。

食、是俸祿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大凡爲臣事君、若做職守的官、就當盡心職守、若做諫諍的官、就當盡心諫諍、總要把官事當做己事、一切極其敬慎、纔合事君的道理、至於所食的俸祿、原是本分應得的、但須擱在後一層、不可預先計較、若當先便計較俸祿厚薄、這做官便全是爲利了、如何還有忠心報主呢、

子曰。有教無類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有爲善一類的人、又有爲惡一類的人、迥不相同、其實人性皆善、只因沒人教訓、被外面不好氣習沾染慣了、所以變成惡類、如果有君子教訓、那善人自然不致爲惡、就是惡人也可化轉爲善、可見天下無不可教的人、又何分善類惡類呢、

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謀、是籌畫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代人籌畫事件、固然也要盡心、但須是與我同道的人、方可代他籌畫、若與我不同道的人、一正一邪、一善一惡、彼此意見心術、都不相合、如何能代他籌畫呢、就是他來與我商議、我也只得推辭不管了、

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達、是通暢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做文辭、或講理、或論事、或紀載人物、或抒寫性情、都各有命意所在、只要把自己胸中意思、說得通暢透快、也就穀了、原不要華麗好看、若嫌沒有文采、另外添上許多枝葉、倒把正意全行埋沒、反爲不美了、

師冕見。及階。子曰。階也。及席。子曰。席也。皆坐。子告之曰。某在斯。某在斯。師冕出。子張問曰。與師言之道與。子曰。然。固相師之道也。師、是樂師、瞽者、冕、是人名、相、是扶持瞽者、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瞽者做樂師的、名冕、來見孔子、孔子請他進來、走到階前、孔子告他說、這是階了、師冕舉足上階、走到席前、孔子又告他說、這是席了、師冕坐下、還有同來的衆客、也都坐下、孔子又將衆客姓名、一一告師冕道、某人坐在此處、又某人坐在此處、師冕談論已畢、辭了出去、子張因問孔子道、方纔夫子對師冕說了許多話、這都是道理應當如此麼、孔子答道、正是、瞽者無目、諸事不能自見、須有一人在身旁扶持指點、他纔能不至錯誤、我方纔所說許多話、原是扶持瞽者道理應當如此的、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。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孔子曰。求。無乃爾是過與。夫顓臾。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。且在邦域之中矣。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爲。冉有曰。夫子欲之。吾二臣者。皆不欲也。孔子曰。求。周任有言曰。陳力就列。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。顛而不扶。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。虎兕出於柙。龜玉毀於楨中。是誰之過與。顓臾。是小國。服事魯國。爲魯國附庸。東蒙。山名。域。是地界。夫子。兕。是野牛。柙。是圈檻。楨。是櫃。是櫬。

〔解〕

魯國有個附庸小國、名叫顓臾、是時季氏專權、魯國所有人民稅賦、都被季氏與孟孫叔孫三家分去、惟有附庸小國、仍然臣事魯君、季氏忽然想要起兵去攻伐他、是時冉有季路二人爲季氏家臣、來告孔子道、季氏將要起兵去伐顓臾、孔子責冉有道、求、這不是你的過失麼、那顓臾雖然小國、是周先王封他在東蒙山下、主東蒙祭祀、豈可無故去伐他、而且離魯最近、在魯國境界之內、向來服事魯君、爲魯附庸、是魯國社稷的外臣、何苦要去伐他呢、冉有道、這伐顓臾的事、是季氏主意必要如此、我二人爲臣的、都不願意伐他、孔子道、求、你可知古來有個好史官、叫做周任、他會有言、說道、凡爲臣的、須要出力爲公家做事、方可就位、若是力量不能做的、須自己退休纔是、若任憑主上過失、不去勸阻、可比那扶持瞽目的人、任他走到危險地處、也不把他牽住、及至栽倒在地、又不把他攙起、還要用他扶

持幹甚麼。你如今還說不是自己願意、這句話更錯了、請問看守虎兇的人、任憑虎兇跑出在圈外、他也不管、看守龜玉的人、任憑龜玉毀壞在櫃中、他也不問、難道也說不是自己願意、便沒有錯麼、你既爲季氏家臣、就有季氏的責任、季氏做出歹事、不是你的過失、還是誰的過失呢、

冉有曰。今夫顓臾。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。後世必爲子孫憂。孔子曰。求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。和無寡。安無傾。夫如是。故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。相夫子。遠人不服。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。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。不在顓臾。而在蕭牆之內也。

疾、是惡、舍、是丟開、傾、是、是裂、析、是散、蕭牆、是門屏、

〔解〕

冉有道、這顓臾雖是小國、地方卻甚險固、又與季氏費邑相近、如今若不去取他、將來後代時候、必爲子孫的憂患了、孔子道、求、你可知道君子最惡的人、是將他心中貪欲的想頭丟開不說、卻定要假設一番言語來搪塞、這就是小人詐僞的伎倆了、那季氏要伐顓臾、不過是嫌人民寡少、利息不多、要取他來添助、其實我曾聽聞前人說過、凡有國有家的人、不怕民寡、但怕不均平、不怕國貧、但怕不安靜、因爲天地閒物力、本穀人用、只要一個均平、自然彼此各足、何至於貧、彼此既然各足、自然大家和氣、你幫我、我幫你、何憂人民寡、既均平、又和氣、地方自然安靜、國家何至倒壞呢、這都是一定的道理、古人曉得道理是如此、所以遠方的人、

若有不歸服我國、不必用武、只要用文、那些禮樂教化、都是文德、我增修這個文德、去感化那遠方的人、使他來歸、他若來歸服了、我就加以恩惠、使他安居樂業、如待本國百姓一般、這纔是正理、如今由與求二人、幫助季氏爲政、顛與是遠人、他既不服、不能修德去感化他、使他來服、至於本國境地分裂、人心離散、又有不能保守的樣子、還不知畏懼、又商議興動干戈、擾害國內的附庸、像這樣行事、我恐怕季孫的憂患、不在那顛與外國、只在自家門屏以內、眼前就要生禍、不必待到了子孫

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則禮樂征伐。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。則禮樂征伐。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。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。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。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。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。則庶人不議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治天下、只有文武兩途、文德用禮樂、武功用征伐、這是治天下大權、若天下有道、禮樂的制度、非天子不敢定、征伐的號令、非天子不敢專、這大權都從天子出、諸侯不得干預、到天下無道時候、天子懦弱、諸侯強大、權柄下移、這禮樂征伐、便有從諸侯出的了、諸侯敢竊天子權柄、大夫便敢竊諸侯權柄、陪臣又敢竊大夫權柄、這邊竊來、那邊失去、大約從諸侯出的、不過十世、少有不失、從大夫出的、不過五世、少有不失、若陪臣專主國家政令、不過三世、少有不失、竊得越無理、失得越容易、從沒有能久據的、這都是天下無道的緣故、若是天下有道、就是諸侯國政、也不能在大夫手裏、何況天子大權、安能被竊去、至於陪臣以下、便是庶人、若天下有道、不但陪臣不敢妄爲、就是庶人、也都感恩服義、不敢私下談議國事了、

孔子曰。祿之去公室。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。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及逮、是桓、是季叔孟三家、皆桓公後代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諸侯爲一國共主、所以名爲公室、大夫各分氏族、所以名爲私家、這爵祿權柄、理應從公室出、魯國從宣公起、君弱臣強、魯祿權柄、離去公室、不由自主、到於今業已五世了、公室既弱、國政下及大夫、自季武子專執大權、孟孫叔孫從旁幫助、私家強盛、到於今業已四世了、大夫專權、不過五世、少有不失、所以三桓的子孫、一代不如一代、氣勢漸漸衰微、看來也不能久了、

孔子曰。益者三友。損者三友。友直。友諒。友多聞。益矣。友便辟。友善柔。友便佞。損矣。諒、是信實、便、是熟習、辟、是儀容好看、佞、是口辯能說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生爲學、擇友是最要緊的、朋友好、能益人、朋友不好、也能損人、那受益的人、有三樣朋友、受損的人、也有三樣朋友、第一是要交那爽直的朋友、他心直口快、沒有回護、我有過失、他必直言相告、使我知改、第二是要交那信實的朋友、他心地樸誠、沒有裝飾、與他相處、可以養我天真、第三是要交那多聞的朋友、他學問既博、閱歷又多、與他相處、可以開我見識、有這三樣朋友、自然是要受益了、若去交那熟習儀容的朋友、他專講應酬、周旋世故、我若有過、他斷不肯直說、我如何得知、又或交那善爲柔媚的朋友、他虛情假意、討人喜歡、與他相處、沾了他的習氣、最能消我誠意、又或交那熟習口辯的朋友、他憑空揣摩、說得好聽、並沒有真實見解、與他相處、信了他的言語、最能迷我見識、有這三樣朋友、自然要受損了、同是一般交友、損益大有不同、豈可不留心揀擇呢、

孔子曰。益者三樂。損者二樂。樂節禮樂。樂道人之善。樂多賢友。益矣。樂驕樂。樂佚遊。樂宴樂。損矣。樂、是喜好、道、是說、佚、是閒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心喜好的事、也有損益不同、那受益的人、有三樣喜好、受損的人、也有三樣喜好、第一是好講禮樂、那禮有儀節、樂有音節、都要細細分辨、自然心不外放、第二是好說人善、人有善事、口中時常稱說、自然能消惡念、第三是好多賢友、賢友既多、諸事都可領教、自然能助德行、有這三樣喜好、必是受益的了、若好驕傲爲樂的人、心高志滿、肆意妄爲、那裏還曉得禮樂節度、又有好閒散遊玩的人、性情懶惰、嬉戲過日、那裏還會有心向善、又有好宴飲取樂的人、沈溺醉鄉、不務正業、那裏還肯親近賢人、有這三樣喜好、必是受損的了、這三件、損益一一相反、可見人心喜好的事、也不可不慎揀擇哩、

孔子曰。侍於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。謂之躁。言及之而不言。謂之隱。未見顏色而言。謂之瞽。愆、是過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有德有位的人、通稱君子、都是我應該尊敬的、若陪侍君子談論時、有三樣愆過、不可不知、一樣是君子說話未曾問到、自己卻忍不住、偏要從旁代說、這是性情浮動的人、叫做躁、一樣是君子說話業已問到、自己卻不肯就說、偏要觀望別人、這是心術詭祕的人、叫做隱、一樣是未曾看見君子顏色何如、不管可說不可說、任意妄談、這是眼色不濟的人、叫做瞽、這三樣愆過、最容易犯、務須留心切戒的、

孔子曰。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。血氣未定。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鬪。

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衰。戒之在得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有三樣當戒的事、凡人年少時候、血氣尚未凝定、往往易生淫蕩、最要切戒色慾、以保壽元、及到壯年時候、血氣正是剛強、往往易動忿怒、最要切戒爭鬪、以免禍患、又到老年時候、血氣既已衰頹、往往顧念子孫、最要切戒貪得、以全晚節、這三樣毛病、都是爲血氣所使、所以常人最容易犯、若有學問的人、隨時謹戒、胸中常有義理作主、那血氣自然不能搖動了、

孔子曰。君子有三畏。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

人。侮聖人之言。

狎、是輕慢、是戲玩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平日、無時不敬、所最敬畏的有三件、第一是天命、天生我爲人、就命我爲人的正理、這是一生根本、偶爾不慎、便易墜失、豈不可畏、其次便是大人、那大人爲君爲相、位尊權重、奉天命以治我、安得不畏、其次便是聖人的言語、那聖人身全天德、所說言語、都是闡發天命道理、一字一句、都要尊奉、如何不畏、惟有小人平日、一心只曉得人欲、那曉得什麼天命、胡行妄作、沒有畏懼、到私欲極盛時、王法也不怕、就是君相威權、他也要輕慢、他名教也不顧、就是聖人言語、他也要戲玩、他因此無所忌憚、便做成背天逆道的人、豈不可嘆、

孔子曰。生而知之者。上也。學而知之者。次也。困而學之。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爲下矣。

困、是鈍塞、民、是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資質不同、約有四等、第一是天生聰明、自然懂得許多道理、這是最上等資質、千百年少見的、但能賦性穎悟、一經學問、便已通曉、這次等的資質、也就很好、就是天資鈍塞、不能穎悟、只要發憤爲學、久後自會開通、這也算得又次等的、倘若天資鈍塞、又復懶惰不學、這是一輩子沒長進的人、纔算得最下等的了、可見人總須勤學、就是天資不好、可以漸漸長進、何至流爲下品呢、

孔子曰。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。聽思聰。色思溫。貌思恭。言思忠。事思敬。疑思問。忿思難。見得思義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君子平日爲學、處處用心思想、但就大段處說、約有九件、目當視時、就要看得分明、不可有一毫遮蔽、耳當聽時、就要想聽得清楚、不可有一毫含混、接人的顏色、須極其溫和、不可有一毫亢厲、待人的容貌、須要想極其謙恭、不可有一毫驕慢、可說的話、須要想說得忠實、不可有一毫虛假、所做的事、須要想做得敬慎、不可有一毫怠玩、至於心中有懷疑的事、就要想著問人、虛心請教、不可藏蓄胸中、愈生迷惑、心中有忿怒的事、就要想著患難、曲意含容、不可動氣相爭、致成仇怨、若見有得利的事、更要想著義理上當得不當得、不可貪得忘義、壞了平生名節、能如此件件留心思想、自然少有過差、那德行也容易成就了、

孔子曰。見善如不及。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。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。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。未見其人也。

達、是
施展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古人說有一等人、見了善事、便要急行、像腳走遠路、怕趕不及一般、見了不善的事、便忙躲避、像手探熱湯、怕痛不過一般、這是真知好善惡惡的人、于

今還有、我曾見過這樣人、與我所聞古語相同、古人又說有一等人、他隱居時、不是要清高、是要講聖賢學問、求遂他平生志願、他出仕時、不是要榮耀、是要行君臣大義、施展他胸中道德、這樣人、見識極高、器量極大、是個王佐的才具、我雖聞有這個古語、卻未曾見有這樣人了、

齊景公有馬千駟。死之日。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。民到于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

駟、是四馬、首陽、是山名、其斯之謂與上、應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兩句、

〔解〕

齊景公生為大國諸侯、單說他養的馬匹、就有千駟之多、可謂富厚已極、到身死那日、百姓無有一人稱贊他的、伯夷叔齊弟兄讓國隱居、又因武王滅商、不肯食周朝米粟、竟至餓死首陽山下、可謂貧困已極、至今數百年、百姓仍然大家稱贊他的好處、可見為人在世、不必定要富貴、只要德行與衆人不同、便能傳名後代、詩經有兩句、說誠不以富亦祇以異、正是說的這段道理了、

陳亢問於伯魚曰。子亦有異聞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嘗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詩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禮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禮。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陳亢退而喜曰。問一得三。聞詩聞禮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

伯魚、是孔子兒子、名鯉、趨、是走、庭、是廳前、遠、是疏遠、

〔解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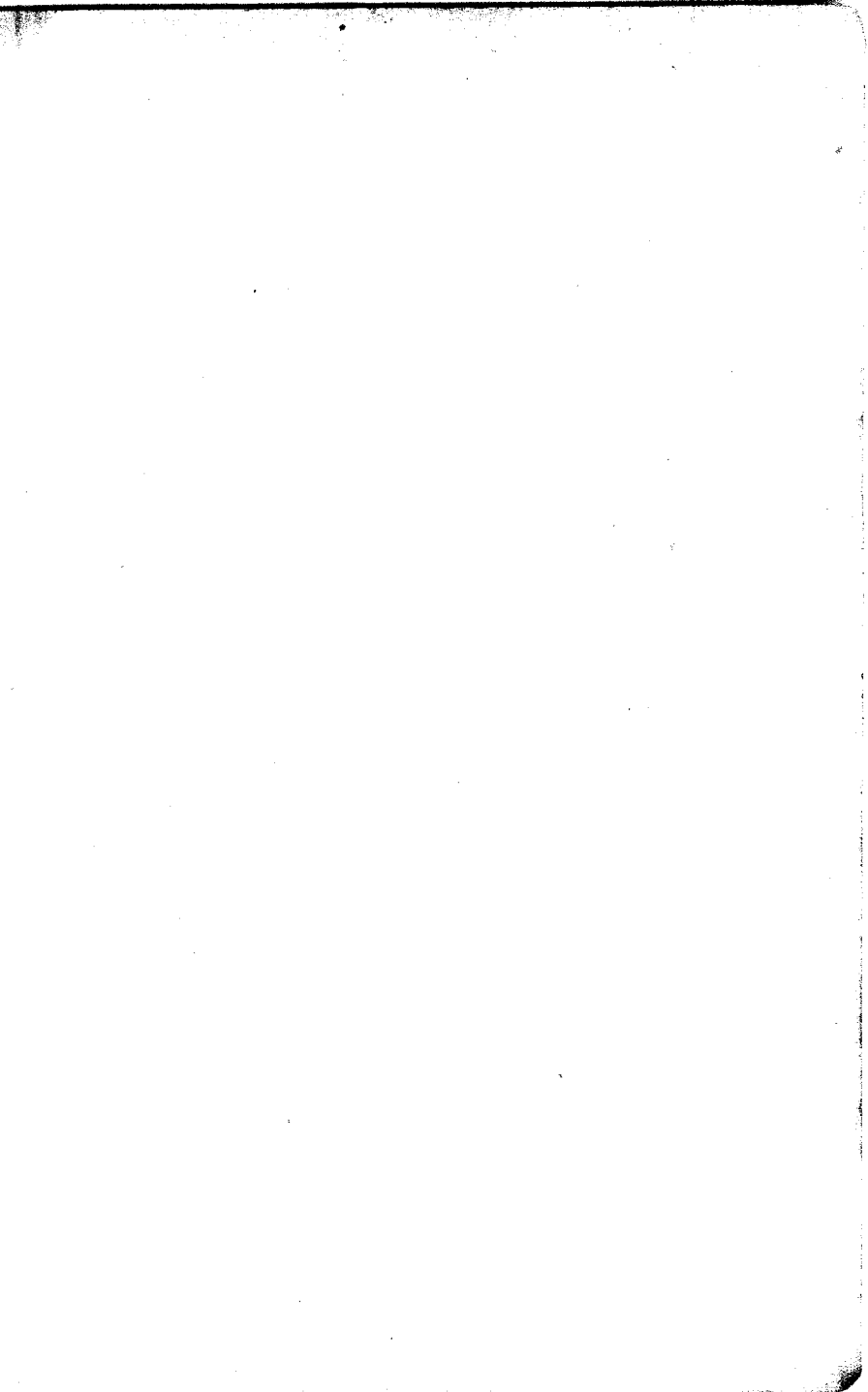
陳亢問伯魚道、你是夫子的親兒、夫子教你、自必加倍用心、到底你所聞夫子教訓、可有與衆人不同的麼、伯魚答道、沒有不同的、記得有一日、夫子在廳上獨立、

鯉從廳旁走過、夫子問道、你可曾學詩麼、答道、未曾學詩、夫子道、學了詩、不但可以通達人情物理、而且心氣涵養得和平、出言自然得體、若不學詩、如何能言呢、鯉因此退後就去學詩、隨後又有一日、夫子在廳上獨立、鯉從廳旁走過、夫子問道、你可曾學禮麼、答道、未曾學禮、夫子道、學了禮、不但可以熟習制度儀節、而且德性約束得堅定、立身自然穩當、若不學禮、如何能立呢、鯉因此退後就去學禮、平日所聞的、只有這兩件、別的沒有了、陳亢聽了伯魚所說、退回家中、心內甚喜、說道、我今只問一件、倒曉得三件、既聞說詩、又聞說禮、並聞知君子待子如此公心、與疎遠的一般、比那世俗人私愛其子的心腸、大不同了、

邦君之妻。君稱之曰夫人。夫人自稱曰小童。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。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

〔解〕

國君爲一國之主、所以爲國君妻室的、也很貴重、國君稱呼他叫做夫人、是說他能夠扶助我的意思、夫人自稱叫做小童、是謙說自己無知、與小孩子一般的意思、國人稱呼他叫做君夫人、是說與君相配的意思、若到別國地方、稱呼他做寡小君、寡、是從謙、說德行寡少、小君、是說比君略小的意思、別國的人稱呼、也叫做君夫人、是尊他與我國夫人一般的意思、夫人既如此貴重、可見諸侯要立夫人、須要選擇賢德的貴女、不可以妾爲妻了、



論語話解卷之九

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。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。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謂孔子曰。來。予與爾言。曰。懷其寶而迷其邦。可謂仁乎。曰。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。可謂知乎。曰。不可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孔子曰。諾。吾將仕矣。

陽貨、是季氏家臣、名虎、歸、是送、豚、是小豬、時、是趁、亡、

是出、塗、是路、迷、是不曉、亟、是屢次、逝、是過去、諾、是應聲、

〔解〕

季氏有個家臣陽貨、欺負季桓子懦弱、把持政事、要專魯國大權、因想孔子是魯國第一有名的人、須他來見、方顯得自己貴重、累次使人致意、無奈孔子不來、陽貨見禮文上說大夫若賜物與士、士不在家拜受、必須上門拜謝、因此心生一計、探聽孔子不在家時候、送孔子一個蒸熟的小豬、使孔子不得不來見他、孔子知陽貨是這意思、也趁他出門時候、去往他家拜謝、誰知走到半路、竟然遇着陽貨、陽貨見了孔子、不勝大喜、因對孔子說道、你往前來、我要與你說話哩、有一種人、身中懷藏着可寶的才德、却躲在家中、不曉得國家危亂、這可以算得仁麼、孔子道、這算不得仁、陽貨道、又有一種人、他心中頗好幹事、却屢次錯過了時候、這可以算得知麼、孔子道、這算不得知、陽貨道、這兩種人既然不好、可見人是要及時幹事的了、我們如今偌大年紀、從前的日月、都已過去了、以後年歲漸少、怕天未必能

永遠與我呢、還不該着急麼、孔子道、是了、我如今也想要出仕了、

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性本來皆善、氣質雖有不同、論其本性、總還相近、到後來學習世故、便分兩路、有學好的、越學越好、有學不好的、越學越不好、一個學成君子、一個學成小人、那就相去甚遠了、人見他相去甚遠、便說他本性不同、其實那本性何嘗不同呢、

子曰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性本善、氣質雖有不同、也都可以轉移、氣質好的、若沾染世俗惡習、也會變做不好、氣質不好的、若肯勵志為善、也會變做好、惟有一種上知的人、他秉氣極其清明、天下道理、生來自然通透、那些世俗惡習、如何搖動得他、又有一種下愚的人、他秉氣本已濁暗、又兼私欲甚重、就有師友勸導、他總不聽信、其奈他何、這兩種人、是一定不移的、但世間這兩種人最少、其餘中材、便都可以轉移、只要肯學做好人、氣質自然變化了、

子之武城。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子游對曰。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。二三子。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弦、是琴瑟、歌、是詩歌。莞爾、是微笑樣子、

〔解〕

子游為武城邑宰、用禮樂教民、夫子到武城、聽見各家都有琴瑟詩歌的聲音、心中甚樂、微微的一笑、說道武城是個小邑、竟用禮樂教民、未免小用了、譬如割雞一

般、何必要用牛刀呢、子游答道、從前偃曾聞夫子說道、禮樂是個大道、人人當學、若在上上的君子學了這道、自然能涵養仁心、愛恤民人、在下的下人學了這道、自然能謹守義理、容易使令、所以偃到武城、就用禮樂教民、原是蒙夫子教訓的、孔子聽了子游這話、因向隨行的門人說道、你們諸位聽了麼、偃這話說得很是、我先前說割雞不必用牛刀、不過一時戲談、莫要當真了、

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。子欲往。子路不說。曰。未之也已。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子曰。夫召我者。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

〔解〕

季氏家臣公山弗擾爲費邑宰、他據了費邑背畔季氏、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、孔子意欲往他那裏去、子路見孔子欲往、心中不悅、說道、夫子道既不行、沒有別處去、也罷了、何必要往公山氏那裏去呢、孔子道、凡來召我的人、難道是空空召去不成、必然要想用我、如果有用我的人、我就能興起東周、與西周一般昌盛了、只怕他未必真能用我哩、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。能行五者於天下。爲仁矣。請問之。曰。恭。寬。信。敏。惠。恭則不侮。寬則得衆。信則人任焉。敏則有功。惠則足以使人。

任、是倚仗、敏、是勤快、惠、是有恩、使、是用、

〔解〕

子張一日向孔子問仁道是如何、孔子說道、仁道在心、發在外面、有五件美德、能行這五件美德、無論到天下何處、總不離開這五件、可以做得仁了、子張請問是那五件、孔子道、第一要恭敬、第二要寬容、第三要信實、第四要勤快、第五要有人恩、人有這五件美德、本心必然是仁了、況且能恭敬、舉動都有禮法、自然沒人欺

侮、能寬容、凡事都從恕道、自然能得衆心、能信實、待人全是真誠、自然人都倚仗、能勤快、一刻不肯懈怠、自然日日見功、能有恩、人人都知感激、自然肯爲我的功效了、

佛肸召。子欲往。子路曰。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。親於其身爲不善者。君子不入也。

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。如之何。子曰。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。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。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

〔解〕

晉大夫趙氏家臣、有個佛肸、爲中牟邑宰、他背畔趙氏、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、孔子想往那裏去、子路道、從前由曾聽見夫子說道、凡人親自在身上爲不善的事、君子必要拒絕他、不可入他的黨、被他污染、如今佛肸占據中牟、背畔其主、是個爲不善的人、夫子要往他那裏去、如何使得呢、孔子道、不錯、是有這句話、但我今日想往佛肸那裏去、又是一番道理、你不見那極堅的東西麼、任憑怎樣磨法、再不得薄、又不見那極白的東西麼、任憑怎樣染法、再不得黑、我只要有堅白本領、那不善的人、何能損我的德行、我每逢人召、常要去、無非是望人用我、可以救世的意思、我豈同匏瓜一般麼、那匏瓜挂在架上、却不能吃、是個無用的東西、人豈能像匏瓜一般無用呢、

子曰。由也。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居。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。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。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。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。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。其蔽也暴。好剛不好學。其蔽也狂。

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。其蔽也狂。
言、是名色、蔽、是蒙蔽、居、是坐、蕩、是放蕩、賊、是害、絞、是急、

〔解〕

孔子告子路說道、由、你可聽聞人有六樣名色甚好、却有六樣蒙蔽的病麼、子路站起來答道、未曾聽過、孔子道、你且坐下、我告訴你罷、人說我仁、這是好名色、我既好這仁、却不肯去好學、講明仁的道理、但一味要從寬厚、這便是被仁的名色蒙蔽、必致受欺被騙、反成愚昧了、人說我知、這是好名色、我既好這知、却不肯好學、講明知道理、但一味要逞聰明、這便是被知的名色蒙蔽、必致窮高務遠、反成放蕩了、人說我信、這是好名色、我既好這信、却不肯好學、講明信的道理、但一味要踐前言、這便是被信的名色蒙蔽、必致窒礙難行、反成傷害了、人說我直、這是好名色、我既好這直、却不肯好學、講明直的道理、但一味要立氣節、這便是被直的名色蒙蔽、必至傷時忤物、反成褊急了、人說我勇、這是好名色、我既好這勇、却不肯好學、講明勇的道理、但一味要鬪猛烈、這便是被勇的名色蒙蔽、必致輕生喜事、反成禍亂了、人說我剛、這是好名色、我既好這剛、却不肯好學、講明剛的道理、但一味要爭強勝、這便是被剛的名色蒙蔽、必致使氣凌人、反成狂妄了、可見爲人必須好學、不好學便不明理、就是好事、也變成不好了、

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詩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可以怨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多

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
小子、是呼門人、興、是感發、羣、是聚、邇、是近、識、是記、

〔解〕

孔子呼門人說道、小子們、何不去學詩呢、那三百篇詩、無非勸善戒惡、而且措詞委婉、聲韻抑揚、使人細細吟詠、可以感發我志氣、詩中所言列國風俗累朝治教、又可以觀看時政得失、有和樂的詩、賢主嘉賓、從容談笑、却並無一毫流蕩、使人可以知處歡聚時道理、又有憂苦的詩、傷時憂國、抑鬱滿懷、却並無一毫忿

怒、使人可以知處離怨時道理、詩中所說、人情物理、無不具備、舉其最大的、就近處說、最大是事父、讀孝子的詩、便知爲子道理、就遠處說、最大是事君、讀忠臣的詩、便知爲臣道理、就是最小的事、如鳥獸草木許多種類、詩中多有引用、留心考訂、也可以多記得鳥獸草木的名目、以廣見聞、學詩有這些益處、豈不很好麼、何不去學呢、

子謂伯魚曰。女爲周南召南矣乎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。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爲

是學、周南召南、是詩經開首二卷、

〔解〕

孔子告伯魚說道、你要學詩、須從開首二卷周南召南學起、這兩卷所說、是文王修身齊家化行南國的實事、你可曾在這兩卷詩上用過功麼、那修身齊家、是人生最切近最要緊的事、人若不學周南召南、不明這個理、眼前事便行不去、就像將面正對着牆站立一般、眼中一物不能見、腳下一步不能行、豈不可笑呢、

子曰。禮云禮云。玉帛云乎哉。樂云樂云。鐘鼓云乎哉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要學禮樂、須從根本上用功、那些制度聲音、都從根本上發出、如今人、這也說禮、那也說禮、却沒個恭敬心做根本、只在玉帛上鋪排、其實先王所傳的禮、何曾只說玉帛呢、這也講樂、那也講樂、却沒個和平心做根本、只在鐘鼓上推敲、其實先王所傳的樂、何曾只講鐘鼓呢、這全是舍本逐末、把禮樂都變成具文了、

子曰。色厲而內荏。譬諸小人。其猶穿窬之盜也與。

厲、是威嚴、荏、是軟弱、穿、是挖洞、窬、是爬牆、盜、是竊賊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有一種人、外面顏色裝做威嚴、似乎剛正樣子、其實心裏滿懷私欲、是個最軟弱無志的人、只因想偷竊聲名、怕人看出破綻、故爾裝做模樣、遮掩自己短處、這可比小民中做竊賊的人、挖洞爬牆、偷竊財物、惟恐人知覺的一般、豈不可恥呢、

子曰。鄉原。德之賊也。原、與愿同、是長厚、賊、是害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世上有一種人、他與人相處、極其和氣、從不得罪人、看他品行頗像個忠信樣子、論他操守、也似乎清潔樣子、人人都稱贊他、說他是鄉裏長厚人、其實他本心、只要一昧隨和、討得大衆歡喜、自己便占了便宜、本來是好巧、却裝做老實、這種人、似德非德、人若辨不清、學了他的路數、便把人心的真德行損害了、豈不可惡呢、

子曰。道聽而塗說。德之棄也。道是路、塗、是中塗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爲學的人、聞一善言、須要留心體會、勉力奉行、方能成就德行、如今有種人、偶然得聞善言、不去尋思、便急要向人轉說、誇張自己見識、好像行路時、聽了一半句話、等不得到家、中途便要向人說的樣子、這種人、雖有所聞、也不過在口頭賣弄、與心中全不相干、如何能有成就、豈不是把自己德行丟棄了麼、

子曰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其未得之也。患得之。既得之。患失之。苟患失之。無所

不至矣。鄙夫、是卑汚的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世上有一種卑汚的人、叫做鄙夫、這樣人、豈可引薦與他一同事君麼、那鄙夫行徑、最會鑽營、當未得爵祿時候、百計謀求、生怕得不到手、及至得了爵

祿、還不甘心、又怕會失去、但凡有了怕失的心事、便一心只要保衛祿、別的都顧不得、就是世間極壞的事、到沒奈何時、也只得做、再沒有做不到的了、

子曰。古者民有三疾。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。今之狂也蕩。古之矜也廉。今之矜也忿戾。古之愚也直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

疾、是毛病、亡、是無、肆、是不拘、廉、是鋒稜、戾、是暴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生氣質、不能無偏、雖古時人、也有三種毛病、但如今風俗澆漓、不但是要像古人好處的沒有、就要像那古人毛病的也沒有了、古人有疎狂的毛病、不過是任意洒脫、不拘小節、如今人狂不成狂、竟至廢棄禮法、做成個放蕩人了、古人有矜持的毛病、不過鋒稜太露、令人難親、如今人矜不成矜、竟至忿怒相爭、做成個暴戾人了、古人有愚暗的毛病、不過是舉動直率、不懂世情、如今人愚不成愚、竟至學習機巧、做成個詐僞人罷了、想起古人許多毛病、到如今都是難得的、豈不可嘆呢、

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亡。

重出

子曰。惡紫之奪朱也。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

雅、是正、覆、是敗亡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生平所惡有三件、凡顏色以朱爲正、那紫色、是半紅半黑併合湊成、本不是正色、如今人偏愛紫色、說他比朱色好看、反把那正色奪了、這一件是可惡的、鄭國詞曲、聲調最淫、本不是正聲、如今人偏喜鄭聲、說他比正樂好聽、反把那正聲亂了、這一件又是可惡的、但這兩件可惡、爲害尚小、惟有世上出一種利口的人、他以是爲非、以非爲是、花言巧語、迷惑人心、若人君誤信了他的話、必至棄正用邪、胡行亂做、不弄到國家敗亡不止、把好好的社稷江山、平白都斷送在他

口裏、這豈不
更大可惡呢、

子曰。予欲無言。子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我教弟子、極肯盡言、但這道理、隨處流行、原不必盡在言語上見、只要人肯留心體認、無奈弟子們單在我言語上求道、我所不曾說的、大家使不留心、這道理豈是說得盡的麼、我如今也要不言語了、子貢道、弟子們靠夫子教訓、纔略有知識、夫子若不言語、這些小子、如何能傳述夫子的道德呢、孔子道、道原是說不盡的、其實我就不說、道也未嘗不明、凡道皆出於天、你看天何曾有言語呢、那四時流行、無一刻停息、百物生長、無一件欠缺、都是他天理發見處、人只要肯留心體認、這道理便明白白都在眼前了、天何曾有言語教人呢、

孺悲欲見孔子。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。取瑟而歌。使之聞之。

孺悲、是魯人、將命、是傳話、

〔解〕

孺悲與孔子素識、曾從孔子學過喪禮、後來因為做錯了事、孔子甚不喜歡他、有一日想要求見孔子、孔子不肯見、使人辭他、說是有病、那傳話的人纔出了門、孔子便取瑟來彈、而且唱歌、故意使孺悲聽見、知道孔子並非有病、是託辭不肯見他、要他思想自己錯處、好去改過的意思、可見聖人待人、全是一片仁心、就到拒絕不見、也還是教訓他改過、並不是薄待那人了、

宰我問。三年之喪。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為禮。禮必壞。三年不為樂。樂必崩。舊穀

既沒。新穀既升。鑽燧改火。期可已矣。子曰。食夫稻。衣夫錦。於女安乎。曰。安。女安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。食旨不甘。聞樂不樂。居處不安。故不爲也。今女安則爲之。宰我出。子曰。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。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。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。

期、是周年、崩、是倒、沒、是盡、升、是登、燧、是取火木、已、是止、懷、是抱、

〔解〕

宰我問道、凡人有父母喪服、必要三年、其實只須周年、也就算久了、凡爲君子的人、禮樂須時常講習、若因爲居喪三年、不得習禮、那儀節必然遺忘、禮也壞了、三年不得習樂、那音律必然生疎、樂也倒了、豈不大有窒礙麼、而且時過一年、舊穀業已食盡、新穀業已登場、那鑽木取火的、春取榆柳、夏取棗杏、季夏取桑柘、秋取柞櫛、冬取槐檀、四時取徧、又重新改換、可見天時人事、俱已更變、居喪到了期年、似乎也可以止了、孔子道、凡居喪吃的是麤糲、穿的是素衣、若期年便止、就要吃那稻米、穿那錦衣、汝心中可覺得安穩麼、宰我答道、旣已除喪、自然心中安穩了、孔子道、你說心安、你使去做罷、那君子居喪時候、口食美味、覺得不甘、耳聽樂音、覺得不樂、身所居處、覺得不安、所以不肯去做此事、如今你旣說心安、你便去做罷了、宰我退出後、孔子向門人說道、這宰子真是不仁了、獨不想做兒子的人、誰不是父母辛苦養成的、當初生時、頃刻離不得父母、直到三年、纔能離開父母懷抱、古人知父母的恩、是終身報不盡的、所以只定個三年喪服、不過略報初生時三年乳哺的恩、這個喪服、是天下通行的、像宰子這樣說話、他可有三年疼愛的心到他父母身上麼、

子曰。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難矣哉。不有博奕者乎。爲之猶賢乎已。

博、是賭采、奕、是圍棋、

已、是歌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人生在世、凡事都要用心學習、纔得有成、若自早至晚、飽食度日、並沒有一事肯用心的、這樣人真是難了、且漫說不如那好人、就是那賭采的、圍棋的、原算不得正經事、究竟他做這事、也須用點心機、比這全不用心諸事都歇的人、還要略強些呢、

子路曰。君子尚勇乎。子曰。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。

〔解〕

子路問道、人必有勇、纔能任事、君子可也尚勇麼、孔子道、爲君子的、第一是要以義理爲上、懂得義理、纔可以講得勇力、若爲君子的、只有勇、沒有義、必然凌人暴物、生出禍亂了、爲小人的、只有勇、沒有義、必然違犯法、做成賊盜了、可見勇離義不得、離了義、便有許大弊病、如何單說尚勇呢、

子貢曰。君子亦有惡乎。子曰。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。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惡勇而無禮者。惡果敢而窒者。曰。賜也亦有惡乎。惡徼以爲知者。惡不孫以爲勇者。惡訐以爲直者。

〔解〕

子貢問道、君子待人最厚、不知可也有嫌惡的人麼、孔子道、君子也有嫌惡的人、第一是惡那好稱說別人過惡的、這種人居心刻薄、所以可惡、第二是惡那做人下屬好毀謗上人的、這種人目無尊長、所以可惡、第三是惡那好講勇力不知禮法的、這種人惹禍生亂、所以可惡、第四是惡那好誇果敢不通事理的、這種人任性妄爲、所

以可惡、孔子說畢、因問子貢道、賜可有嫌惡人的麼、子貢答道、賜也有嫌惡的、有一等好窺伺別人破綻、自以為爲智的、這是深險人、賜最惡他、又有一等好別人陰私、自以為爲直的、這是很毒人、賜更惡他、又有一等好逞強梁、不肯恭順、自以為爲勇的、這是麤暴人、賜也惡他了、

子曰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。遠之則怨。小人、是奴僕下人、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天下惟有女子、同那奴僕下人、這兩種人、最難撫養、若是親近了他、他便恃恩驕慢、不肯恭順、若是疎遠了他、他又忘恩挾仇、滿懷怨恨、總不能處置得妥貼、惟有守己極其端嚴、使他不敢驕慢、待下又有慈惠、使他無可抱怨、纔能得他心服了、

子曰。年四十而見惡焉。其終也已。

〔解〕

孔子說、凡人年紀到了四十、不是少年時候、學問應當有成、若到了四十、不能令人敬重、還要惹人厭惡、這由他平時不肯立志爲善、把少壯時光陰、蹉跎虛過、以後年紀越大、志氣越衰、終身不能長進了、人要爲善、須要及早加功、切不可怠惰挨延、以至到老無成、豈不後悔莫及呢、

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。箕子爲之奴。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。殷有三仁焉。微箕、二國名、子、是爵、比干、是人名、

〔解〕

殷朝有個紂王、暴虐無道、他朝中有三個賢臣、一個是紂王庶出的哥哥、封做微子、微子見紂王無道、知道殷朝必滅、自己預先逃去、以存祖宗的祭祀、還有一個封做箕子、一個名叫比干、這二人、都是紂王同宗叔父、箕子見紂王無道、諫他不聽、因此假裝風狂、被紂拘囚做個奴僕、比干時常直諫、紂王大怒、把比干剖心而

死、孔子談起這段故事、因說道這三人行事不同、却同是忠君愛國的意思、都從那本心天理上發出來、這本心天理便是仁、據我看來、殷朝末年、竟有了三位仁人、真可爲殷朝生色了、

柳下惠爲士師。三黜。人曰：子未可以去乎？曰：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

士師、是刑官、黜、是革退、道、是行徑、枉、是邪曲、

〔解〕

柳下惠爲魯國士師、管理刑獄、三次被黜退、有人向柳下惠說道、子爲士師、三次被黜、看來魯國必不肯用了、還不可以往別國去麼、柳下惠答道、今世人情、都愛邪曲、不愛正直、到處皆然、我若必要用正直的行徑去事人、就到別國、仍是不能相容、要往那裏去纔不至三黜呢、若我肯改用邪曲的行徑去事人、魯國必肯用我、不至被黜了、又何必遠去他鄉、離了父母所居的本國呢、

齊景公待孔子曰：若季氏則吾不能。以季孟之閒待之。曰：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

〔解〕

孔子來到齊國、齊景公頗知敬重孔子、商量待孔子禮貌、因說道、魯國季氏爲上卿、孟氏爲下卿、若要我照季氏那樣貴重他、是不能的了、只好在季氏孟氏中間酌量個禮貌待他罷、又說道、孔子專講王道、固然是好、但王道一時難以見效、我年紀已老、如何能敬久待、怕不能用他了、孔子聽聞此言、曉得景公不能見用、在齊國久住無益、隨卽起身走了、

齊人歸女樂。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歸、是送、季桓子、夕斯、

〔解〕

魯定公十四年、季桓子用孔子爲司寇、並代行相事、爲政三月、魯國大治、齊人聞知、恐怕魯國從此興起、於齊國不利、遂生出一計、選美女十餘人、教以音樂、送與魯國、想蠱惑他君臣、季桓子果然愛此女樂、即使受了、與魯君朝夕觀看、三日不上朝理事、孔子見魯國君臣如此、知他心中重色輕德、斷不能大有作爲、在此做官無益、隨即起身走了、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。鳳兮鳳兮。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。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。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。不得與之言。追、是及、殆、是危、從政、是出仕、

〔解〕

孔子到了楚地、有一狂士、名叫接輿、口中唱歌、在孔子車前走過、那歌詞說道、鳳皇呵鳳皇、你的德行、如何也衰了、鳳皇本應有道時出見、如今天下無道、爲何要出見、豈不是德衰麼、從前已往的錯處、是不能諫阻了、將來日子還長、就此回頭、還來得及、歇了罷、歇了罷、於今出仕的人、是最危險的、孔子聽他歌意、知他是要勸我隱居、因想把自己救世的心事向他談論、遂下了車、要與他說話、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、連忙飛跑躲避、竟不得與他說話、孔子也就沒奈何了、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爲誰。子路曰。爲孔丘。曰。是魯孔丘與。曰。是也。曰。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。子爲誰。曰。爲仲由。曰。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。然。曰。滔滔者。天下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

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纒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

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長沮桀溺、是兩人名、耦、是作伴、津、是渡口、執輿、是手執韁

繩在車上、易、是改變、而、是汝、纒、是撮土護種、輟、是歇、憮然、是悵然不樂、羣、是聚、與、是親、

〔解〕

孔子從楚國回轉、走到蔡國地界、遇見兩個人、一名長沮、一名桀溺、他二人作伴耕田、孔子從路旁過、因要渡河、尋不着渡口、使子路下車去問他二人、請他指示渡口所在、子路先問長沮、長沮道、那手執韁繩在車上的人是誰、子路道、是孔某、長沮道、這就是魯國孔某麼、子路道、正是、長沮道、我聞孔某周流列國、時常在外、自然是知道渡口的了、何必問我呢、子路又問桀溺、桀溺道、你是誰、子路道、我名字叫做仲由、桀溺道、你是魯國孔某的徒弟麼、子路道、不錯、桀溺道、如今天下已亂、可比江河水勢、滔滔滾滾、直往下流、到處皆然、再不得回頭了、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、那孔某到處奔波、今日與這國人不合、避往那處、明日與那國人不合、又避到這處、這叫做避人、我二人隱居自樂、不與世上俗人往來、這叫做避世、你與其從孔某做個避人的士、徒勞無益、何如從我們做個避世的士、倒還覺得自在些哩、桀溺說完、一面撮土護種、做個不歇、也不告他渡口所在、子路無奈、走回把二人的話、告訴孔子、孔子聽了、心中悵然不樂、因說道、天生我爲人、那些飛鳥走獸、與我不是一類、斷不能與他同聚一處的、我若不與世人相親、還有誰可親呢、既與世人相親、自然痛癢相關、豈能坐觀世亂、忍心不救呢、若是天下有道、人人得所、我也落得安居自在、不必到處奔波、想要與他改亂爲治了、

子路從而後。遇丈人。以杖荷蓑。子路問曰。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。四體不勤。五穀不

分。孰爲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。殺雞爲黍而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明日。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」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。君臣之義。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」

〔解〕

子路從孔子出行、因事落後、遇着一個老者、把拐杖負着竹器、往田間去、子路問他道、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、那老者答道、你這人棄了農業、只管從師遠游、四體懶惰、既不肯勤勞、五穀種類、也不能分別、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哩、說完、就把拐杖立在地中、自己下田去草、子路看他光景、是個隱士的模樣、心裏敬他、於是拱手站立、在旁等候、那老者把草去完、見天色已晚、就留子路到他家中住宿、殺一隻雞、煮幾升黍米飯、款待子路、又叫兩個兒子出來見客、情意甚好、當晚、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、次日天明、子路辭了老者、一路前行、趕上孔子、把昨夜事告訴一遍、孔子道、這人是个隱士、須要勸他出來纔好、使子路回轉、再去見那老者、子路連忙轉去、及到他家、那老者早已預先走開、往別處去了、子路因述孔子的意思、告他家中人說道、人生在世、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、這是義理當然的、若不肯出仕、便是沒有了這義、即如家中長幼禮節、這也是五倫中一事、斷不可廢棄的、難道君臣分義、不是五倫中事、如何可以廢棄得呢、那不肯出仕的、只爲要自身清潔、却不知已亂了大倫、君子所以出仕、原是要行君臣大義、盡我救世的心腸、若論如今時勢、正道必不能行、君子早已曉得了、

逸民。伯夷。叔齊。虞仲。夷逸。朱張。柳下惠。少連。子曰：「不降其志。不辱其身。伯夷。叔齊。」

與。謂柳下惠少連。降志辱身矣。言中倫。行中慮。其斯而已矣。謂虞仲夷逸。隱居放言。身中清。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。無可無不可。

逸民、是隱居無位的人、倫、是次序、放、是狂、

〔解〕

古來隱居無位的人、最著名的、是伯夷叔齊、其後又有虞仲、也因讓國、隨泰伯同逃、此外又有夷逸朱張兩人、他的事迹不傳、又有柳下惠、是魯國人、又有少連、是東夷人、都是不肯求合於世的、孔子一日評論這七人高下、因說道、七人中、有立志極高、不肯稍有降屈、守身極潔、不肯稍有污辱、這是最清高的、自然要算伯夷叔齊了、又說柳下惠少連、他兩人處世、略微隨和些、比那伯夷叔齊、覺得是降志辱身了、但他說出口來、都能合義理的次序、行出事來、都能合人心的思慮、這兩樣就是他的好處了、又說虞仲夷逸、他兩人隱居不出、還怕有人尋訪、故意狂言妄論、使世人廢棄他、論他隱居不出、是合於立身清節、論他放言廢棄、也合於避世權宜、也就算好了、七人行徑不同、却都是立意要隱居、我的心事、又與這七人不同、或隱或現、隨時聽命、未嘗定以隱居爲可、也未嘗定以隱居爲不可、心裏空空洞洞、是個毫無成見的人了、

太師摯適齊。亞飯干適楚。三飯繚適蔡。四飯缺適秦。鼓方叔入於河。播鼗武入於

漢。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。

太師、是樂官長、其次、便是少師、亞飯三飯四飯、是用膳時作樂的官、播、是搖、鼗、是小鼓、有兩耳、河、是河內、

〔解〕孔子在魯國正樂、那些樂官、受了孔子教訓、都深知樂理、後來見三家僭妄日甚、都不情願做樂官、大家走散、那做太師的名摯、走往齊國去、做亞飯的名干、走往

楚國去、做三飯的名繚、走往蔡國去、做四飯的名缺、走往秦國去、又有掌鼓的名方叔、逃入河內地方、管搖小鼓的名武、逃入漢中地方、還有那做少師的名陽、同那掌擊磬的名襄、這兩人走得更遠、竟逃入海島去了、

周公謂魯公曰。君子不施其親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。則不棄也。無求

備於一人。施、應作弛、弛、是疎遠、以

〔解〕

成王封周公子伯禽為魯公、魯公臨行、周公教訓他道、凡在上位的君子、第一不可疎遠親族、親族是宗一本的人、若疎遠他、便是忘本了、至於大臣、不可用的就不常用、既已用他、便須信任、不可妄生猜疑、使他怨我不能信用、其中有故舊的人、更須加意厚待、偶有過失、也當容恕、若沒有大惡事、不可廢棄他、凡人材質各有所偏、如要用人、不可在一人身上求全責備、必須略短取長、量材分任、自然人皆可用、不至廢事了、

周有八士。伯達。伯适。仲突。仲忽。叔夜。叔夏。季隨。季駟。

〔解〕

周成王時、有弟兄八人、同是一母雙生、第一次雙生的、名叫伯達伯适、第二次雙生的、名叫仲突仲忽、第三次雙生的、名叫叔夜叔夏、第四次雙生的、名叫季隨季駟、這弟兄八人、生得奇異、又俱有賢才、當時人稱為八士、這都由國運昌盛、人才衆多、所以有此美事、不比那尋常祥瑞了、

論語話解卷之十

子張第十九

子張曰。士見危致命。見得思義。祭思敬。喪思哀。其可已矣。致、是送、

〔解〕

子張說、凡爲士的人、見着危難時候、寧可將命送去、不肯躲避、見着得利時候、必要思想義理、不肯妄取、當祭祀時候、必思盡我恭敬的心、當居喪時候、必思盡我哀痛的心、這四件、是忠義仁孝、乃人生大節、若能如此、庶乎可以算得士了、

子張曰。執德不弘。信道不篤。焉能爲有。焉能爲亡。執、是守、篤、是真切、

〔解〕

子張說、人若修德、須要能守、既守了、卻須器量寬弘、纔能擴充此德、若守得太迫狹、不能寬弘、那德便就有限了、人若聞道、須要能信、既信了、卻須意念真切、纔能實體此道、若信得尙游移不能真切、那道便就落空了、像這樣人、有他算不得有、無他算不得無、是個不足輕重的人了、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。子夏云何。對曰。子夏曰。可者與之。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張曰。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。人將拒我。如之何其拒人也。嘉、是贊美、矜、是哀憐、

〔解〕

子夏的門人、向子張問交友道理、子張道、子夏說要如何、門人答道、子夏說可交的就相與他、不可交的就拒絕他、子張道、這等說來、與我平日所聞的不同、凡爲君子、須要尊敬賢人、又包容那庸衆的人、贊美善人、又哀憐那不能的人、天下人都與我同類、原不必過於區別、我若是大賢麼、這些人那一個不可包容、又何分可與不可呢、我若是不賢麼、只怕人要拒絕我、我如何又敢拒絕人哩、子張所說、比子夏寬闊些、但未免說得過高、不合中道、大賢雖能容人、那惡人也斷不能姑容、不賢雖不可拒人、那小人也斷不可親近、這纔是中道了、

子夏曰。雖小道。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。是以君子不爲也。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天下萬事、無論大小、都有道理在內、就是耕田種菜醫病卜卦、及一切小技、若做到精工時、其中道理、也必有可觀處、但是道理太小、只能了此一事、不能統貫衆事、若推致到遠處、便怕滯泥不通、所以君子不做這小技、纔能專心大道、不致誤用精神了、

子夏曰。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其所能。可謂好學也已矣。

亡、是無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凡爲學的人、一日一日知識漸進、從前見識所無的、如今都知得了、這纔是得力處、既得了、又怕會失、須將平日所能、常常溫習、做到純熟、經時累月、也不遺忘、像這樣用功、可以算得好學了、

子夏曰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仁在其中矣。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仁是人心上天理、如何能存得、須要爲學、學不可不博、纔能開拓見識、卻志向又須篤實、事事從己身理會、不可走入浮華一路、學了有疑、必要問人、也

須揀那切於己身的去問、不可閒談泛講、問了還要尋思、也須從近身緊要事上去思、不可懸空妄想、若能如此用功、使心志專一、不致向外走作、那本心上天理、自然漸存漸熟、仁便在裏面了、

子夏曰。百工居肆。以成其事。君子學以致其道。肆、是作坊、致、是窮極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凡百種工藝、總要身在作坊、專心做活、始能成事、所以君子為學、也須專心用功、常與朋友講習、如百工在作坊做活一般、纔能開廣見識、窮極道理、那百工不過蠱事、他在作坊做活、都能有所成就、何況君子為學、若不專心用功、窮極道理、豈不有愧那百工呢、

子夏曰。小人之過也必文。文、是掩飾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凡人無論君子小人、都不能無過、但君子有過、即刻便改、不憚勞苦、改了仍然無過、若是小人、他滿心只想縱欲、如何還肯改過、既不肯改過、卻又怕外人議論、必要彌縫掩飾、裝做無過樣子、不但欺人、並且自欺、所以過惡越積越多、到後來竟無所不至了、

子夏曰。君子有二變。望之儼然。卽之也溫。聽其言也厲。儼然、是端莊樣子、卽、是就近、溫、是和、厲、是嚴正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凡人見君子時、覺得有三變、起初遠遠望見、覺得君子容貌極端莊、及至就近相見、又覺得君子顏色極溫和、聽君子說話、又覺得君子言語極嚴正、端莊變做溫和、溫和又變做嚴正、所以說有三變、其實君子何曾有意要變、只是道德全備、氣象便自然不同了、

子夏曰。君子信而後勞其民。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信而後諫。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。

厲、是
虐害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君子治民、全靠個至誠、使民相信、然後勞動他與工做事、自然無怨、若民未曾相信、就要勞動他、民必疑我是有意虐害他、如何不怨呢、君子事君、也全靠個至誠、使君相信、然後規諫他改過行善、自然樂從、若君未曾相信、就要去規諫、君必疑我是有心毀謗他、如何肯從呢、可見事上接下、第一是要有誠意、沒有誠意、便上下相疑、諸事都不能幹了、

子夏曰。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

大德、是大節、踰、是過、閑、是木闌、小德、是小節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聖賢禮法、就像立一個木闌、畫定界限、不許人絲毫走作、但今人學問有限、要他全無走作、也是難事、只要他把大節的事守得定、不致過了界限、便好、其餘小節的事、偶然稍有出入、也還可以將就去得、若能連小節的事都沒有出入、那就更好了、

子游曰。子夏之門人小子。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。抑末也。本之則無。如之何。子

夏聞之。曰。噫。言游過矣。君子之道。孰先傳焉。孰後倦焉。譬諸草木。區以別矣。君子

之道焉。可誣也。有始有卒者。其惟聖人乎。

噫、是嘆聲、區、是類、誣、是妄、卒、是終、

〔解〕

子游說、子夏的門人小子、當洒掃廳堂、應對賓客、進退儀節、卻還可觀、但這些不過是小學細末的事、至於大學正心誠意根本的學問、他卻沒有、如何使得呢、子夏聽聞這話、歎氣說道、噫、言游這話、卻說差了、論君子道理、原不分本末、一齊通貫、不是說那樣當在先、就傳授與他、那樣當在後、就懶得教誨、無奈人材高

下不同、譬如草木、有大小一般、種類各別、不得不因材施教、由淺及深、慢慢培植、纔能有成、君子道理中、原有許多等級、豈可妄說沒有呢、若講到學問盡頭、有始有終、本末俱備、這惟有聖人如此、豈是一時做得到的麼、

子夏曰。仕而優則學。學而優則仕。優、是有餘力、

〔解〕

子夏說、大凡讀書人出仕、是要行道、爲學是要明道、看是兩事、其實只一理、當出仕時候、自然是當官職事要緊、不能兼顧到學、若遇職事閒暇、覺得有餘力時、也還要爲學、以補我平生欠缺處、當爲學時候、自然是切己工夫要緊、不必就想到仕、若到工夫充足、覺得有餘力時、也須要出仕、以驗我平日得力處、總不要把仕學看成兩截事便是了、

子游曰。喪致乎哀而止。

〔解〕

子游說、凡人居喪、以哀痛爲主、凡喪禮許多儀節、無非是舒洩胸中哀痛的意思、所以若能極盡本心哀痛、那居喪道理、便已完備、若沒有哀痛的真心、就有許多喪禮儀節、也是虛文了、

子游曰。吾友張也。爲難能也。然而未仁。

〔解〕

子游說、我有個朋友子張、他天資本來不凡、平日又好高務遠、所以行出事來、都是人所難能的、只可惜他精神全用在外面、裏面心性工夫、不能十分切實、子細看來、究竟還是未仁了、

曾子曰：堂堂乎張也。難與並爲仁矣。

堂堂、是美盛、

〔解〕

曾子說、子張平日學問、全在外面講究、所以威儀容貌、堂堂美盛、極其可觀、但我輩爲仁工夫、須從心性裏面切實下手、若一有矜張務外的意思、與仁理便已隔膜、既不能受朋友益、又不能有益朋友、要想與他並用爲仁工夫、也就難了、

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。人未有自致者也。必也親喪乎。

〔解〕

曾子說、我聽見夫子說過、凡人平日、也有盡情的事、但未必能盡到極處、必到遇着父母喪事、那時哀痛真情、從中發出、不能自己、纔算得盡到極處、若此時哀痛真情、尙不能盡到極處、別事更不能盡情了、

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。孟莊子之孝也。其他可能也。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。是難

能也。

孟莊子、是孟獻子兒子、名速、

〔解〕

曾子說、我聽見夫子說過、孟莊子爲人、最有孝行、他父親獻子、是個賢大夫、他接父親的位、用的人還是父親的舊臣、行的政還照父親的舊制、一切不敢更改、這是他真有敬父的心、纔能謹遵父教、所以別樣孝行、人都能做、惟有此二事最難、不是人容易做得到的、

孟氏使陽膚爲士師。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上失其道。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。則哀矜而

勿喜。

陽膚、是曾子學生、士師、是刑官、

〔解〕

孟氏使陽膚做士師、掌管刑名、陽膚來問曾子、請教士師如何做法、曾子說道、如今爲上的人、失了教養的道理、百姓不見爲上的恩德、人心離散、業已久了、汝做士師、以刑殺爲事、不能有恩德及民、但當審問時候、若審得百姓犯罪的真情、須要存個哀憐不忍的心事、想他無知犯法、都是上人不能教化、又爲饑寒所迫、以致如此、既已犯法、又要加以刑殺、真是可哀可憐、斷不可因自己能審出真情、誇耀聰明、滿心喜歡得意、這就把平日的仁心斷絕了、

子貢曰：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

惡、是怕、

〔解〕

子貢說、天下古今最無道的人、以紂爲首、其實紂雖不善、也未必如此過甚、只因人恨他無道、以致說他惡跡多端、所以君子最怕的身居下流、那下流是窪下地處、各處濁水、都流歸此地、人若品行污下、那天下許多惡名、都可以歸到身上、這便同居在下流一般了、

子貢曰：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

〔解〕

子貢說、君子爲人、也未嘗無過、譬如日月常明、偶然也有被食時候、但君子有過、不肯掩藏、就像日食月食一般、人人都看見的、而且即時更改、就像日月復圓一般、人人都仰望的、可見人不怕有過、只要能改、若不能改過、還要加以掩飾、這便是小人了、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：仲尼焉學？子貢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。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。

公孫朝、是衛

大夫、孔子、字仲尼、

〔解〕

衛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道、仲尼許大學問、是從何師學來的呢、子貢答道、我朝文王武王、都是聖人、他的德行功業、以及禮樂文章、許多道理、如今都還留在世間、未曾墜落地下、世上有賢人、能記得文武當日大事、就是不賢的人、也能記得文武當日小事、究竟大事小事、沒有不是文武所留的許多道理、夫子那一樣不曾學到、又何必定要常奉一人爲師、纔能有這些學問呢、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。子貢賢於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。譬之宮牆。賜之牆也及肩。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。不得其門而入。不見宗廟之美。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。不亦宜乎。

叔孫武叔、名州仇、語、是告、賢、是勝、宮、是屋、窺、是望、仞、是

七尺、下夫子、是指叔孫、

〔解〕

叔孫武叔在朝中告諸大夫說道、子貢聰明、他的德行、比仲尼還要勝些、子服景伯將這話轉告子貢、子貢道、凡人的德行、淺的易見、深的難見、那德行有深淺、譬如屋牆有高矮一般、賜的牆、不過到人肩頭高、只要在牆外站立、那室家內好物件、都被他望見了、若論夫子的牆、就有幾丈高、須要尋得門路進去、纔能看見裏面物件、可比要觀宗廟、若不進得廟門、如何看見宗廟的規模華美、要觀百官、若不進得朝門、如何看見百官的儀容富盛呢、如今人、尋得夫子門路的甚少、叔孫原是個門外漢、他說這些話、也難怪他不該說了、
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。無以爲也。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。丘陵也。猶可踰。

也。仲尼。日月也。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。其何傷於日月乎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陵

、是山坡、踰、是過、量、是身分、

〔解〕

叔孫武叔可以毀謗的麼、別人也有好處、譬如山坡一般高、還可以高過他去、到了仲尼、竟同日月一般高、沒有再高過他的了、就有人自己要與仲尼斷絕、故意毀謗他、可比說日月不好一般、何曾能傷損得日月呢、不過多使人見笑、說他不曉得自家的身分、是個狂妄無知的人罷了、這是何苦呢、

陳子禽謂子貢曰。子爲恭也。仲尼豈賢於子乎。子貢曰。君子一言以爲知。一言以爲不知。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所謂立之斯立。道之斯行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。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。

階、是梯、道、是教導、綏、是安、

〔解〕

陳子禽對子貢說道、子因師事仲尼、特爲恭敬、要推尊他、其實仲尼豈能勝過子麼、子貢答道、凡爲君子、不輕易出言、一言說得是、人人都贊他有知、一言說得不對、人人都笑他不知、這言語是不可不謹慎的、你如何竟敢亂說呢、你說我是故爲恭敬、推尊夫子、那曉得不但我不及夫子、天下人沒有一個能及夫子、那夫子不可及處、就同天一般高、萬不能用梯升上去的、只可惜夫子生不逢時、以致功業不顯、若是夫子得了國家、古來所說帝王功業、夫子做去、都不消費力、要想成立百

姓的家業、百姓便都能自立、要想教導百姓的德行、百姓便都能奉行、要想安集百姓的流亡、百姓便相率來歸、要想鼓動百姓的風俗、百姓便化成和順、所以在生時候、人人愛戴、何等榮貴、及至死後、人人思慕、何等悲哀、若不是聖人本領、豈能有如此功效、別人如何做得到呢、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。咨爾舜。天之曆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舜亦以命禹。曰。予

小子履。敢用玄牡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。簡在帝心。朕躬有

罪。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咨、是嗟嘆、歷數、是運數、允、是信實、執、是

牛、皇皇、是尊大、后帝、是上帝、昭、是明、簡、是擇、朕、是我、

〔解〕

唐堯在位七十年、將天下讓與虞舜、因告他為君的道理、說道、咨嗟爾舜、我將帝位讓爾、於今天命的運數、該在爾身、爾須要存心信實、守定中道、撫養四海百姓

、你若不能撫養、使四海百姓困苦貧窮、必致帝位不保、以前天與的福祿、從此永遠止絕了、豈不可畏呢、舜謹遵堯命、在位五十年、後來讓位夏禹、也將這話命

他、祭告遵舜命、傳國四百年、到了夏桀、恣行無道、商湯起兵伐桀、得了天下、祭告遵舜命、傳國四百年、到了夏桀、恣行無道、商湯起兵伐桀、得了天

命我往討、不敢赦宥、予小子履、敢用黑色牡牛、敢明告皇上帝、夏桀有罪、天蔽、憑在上帝簡擇、總要合上帝的心、纔是可用、又告諸侯說道、我如今為萬方君

主、一切都是我的責任、若我身有罪、與你萬方無干、若萬方有罪、皆由我不能教化、這罪便在我身了、

周有大賚。善人是富。雖有周親。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謹權量。審法度。脩廢官。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。繼絕世。弔逸民。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民。食。喪。祭。寬則得衆。信則民任焉。收引不身。公則說。量、是賞賜、周親、是至親、權、是秤錘、賚、是賞賜、周親、是至親、權、是秤錘、量、是斗斛、法、是法律、度、是制度、廢、

是廢弛、官、是是倚靠、逸民

是隱士

禹湯傳國六百年、到了紂王、又復無道、周武王起兵滅紂、將紂所聚的錢財米穀、散與衆人、大行賞賜、其中有平日爲善的人、更加賞賜得富厚些、是要勸人爲善的意思、武王常對諸侯說道、紂王雖然也有至親、不如我周多有仁人、凡爲君須要教民爲善、百姓不善、總由君上不能教化、所以百姓有了過失、那過失便在我一人身上、武王於是將天下事、從新整頓一番、所有秤錘斗斛、都要謹守畫一、不許參差、法律制度、都要詳細審定、不許草率、從前廢弛的官事、都要脩理齊備、不許闕漏、所以四方諸侯、都遵奉政令、沒有敢不行的、武王又想從前有功德的帝王、他子孫有國土已滅的、須要另封土地、使他復興、有世代已絕的、須要另立後嗣、使他繼續、至於隱居賢士、也是民望所歸、須要舉用在朝、使他得志、天下百姓見武王如此舉動、人人悅服、箇箇歸心、沒有不從順的了、武王又最重民事、那民事所重的有三件、第一件重糧食、是養生的事、第二件重喪葬、是送死的事、第三件重祭祀、是報本的事、這三件是最關緊要、少一件不得的、大凡帝王治民、須有四樣美德、第一是要寬仁、能寬仁、自然得衆人親附、第二是要信實、能信實、自然百姓都有倚靠、第三是要勤快、能勤快、自然作事有功、第四是要公平、能公平、自然人心悅服、這是堯舜禹湯以及武王相傳治天下要道、亙古不能改易的了、

子張問於孔子曰。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。尊五美。屏四惡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張曰。何謂五美。子曰。君子惠而不費。勞而不怨。欲而不貪。泰而不驕。威而不猛。子張曰。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。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。又焉貪。君子無衆寡。無小大。無敢慢。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儼然人望而畏之。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子張曰。何謂四惡。子曰。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。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。出納之

吝。謂之有司。欲、是嗜好、泰、是寬闊、戒、是吩咐、猶、是同、納、是入、有司、是管庫的人、

子張問孔子道、人要如何纔可以經理國政呢、孔子答道、須要尊崇五樣美事、屏除四樣惡事、這便可以經理國政了、子張道、如何叫做五美、孔子道、凡為君子的胸襟極寬、人恩惠、卻不破費、能使人勤勞、卻不招怨、心中也有嗜好、卻不貪求、人恩惠卻不破費、不驕於、氣象甚威嚴、卻不癡猛、這是五美了、子張道、如何能與開出利源、百姓自然受其道、百姓本有自然的利、只要因百姓本有的、替他設法、本應効勞、但須揀擇可以勞力、不是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麼、國中有大工大役、百姓好的是仁、這仁是人心本有的、想這仁、纔去勞他、百姓又有誰抱怨呢、君子心中最嗜好存心謹慎、待人無論衆寡、處事無論大小、都不敢怠慢、豈不是胸襟寬闊、卻沒有一點驕矜麼、君子衣冠必要端正、瞻視必要尊重、儼然道貌、使人望見便生敬畏

子曰。

豈不是氣象威嚴、卻沒有一毫巖猛麼、子張道、如何叫做四惡呢、孔子道、百姓不好、先要教化、教他不從、然後可殺、如今不先行教化、卻只想殺人、這是殘虐的人了、凡有應辦的事、須預先吩咐、然後辦得成、如今不預先吩咐、偶然想起此事、便立刻要着他辦成、這是暴戾的人了、凡有限期的事、須要及早發令、使人從容措置、如今偏偏慢慢挨延、且令極遲、卻又拘定期限、不準展緩、這是有意陷害人了、凡與人物件、且他卻有慳吝意思、捨不得就發出來、這件、當出入的見識、如何能使人感激呢、這便是四惡了、

命無以爲君子也。不知禮。無以立也。不知言。無以知人也。

孔子說、人生萬事、都有定命、君子知得有命、所以不肯妄求、若不知得有命、見利就要爭趨、見害就要退避、滿心都是妄念、如何能做得君子呢、凡人舉止動作、都要依着禮法、自然沒有過失、若不知得禮法、左也不是、右也不是、耳目手足、都沒有主持、如何能自立得住呢、世上人品不齊、他的心術邪正、從何得知、須要聽他言語、留心體察、纔能窺見他心術如何、若自己先不明理、聽了別人言語、尚且不能分辨是非、又如何能得知他心術邪正呢、所以爲學的人、第一要知命、纔能向道、第二要知禮、纔能脩身、第三要知言、纔能擇友、這三件、都是不可不知的了、